說業

武進許指嚴

宣南編譯社

說叢

第一期

類紙聞新爲認號掛准特局總政郵

宣南雜俎社譯編出版

The All-Story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PEKING EDITORIAL AND PUBLISHING BUREAU

財政部印刷局代印

濟南鵬華春

館開設在鮮魚

口內步手胡同西

路南工商北各業精美異常

屋宇極其潔淨價目格外從廉照

周到電燈電話俱全

之方知言之不謬也

惠顧諸君請嘗試爲

電話南局一千七百零五號

財政部印刷局廣告

本局營業課接洽無任歡迎

局址白紙坊電話南局局七百零一號

本局營業課接洽無任歡迎

與本局營業課接洽無任歡迎

價廉物美

官價證券稅票郵票及各省銀行官錢局紙幣兼營

份牌畫片名片等印刷品頗承各界推許工速

版權所有

授權工廠

精製鋼版為全國特色

徒不完備而尤以延聘美國技師教授

價值日臻發達凡各種電汽機械石版銅版鋅版為閣下開辦十一載規模極為國立印刷機關

做本局營業為國立印刷機關開辦十一載規模極為國立印刷機關

說叢第一期目錄

民國六年三月

▲封面 林紓

春風得意圖

▲插畫

戴醇士山水畫册 一

張小篷觀世音畫像 二

戴醇士山水畫册 三

新華門全景 四

山海關

北京風景三幅

偉人遺愛花小鳳仙小影

南國名姝遺愛花小影

▲短篇

◉鄭太史 林紓

◉黃孝子 林紓

◉李幼華 天笑

◉谷中兄弟 林紓

◉島中人 林紓

◉游艇伏尸錄 天僇遺稿

◉天外天 蕭定安 王嘯圃

◉銅圓券自述 指嚴

◉嗚呼又一銅圓券 指嚴

◉綺恨 嘯圃

▲長篇

◉白衣女王 蕭定安 王嘯圃

◉微波 指嚴

◉海市 指嚴 上

▲隨筆
◉晉游雜記　指嚴
◉讀紅樓劄記　佛聲
▲文苑
◉文一首　顧實
◉詩三十一首　文廷式
◉雲起軒遺詞六葉
▲劇曲
◉梨園新語　譚瑩雲
◉歌曲揭要　凡序例言　趙子敬
◉姽嫿封奇傳　劉庵隨
▲雜俎
◉賓齋閒話　樸園老人
◉不才戲墨　不才

▲餘錄
◉逸興齋謎語選粹　逸興老人
▲通訊
◉代擬寄某女史書　茗邨
（補白）目繁不備載

◎注意◎

◎說叢第二期內容預先損告

一短篇仍有諸名家精妙之作「驪珠冤」一篇係寫北方社會家庭汚點寓鍼砭之苦心尤爲指嚴所箸各篇之特色

一插畫有彩色圖一幅係甯津王亞傑女士所繪筆法精緻印工鮮麗得未曾有

一長篇白衣女王第四章以下情節更爲離奇引人入勝

一封面五彩木蘭從軍圖較第一期尤爲美觀

一其餘雜俎文苑等選擇尤精猶其餘事

特別啓事

武進（許指嚴）先生海上小說名家著作等身久已膾炙人口客秋由滬來京爲采風問俗增其箸述上之經驗計僦居校場頭條日即街談巷議考究故實唯苦於言語不通殊多扞格而先生初志未嘗少衰嗣爲友人延治財政部印刷局文牘從公餘暇則本其見聞著爲長短篇小說續續寄滬以應諸小說社之求索既而慨然曰偌大京師竟無一內容較爲豐富之月刊小說出版於其間詎非缺憾因遂號召同志創立（宣南編譯社）並有（說叢）之刋行先是叕立編譯社之前先生曾以其簡章呈之印刷局局長顏公韵伯公素宏獎風雅力贊其成鄙人亦局中備員向讀先生所著小說積慕已久既得接言論丰采益傾服此次說叢第一期發刋除由指嚴先生索得（琴南）（天笑）（定夷）諸大家名著鄙人亦竭棉力與同事（蕭定安）先生合譯長短篇小說兩種聊充篇幅此書問世後能否博閱者歡迎雖未敢必然指嚴先生素以針砭社會爲懷此番在北京首叕雜誌界之先聲其苦心孤詣想閱者諸君必有深動其景仰者而說叢內容更有數種特色敢爲閱者諸君告

一（材料豐富）閱者諸君不乏愛讀指嚴先生箸作者其文心窈曲詞況華贍當所素稔而先生近更變

其宗旨以爲針砭世俗必趨重於社會小說因特專從中下社會入手曲曲描寫務使窮形盡相言外微旨純屬苦口婆心　先生實爲說叢主任每期著作至少在數萬言以上兼之聲應氣求每從郵筒中丐得名家著述復由鄙人與定安先生迻譯最新出版外邦小說專取其情節離奇興味濃厚者用此以餉諸君庶幾饜諸君之望

一（印刷精良）（財政部印刷局）爲國立印刷機關其成績之優良久已有目共賞宣南編譯社各項印品悉由該局承辦所有五彩石印鋼版銅版網目版等印刷品無不登峯造極精雅無比此後印刷術日臻發達即說叢之表裏愈益美備至於紙張堅靱油墨光澤猶其餘事

一（定購特例）每見海上報刊一種雜誌必有預定全年之例若在資本雄厚之書肆尙可如期出書倘屬數人結合機關每致功廢半途貽定購者以意外之損失此等事蓋已屢見不鮮同人等有鑒於此因特另酌新例於每期說叢發刊之前預將次期材料備好即於先出版之說叢中附刊定單載明次期出書時日　雖或因印務冗忙偶愆期限要不致失信於閱者而諸君用定單惠購時亦復較有把握

一（贈品新章）每期說叢均於定單右方印贈贈品券一枚按冊截存由一號積至十二號便可持向校塲頭條三十一號宣南編譯社易得精製印刷贈品一件

上所披露不過畧見梗概此後續有擬議再當由說叢通告欄內隨時刊布

奉天王爾圃披露

中國第一家

精益眼鏡公司

Tel. No. 111 South | 北路口西街音觀 | 號一一一局話電

CROOKES' GLASS ONLY ADMITS BENEFICIAL RAYS TO ENTER TOUR EYES.

LENSES of every tint and in any form made to order are ground in our own laboratory.

OCULAR TESTS Subjective Method. Trial lenses Maddox Musel Test, etc. Objective Method. Skiametry, Static, Ophthalmometry.

SIR WILLIAM CROOKES

out of England's greatest men, now 83 years of age.

CHINESE OPTICAL CO.

48, Kwan Yin Dze, out of Chien Men Gate,

PEKING.

Head Office: SHANGHAI.

Branches: Peking, Tientsin, Hankow, Changsha and Hangchow.

宣南雜誌

預告出版

社會進化端在交換文明故國與國之交換關係一國之文化變更若內地方南北遠距此地方之交通彼地方之文化變更亦隨之矣吾國北方進化稍後於南本社同人抱知識交換之宗旨欲薄有所貢獻於社會以融洽南北畛域故特編此雜誌爲知識交換之媒介擔任著者皆當代知名之士現正籌備編輯不日出版

新撰各種論說

特聘教育家撰述

上海廣益書局

作文必備學生用書

初學論說指南	四冊	新撰普通文範	四冊
小學論說指南	四冊	女子論說文法規範	四冊
初學論說精華	四冊	小學論說文法規範	四冊
小學論說精華	四冊	中學論說正軌	四冊
新撰繪圖童子尺牘	二冊 三角	男女通用幼稚尺牘	二冊 五分
高等學生尺牘	二冊 三角	繪圖中華故事讀本	二冊 五分
初等學生尺牘	二冊 三角	繪圖兒童詩歌寶	一冊 二角
青年模範新智囊	洋裝二冊 八角		

無湖謝慎修著

作文法 四冊 四角

學文法 四冊 四角

無湖謝慎修君慎修研究國文學有根柢歷任各校國文教員於學文作文之法研究有年特本其平日教科書之外別樹一幟此兩書以供國民學校及高等小學之教員之參考學生讀之如獲一良師教員讀之如得一良友其特色如下

一 宗旨純正 共和國民以德爲重道德之精以孔學爲主君道臣道德者屏勿語以期我國民共趨正軌不逐波而亂入歧途

二 章法完備 起承轉合側前後摘繩紳繪之法爲操觚者所莫能外今取古文之章法以化其間使熟此書者神明於法而不爲法所縛

三 材料適合 容肰酒調和所忌過求華贍亦莫小學所宜斟酌於二者之間而求其適當無斯咨躁冒之弊

四 解題清晰 題有尋常特別之分尋常者既能釋其義特別者亦明示其出處學者可以一覽即知

五 評語精當 命意之確布局工拙畫之妙運筆之處皆於評語中逐一指出不稍作籠統語是合讀者於爽心

六 註釋詳明 字之音義略異事之微引稍繁皆有註釋既便講師之教授尤便學生之自修上列之六大特色爲本書所獨有非但於教科書之外別樹一幟此兩書以供國民學校及高等小學之教員之參考學生讀之如獲一良師教員讀之如得一良友其特色如下

無湖謝君慎修研究國文學有根柢歷任各校國文教員於學文作文之法研究有年特本其平日教科書之外別樹一幟此兩書以供國民學校及高等小學之教員之參考學生讀之如獲一良師教員讀之如得一良友其特色如下

敎員之錦囊
學生之秘笈
國學之益友
科學之臂助

體例新穎 經驗富足 說理詳明 搜羅宏富

廣益書局發行

清秘史外錄 第一刊

●發行預定券

●先贈總目錄

武進許指嚴先生著先生各種撰述久散見於海上各雜誌及新聞紙中無俟贅述茲本社同人推爲主任更出其新撰各稿外間未經見者參以旅京見聞之所獲益徵奇秘繚曲得未曾有茲分期陸續付印先出第一刊并發售預定券有簡章及總目錄函索即寄

曼珠豔史 第一刊

有清十一葉宮禁及貴胄奢淫奇秘之軼事盡萃於一編洵指嚴先生得意之作也海內愛讀者幸勿等閒視之預定券例如上

民國豔史

此尤現今奇秘之作情節與筆法無美不臻茲即完稿付印售預定券例如上

偉人遺愛

小鳳仙

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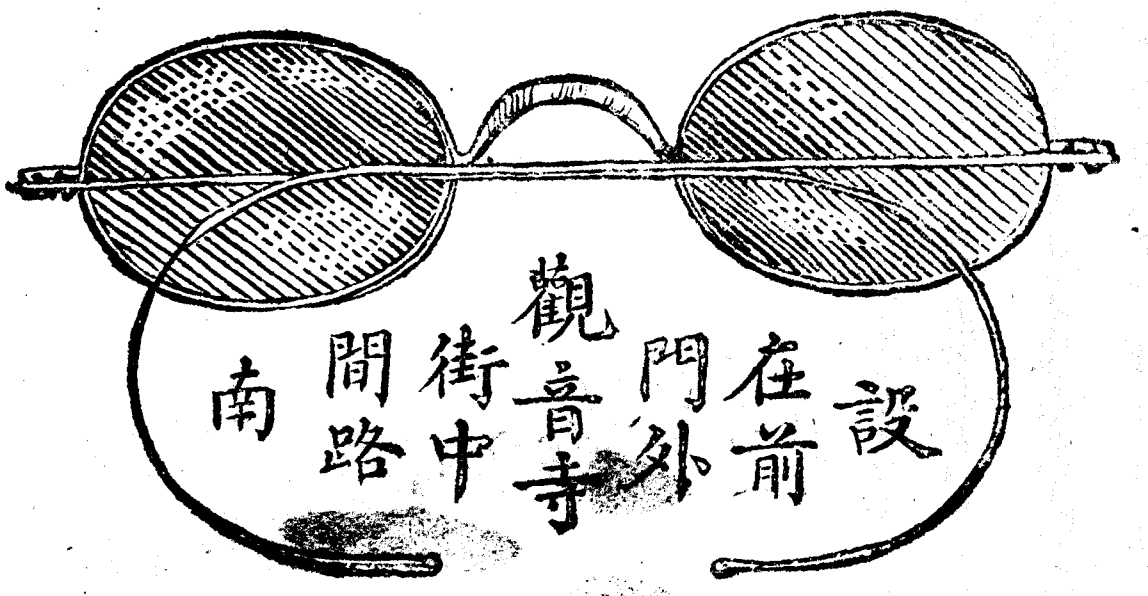
化

南國名妹

短篇

農商部註冊

中國光華眼鏡公司



本公司專造各種光學鏡片出品以來久爲各界所讚許及西洋光學家亦稱爲我國之新製精品故本公司不吝重資聘請光學大家專門製造各種光片以及配光驗目各術不論遠近斜正散聚各光片配製無不得法力求精當以臻完善且本公司開幕伊始所有出品極力研究無不精益求精材料選製精良裝配講求完善不惜工資浩繁定價格外克己以冀名譽之遠播而促營業之進步凡東西洋專家製造之品本公司均能裝配實有過之而無不及惠顧諸君請試用之方知言之不謬也（二）本公司所製鏡架皆用本國純粹足金永不變色日久耐用（一）本公司各種夾金鋁絲等鏡架亦皆完備均能按人面目裝配並無壓鼻之患（一）本公司材料豐富凡有配光定製之品訂期不誤

白謹司公本

短篇

鄭太史

林紓

清帝之讓政。天下咸曰光復。而鄭太史生平舍讀書叅禪外。書辭行二字。編告親友。仰藥以死。雖鄉人不知也。太史生平舍讀書叅禪外。而新學之少年方羣起而排擊之。以爲頑固。惡其人然太史忠孝有規檢。謹言愼行。至鬱鬱不理於口。獨以一死報先朝恩。之。典型盡矣。余與太史有連鄉居數面而已。顧聞其爲佛氏言。多深隱。近南宗。近三四萬卷。惟指月錄及五燈會元。終始不徹其義。足知吾之鈍根矣。太史曰。也。師深於禪學。有前知。其啓發後輩。能闡揚徽旨。使之言下頓悟也。古月者。石二十七至石鼓。僅於達摩洞口見古月一面。額上有小肉瘤墳起。年約四十。靜穆有道氣。時雲淨松。爲塵客所迹。山中石洞十數。獨石林洞最幽。僻人迹之所不至。師居之二年。或碧新月初上。古師立於巖石之上。風態足以入畫。則歸問寺僧。古師何以洞居。僧曰。師惡囂所居患。數日一食。亦不見其

有饑疲之容。余曰。山深而石洞無門戶。獨不患蛇虎耶。僧曰。虎患不常見。而蛇患則有之。師之居石林也。洞廣僅容一席。然壁間有竅。廣可二尺。其深無藝。下有風水蕩激聲。師長夕月明打坐。覺膝上有物重可百斤。初不省視。既而有呼吸聲。始微睇之。則一紅潤如鶴頂。二目作深碧色。身在洞外。則莫審其長至幾許矣。師目復瞑。天明特接我吐納之氣。耳然吾膝不勝劬。可稍遠至數尺以外。彼此各却退尺許。則昂首與師齊。師不之視。坐如故。遲明蛇忽外向吸取林際鴉鵲吞之。師曰、此非爾嚮我之心。天下之鳥有戕生足以成道者。蛇低首似悟。自是不復吞噉生物。如是年餘。一夕蛇不復至。夜半風發於壁竅中。其利如刀劍。師乃移蒲團左嚮而坐。竅中忽出白雲如絮。雲盡繼以異光灼然如火。而蛇出矣。約其長可五丈以外。徐徐出洞而去。自是遂渺。明年師飛錫雪峯。又明年始歸。余聞而異之。歸問太史。太史曰。固聞之。時太史已屏居不時面客。公子年十餘歲。將結婚於某公。太史就問吾在師何言應矣。師以婚之吉凶師曰可。將來若子得託庇於外家也。此爲辛亥以前事。太史歸以子託人。辛亥太史果盡節。師以子託。

羅孝子

林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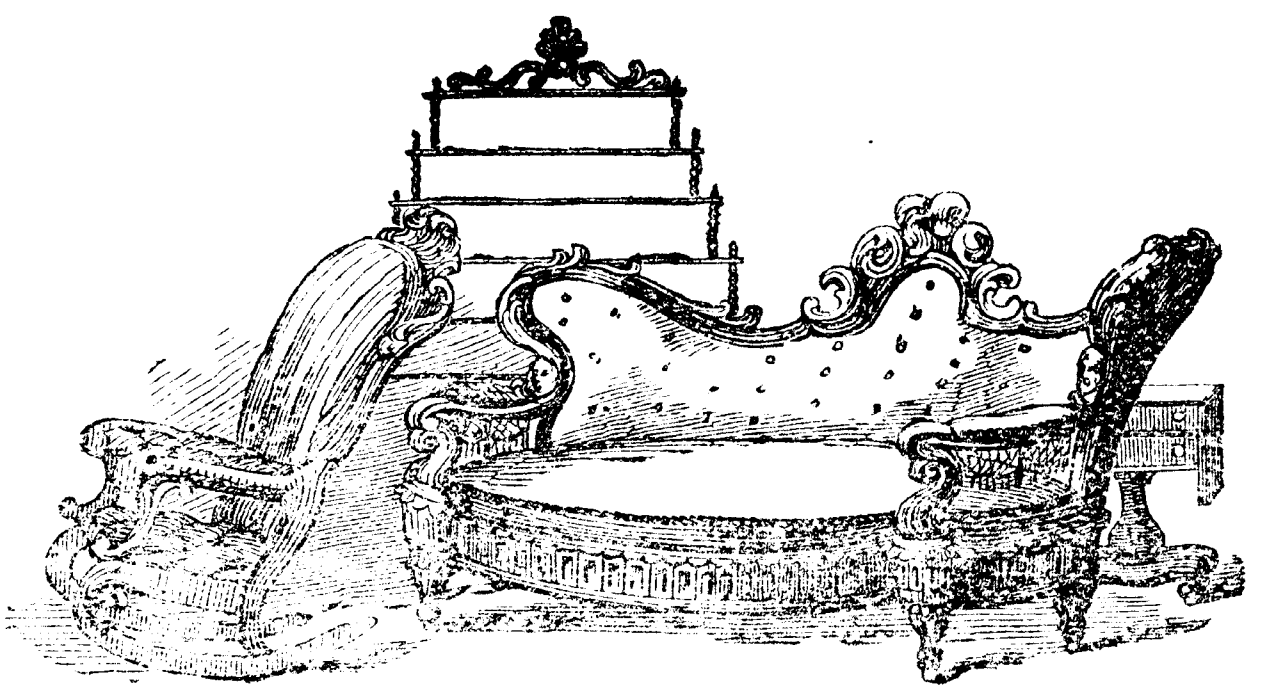
羅十八翁者。年九十二始卒。前三十年。余讀書於蒼霞洲小樓中。小河抱門而過。荔支十餘樹環余小樓。碧不見天。臨河有兩彩竿。則黃菊珊殿譔家也。十八翁於暑中過余。手一扇請余寫山水。且曰。前此十年。先生曾爲作梅花一枝。今敝矣。若得此更十年。且易也。余不期脫口問翁之年。則八十二矣。余思天下有不知老之人。如翁至矣。爲寫倪高士小景於扇端。既送之出門。雷忽起於對岸劈彩竿。之半雷屑紛落居人爭走拾之。方雷發時聲震天地。而翁不動蓋神完也。更三年。翁失明。余往省之。始聞翁之子孝子次叔爲人謹愿寡言。而神志專注其父。凡父所嗜而不可得者。雖數十里勿憚往求。翁年老喜觀劇。有呂芷紅者。名優也。翁善之。每芷紅所至。翁必隨之。而芷紅亦頗禮重翁。時飯於翁家。孝子必躬自烹飪。伺芷紅所嗜者而進。往來奔走如奴厮。翁居藤山。其觀劇於城隍廟。必徒步十里而至。及茶亭則少憩。忽命孝子曰。芷紅嗜藤山下餺飥。汝趣往購。我遲汝於廟中。孝子之應如響也。以巨紙榜其臥室。自晨及夕。劃其晷刻進食於翁。不差累黍。翁八十四。曛其目。孝子五更起進粥。必抱而舐之。以爲得華池靈液。目庶幾明也。卒無驗。人言西醫能以刀刮其翳。翁毅然將行。孝子則抱持大哭。不聽行。翁卒往。而孝子襆被臥床下。積三月不愈。而孝子平日行賈。儲千金。

李幼華

林紓

余居京華十六年。國變後。深匿不欲面客。客至恒謝以疾。一日有黃幼嶦者款余門。出華、胥、幻、影、一、人。一爲李幼華。一則不署名。稱爲幼華後身。余觀之。兩美頗髣髴。集中題詠殆滿。幼嶦紀之。夫再生之事。世固有之。近日安南人。魂魄忽投入山東人尸體。不審有無其事。唯卷中圖開屬記。又似有不了之因緣者。幼華名繼嶦。湘西人。穉年已通十三經。詩筆宛肖溫李。書法亦娟秀。自編其詩。題曰玉蕊山館。又編其文。題曰瑞雲樓集。母黃夫人。則幼嶦姑也。幼嶦父以舊勳壟世爵。幼嶦將種。然能文章。兩小無猜。乃不審幼華之屬意於嶦也。嶦恒以已意達母夫人。夫人以爲穉未之決。幼嶦外號曰柳隱。故幼華詩中稱柳隱者即嶦也。其寄柳隱詩有春寒乍過平蕪綠滿院。至是均爲翁飲食煩。費面盡。終不娶。乃曰。大宗有後。矣吾不能更娶而自累使吾心不專於吾父也。孝子既先翁而卒。卒時。倘喃喃念佛。冀以佑翁。丁和軒者。余至契也。聞孝子喪馳而白余。余方丁憂廬不能出。然感孝子之孝。而余自念不孝之罪。上通於天。則感慨悲涕。傷孝子。益自悵憤。哽咽異狀也。既爲之傳。遂錄其遺事於此。補余傳之不及。

流。鶯大。未歸。又去。妾意。不隨流水去。故園今日是花朝。余謂幼華之詩筆雖吳蘭雪、既沮。幼華竟悒悒以死。死時。謂幼蟾後二十年當見我有漳河銅雀臺之下。幼哭。逾二十年。幼蟾如約至。彰德。夜中夢幼華至。譬上加珠花一朵。匆匆指南來。車。窗中。見麗人。果幼華也。逾年於梨園復見車中人。脩眉如畫。髮光映日。宛然。幼華也。顧已屬人。幼蟾悲慟。不可自聊。乃成、華、胥、幻、影、一、書。余遂效高青邱體題其後曰。太眞何福。銷鏡臺老奴一笑。窩。絳腮。匈華。情款。更癡。絕蟾蜍。條。脫。徒。啣。哀稠。桑。莫薦秘書衛小桃。空。悼門。前。崔。丁甯。堅。訂。來。生約。香。魂。那。即。歸。東嶽。銀燭。垂殘。翦。轉。明。游絲。已斷。牽。還。着。忍痛聞。呼。柳。隱。聲。支床。強。把。雲鬟。掠。懷遠空聞。小院鶯。重生好認荒臺雀。十年死別竟悠悠。中歲蕭郎罷遠遊。芹芽。流。水。春三。月。蝴蝶。斜。陽。艸。一。邱。年。年。墳。墓。西風。緊。嫩黃。淚。漬。油。衫。粉。廬氏。何。曾見玉簫趙家。今。但。餘。秋。筍。人間。那。有再生緣。郤過。彰。河。眼。欲。穿。裙。存。金。縷。招。何。許。石刻。潛。英。或。未。然。無心村店迷離夢。夢裏相逢儼。若仙。雙鈎蠻履凌波。仄。一片珠光壓鬢偏。枕函。秋。嘵。人。驚。醒。車中。果。見。婷。嫋。影。無葉能通御水心。有。還。認。六。銖。衣。漳。水。新。秋。映。落。暉。九。娘。子。在。容。如。昨。十一。郎。來。事。恐。非。甸。華 即幼蟾託名 將種兼情種。百。端。莫。療。塡心。痛。願將慧劍斬情絲再休戀戀華胥夢。



谷中兄弟

天笑

某處有村負山而立地至陰僻且慘寂不類人境山中多荊棘叢莽灌密山有窪重雲常幕其上如張黑幕巖石間恒有霧氣故谷以內陰沉森慘常在晦冥寒鴉飛集樹巔此爲谷中唯一活潑氣象也惟是深山大澤實產龍蛇以故此墟寂之山谷昆仲也長曰蕾芬次曰賈爾二人生於斯長於斯父母已相繼之人物其人之族氏爲黑特兄弟二人伶仃相依了無他人今者二人已自幼而長至於中年矣居外二十里沉寂寡言一如此谷膚色黝暗亦一如此谷其怪異則類谷中奇石險惡陰鷙則性情狀貌一一皆爲此山谷之奇氣所鍾毓也村中人有事者見黑特弟兄亦強與頷首實則滋弗願與此兩怪物爲禮黑氏兄弟亦不常交言即有事必竭力刪改其辭句務爲簡峭時亦以谷中農產至村中市集與市人易財貨市人予以價不斤斤較蓋二人寡言也市人見彼弟兄貌陰寢深防其內蓄陰謀故豐而黑特兄弟不爲也村人每值市集之日必赴不爽如即往矣亦不多留片刻事已輒歸村中酒肆一歲中未嘗

見二人足跡之目光亦從未向酒肆之帘一望也村人雖竊竊以爲訝顧茶餘酒後初未一加評論則以與彼弟兄無交誼且以彼弟兄之怪僻無足齒也於是黑特弟兄倏來倏去憧憧如鬼影村人亦幾以鬼目之自黑特之家以達市集相距纔十餘里然以路徑盤曲繞山而出故須行二十黑特兄弟雖習性相同而體幹之強弱則大異兄蕾芬脩而偉廣肩健腕壯夫也其弟買爾則不然突於林端耳而烟突中又不常有烟火氣故人行初不易屬目短而瘠全身骨幹大類爲銹銕絲所搆面部如枯腊惟舉動則疾捷而柔順如狸奴市人謂買爾之觀瞻當遜於乃兄而腦力則勝之蕾芬一生除赴市集作貿易外從未他往而人謂買爾則嘗數入無人之境云無人之境去山谷可數里初非無人特以彼間所居爲游牧之野族故即諗之以無人之境買爾之詣此所爲何事村人無從知抑亦無暇探詢其究竟但傳說謂買爾常於入夜後往彼中此事雖已口碑載道而買爾相處最近之兄反了無所悉豈知之而不言乎或曰蕾芬實未有所知也後竟知之蕾芬視此消息之來乃如巨雷劈頂雖然此又奚足怪者

某禮拜二之夜黑特弟兄晚餐既畢則分左右坐於廚內火爐之旁默爾而息不言亦不吸烟蓋黑

特兄弟素不吸菸者也若在往日則二人終不交一語獨今夕賈爾竟破寂而入來分據其田宅財產意大不堪睚眦其弟賈爾亦報以獰視噫嘻一婦人

我將有事他適可無待我來力作也剛勁之一日之久者此事非特可異且足令蕾芬聞而寒心夫黑特兄弟不啻爲與忽欲去其窮廬外出至於二十四小時之久果何爲者故蕾芬不禁疑駭交至窮念此種非常之舉實爲超出恒軌之事意者吾弟或將叛我而遁乎因力運其腦窮索其源顧終弗可得則亦不復更索私念吾弟所爲能無與我事者我又奚必以二人胸中各懷一意此蓋有生以來破題兒第一遭也賈爾尙秘發生此事皇皇黑特兄弟自幼至長從無彼此猜異迄於今日忽腦中已怒氣鬱勃雖然賈爾亦不能長隱此秘事勿道也蓋賈爾之不能忍耐加盤詰益覺不能自耐思必傾吐之而後快爾自審此秘事一吐實無異以炸裂彈投之乃兄之頂此炸烈彈者已如箭在弦終必一發不能以隱忍而終也於是緩其音吐節其字句言曰禮拜四之全日無他我將行婚禮於星期四日耳噫此炸烈彈竟發於咄嗟間矣且爲蕾芬所不及防者也結婚耶此猶非蕾芬所引以爲異者但一凝思間即恍見一婦人來則一家

瑣細悉須出自其手黑特兄弟之服食起居其人必與村中婦女相交際村中婦女必常來此弟兄載物赴市時婦人或隨與俱市人見我將聽彼牧師權將操諸婦人之手猶可言也所至難堪者則此婦不絕清靜沉寂之山谷中行且囂然不可耐且黑特不可忍買爾知己言發乃兄大駭然此亦不足怪蓋夙知乃兄懦怯畏事而多疑慮陰謀常自搆痛苦而買爾之性則反是見蕾芬多疑慮意且甚得更進言曰吾將於結褵之夕携婦歸也蕾芬仍瞠視不瞬不能言至於唇盡枯燥而心中則計曰然則買爾果將挈其婦人歸矣初猶半疑買爾或別營一家庭於他處與己相離不謂竟欲挈之同歸信爾則險象益確乃運其舌本自潤唇吻吼呼曰吾不敦睦無齟齬雖非有骨肉至親之感而同起居同飲食同耕作同出入如是已足謂其兄弟敦睦矣不謂此敦睦之維忽中斷於今日且二人心中各懷毒恨切齒相向久久買爾之笑容猶不斂冷然曰星期四之夕將有婦人以二足履此門閾矣買爾良久即登樓歸己室中去買爾之笑聲亦遒起聲如裂帛

翌晨爲賈爾當値任烹飪之日蕾芬治事於廐中至早餐時蕾芬亦歸而同食二人常三月不交一語而食時尤寂今晨則氣度均冷然矣二人對坐食時頻舉目自眉下竊睨各恐其弟若兄乘己之不意突出利刃相向也食已皆起立凝眸相視者有頃目中似均含有詰問之意而所詰問者爲何則又兩兩不相知已卽別各事其事去賈爾洗滌盤皿畢出田間耕作至九時許斗見蕾芬乘雙輪之馬車向村中之市集去賈爾大詫蓋以此事出於尋常有如賈爾之結婚事亦出於尋常也然賈爾已知乃兄之此行必別有命意顧不能動我也思已復作苦笑又念吾之婚事斷非阿兄所能阻彼卽不願我成然無策可以敗吾事且蕾芬尙未知新婦誰何何能作梗既又思渠之行必非無故其故爲何則又百思不得其解不安滋甚遂取自由車乘而追之途將及城之半遇蕾芬歸二人相見如陌路賈爾自言曰渠此際歸矣然頃者果往何許作何事當一究之遂乘車疾馳至城中至第一肆卽趨問其主人知頃者乃兄何往否主人謂親見蕾芬往銀行賈爾聆此大駭如中惡疾蓋彼兄弟二十年間力作所得悉貯之銀行爲數將六百鎊矣十餘年前積金至百五十鎊時二人卽相計以此款存銀行爲生利計行長告彼等謂欲得利不如以此金作投機事業所獲較大當勝於存儲銀行彼兄弟堅以爲不可蕾芬則更恐行長藉名而乾沒其金拒之但請存儲銀行取則立付以

後少有所得即寄之銀行黑特兄弟本百無所費故不及二十年所蓄乃達六百鎊貫爾急趨銀行詢之則六百鎊之存金果已爲其兄取去一錢不遺行中會計自言所付者四百鎊爲金幣二百則紙幣也貫爾大愕十餘年來幾於夜夜皆夢見黃金之幣無數徧佈此銀行中者直視似欲對之甘心洩憤者良久出登車力運兩足熟想有如春夢矣痴立向會計之力踏車使疾馳速如奔電計曰吾兄但應得六百鎊之半今悉取之是盜我所得也吾必有以報奪則往者之車而登至山半有巨松即隱身松後四瞭若印度人之窺敵既見乃駕車自山徑來下車登山至其處距貫爾所隱處一處而止狀頗躊躇四矚防見者乃持囊金蛇行以進貫爾覘乃兄既入隨至穴可容人可十餘碼耳亂石叢中有巨穴穴口可容人上下皆三丈許蕾芬見無窺者乃持囊金蛇內黝黑陰霾且有流水自上滴下苔蘚滑不容足縱橫起立力推所坐之巨石石雖重而此時貫爾憤極以死力推之石可尺許然不能容人出入矣遂坐穴外少遠之一石而息回顧則見其兄露面於隙際目灼灼如毒蛇推石石不動且穴內地溼滑兩足無所用其力頃者貫爾之移此石也自上而下故能墜今欲去之是自下而去弗能舉也蕾芬血目四張耽耽視其弟不語亦不乞憐蓋黑特兄弟素

未有恕人之舉故亦無不望人恕己買爾大笑曰爾自謂入此窟而埋金乎非吾待爾死爾死後金仍爲吾物耳我今錮爾於此猶少留餘隙使爾得見天日呼吸清鮮之空氣若渴則穴內之水可仰首吸承如是或不致驟斃之知之處我雖死爾仍不可得金則我知爾必無更秘密之地可藏無論若何必在穴中無恤是汝自焚其產耳至金幣焚紙幣我固爾便吞之於腹我亦能剖腹而取蕾芬曰官舒筋骨已又坐於穴旁之石曰今已嚮午吾將歸星期四之日吾村中婦女至吾家星期五日更與吾妻來此省爾爾當靜待之言未已蕾芬突伸兩手結婚將於吾家中開出穴外力握爾之踝竭力曳之仆於地乃入與兄同命穴中矣自此日後村中人不復見彼兄弟於市集然亦不深怪蓋村人不知蕾芬曾至銀行盡提存金意者已與其弟同徙異域矣有好事者欲往谷中一視其舊時屋舍所阻謂谷中凶地入之不祥數日後村人得一逸馬及兩輪車審不攜又十餘年有人在山中發見一穴穴中有髑髏猜度謂黑特兄弟必發迹他去故棄此薄笨車

語詞釋例

梅花尼子題壁云一尺風鬟六幅裙芒鞋踏破嶺頭雲歸來笑撚梅花笑春在枝頭已十分

楊師己初日看婚詩云洛陽花燭動戚里盡新蛾隱扇羞應慣含情愁已多輕啼濕紅粉微睇轉橫波更笑巫山曲空傳雲雨過

初學記閨情詩云檻外猧兒吠知是蕭郎至劉襪下香階寃家今夜醉扶得入羅幃不肯脫

羅衣醉則由他醉猶勝獨宿時

劉振山作繫裙腰詞云山兒這邊這邊水兒清船兒似葉兒輕風兒更沒人情月兒明厮合湊送人行眼兒簌簌淚兒傾燈兒更冷清清遭逢雁兒又沒前程一聲聲怎生得夢兒成

眉譜詩云倒暈分梢十樣新不逢京兆爲誰顰春山添入秋風翠捧出蛾眉月半輪

兩具陳又得黃金之幣四百決爲死者物終不知死者之爲誰以意揣之或爲殺人越貨者流以分贓不均相殺而死於此耳

搜奇小說

島中人

（天僇遺稿）

山左趙生。游幕浙閩間。會革命軍起。居停棄職遁。遂落拓。甄東之某鎮。鎮瀕海多駔儈。寄居黠者貿易潮粵便估舶往來其悍者則爭霸沙洲漁業以爲雄貲既豪亦建築享用類縉紳子弟雖獷獷無文。乃慕官府榮利輒延師令就讀趙生有友稔其鎮之某氏因推轂爲訓蒙師束脩羊瘦顧生爲餬口計殊不較也而生徒頑劣甚一日不撻楚則跳踉不受羈勒主人貌爲家教嚴絮聒生督責勿少貸惟主婦悍甚溺愛其子聞夏楚聲即躑躅館外借端攪擾指桑罵槐無虛口生性狂直不能耐偶加呵斥主婦公然挺身入詬厲勃谿極里巷惡媼聲吻生大怒捽使出戶復推墮階下羣婢鬨然欲窘生生絕顧而逸惱惱適野自念不可復返且無以對友人裙襆被盡失又囊無半文不意今日遂死於此轉念古人吹簫乞食儘多窮境大丈夫偶屈一時何遽無策自振乃脫布袍質錢沽飲於市且圖一日之樂既而微酣忽興至欲作書因假肆中筆墨又購素牋斜行狂草自書口占一小詩蓋生固善學米襄陽者書已謂肆賈曰吾欲以此書售數百錢有小僮能爲我誦（衒物於市而自鳴其佳曰誦）於市否肆中人見其書龍蛇生動又腐態可掬想士人之失路者笑而應之果遺一僮揭之行生坐以待無何一人踉蹌入問楚狂安在其後一人指生示之即所遣僮也生視其人冠獺

皮冠佩刺刀衣履鮮華氣象赳赳類武弁狀趁乎頃睹法書心折已極意欲從先生一聆雅教不識先生下榻何所能許鄙寄食此間殊無賃廡處安得斗室容君膝乎無已姑坐君於此何如其人曰留先生如不棄即過敝廬爲佳生怪其萍水而殷拳顧自問身貴家其人岸然經入厮僕無敢問詢者引生至東廂一巨室堂廡高敞牖戶朱丹絕似帳皆錦繡然臥具三五縱橫頗似蘇滬間之上等旅舘邀生坐定始各道姓名知其人自言身雖武夫最愛文墨有戚串在南洋某島爲富商托己訪聘記室慕君文采此間賢居停足矣周發曰如是甚佳明日即當送君登舟君指定也生唯唯且曰鄙人滄海無家何所戀戀公既伉爽僕亦期得豐腆盤旋伺應者長鬣奴外更有美婢三五酒酣周發指羣婢曰此輩皆能歌舞君欲是夕供饌殊乎生笑曰員外能容杜司勳狂索紫雲佳話亦奇遇也奈何不令彼一奏技乎周發亦笑頷之須臾紱管嘹嘈肉聲間作頗極侑觴之樂久之生已倚醉竟調一婢周發曰先生日小婢曰子敬事先生勿稍忤也顧謂生曰紫雲在此聊慰岑寂何如生期不能成語遂就西廂

房宿。婢薦枕席焉。無何。天甫黎明。長鬣奴促生啓行。皆曰。舟已具矣。生方捉衣出。小婢不知何往。金某亦不復見。生以問奴。欲與話別。奴言主翁有要事已先行。命吾輩送君舟步即在此宅後。遲則恐解維不能待也。生不得已。從之行。乃繞從堂後行。不復由大門出。曲折院中彷彿樓閣華美。亦無心諦審。須臾出一門。則見岸渚縈迴。帆牆林立。狀似江濱。尋至岸邊。奴與舟人略語。即請生登其舟。舟頗寬廣。艙各分列類別。部居他艙已有客生與二奴占一艙。敷座華暖。甚適二奴恒垂手立。頗馴謹。生謂同是天涯作客。何拘階級。且今已入共和時代。不宜過分主僕。乃命之伴食宿。二奴益感激。中一奴年少略識字。能捉胡索作吳謳。生益狎之。因微詢主人履歷。奴曰。商於閩粵有弟起家官京師。蓋出洋學生返國者。以是資益豪。此行所詣則主人之親家亦豪富聞即該島之地主也。享用比於王侯。君到彼自知。生因問親家姓名及該島名號。少者欲啓齒。年長奴輒然曰。主人所命。何如。子敢妄語耶。少者遂悚然止。同聲言不知。生知有異。亦不復問。舟行約一日。即出口駛大洋中。推窗試望。僅見遙天一線。青如髮痕。四圍皆驚濤駭浪也。幸天氣晴明。風不甚緊。生初浮海覺大可爽曠心目。吟長嘯顧盼自豪。二奴亦娓娓語海景。惟至實跡有關繫處。則箝口不道。行數日。少抵香港矣。生出視見青痕之髮較前增多。大有脫帽露頂之狀。舟中客皆喜甚。上下

栗碌摒擋行具獨生有二奴且行裝簡略頗覺閒適既而青痕更闊漸至峯巒內港間頗饒風景未幾下掟矣生遂命二奴移裝登陸二奴曰此特香港耳吾輩之目的地未至將易巨艦而小艇三日可達也生始知尙未可以弛擔旋果偕二奴入小艇中艇生逡離香港而向南洋矣惟艇身過小顚簸殊甚生苦暈睡乃墐戶塞窗以臥不及與前日之逍遙甲板間大有今昨不同之感至兩晝夜始聞二奴相謂曰紗帽島已瞬間可從島婦乞酒漿幸何如之生微聞其語忽欣躍曰艇將傍某羣島吾輩奉使之責任將盡轉舵即至轉瞬間四聳澄湖內涵非珊瑚島之景象耶生探首出闥大喜其風景之佳麗以爲不出數時間必且徜徉於此山明水秀之地不謂正眺賞間忽駭視生果霍然

二奴屈一足跪請先生登車生出艙視之不數武驀然一帷車中眼光一瞥四圍黑暗如漆疑爲盜刼急呼二奴援救無應者於是車行轆轤起聲鳥獸鳴嗥聲亦殊不解何地炊爨受驚矣速請下車入室休息語畢有嘵然應者帷揭卉石清幽水木明瑟前有精舍三楹欄檻陳設華整侔宮殿

一西式衣冠者立階下笑容可掬迎生而語之曰先生不遠千里至此誠足爲荒島之光敝主公謹遣小子候迓願先生暫入休憩室容小子入告生聞其詞令宛然謁者口吻不覺震駭然不得已姑從之入室中陳設雅麗壓架琳瑯更過於海濱之巨室而豪奴俊僕一呼百諾往來憧憧亦非前此所見之比生疑甚旋迎賓者再出與生寒暄言主人署有事遣己代撰几杖幸勿介意又自言江姓生乃殷殷詢島名及係何地址主人姓名江某曰此間例向不以告外人先生雖道高位尊然識荆日淺尚未敢貿然破此舊例至於先生所需此間雖僻陋大致尚能供給幸勿見猜生雖疑怪然以初至不宜絮聒唯唯而已既而主人出蒼髯偉貌衣冠古雅樸潔而顏色和靄可親生至是不覺心折一片疑懷盡釋矣主人吐屬豪雅不類山野人茗談既闌繼以夜讌生性伉爽豪於飲主人大歡賞以爲得人盡歡而罷自是遂居精舍之西楹供張甚豐而事頗簡或二三日問始作函札而已生既無意得此奇遇且多閒暇輒與江某及其他友人彈碁詠詩大有此間樂之意顧終不知主人姓名事絕可怪蓋投者與者俱無住址姓名第授生以暗記冊籍一中編號數自一至若萬下俱註一字爲標識此字大都用草字頭或革字偏旁主人但遣奴婢傳一紙則上用幾號字代所與者名號下用第幾號字代主者署名是也生即依此繕寫付奴至循

其作書意亦頗幽隱而行欵更大奇蓋既非尋行數墨亦非旁行斜上郭索如蟹其法爲一紙間平列十行行九字第十行之結尾處爲第一字第一字第九行之結尾第二字爲第二字第八行之結尾第三字循此上推至第一行第一字止更復從第二行第一字斜下至第十行之結尾第二字止始可畧諳其義此式亦主人所授於生者每有事主人催以最簡單語書授生如某處商情即言國事或地方要事可以再以前所列斜上式書成◎始加封緘授主人閱之閱後◎始加封緘授主人閱之閱後改易而後當主人意一月後駕輕就熟信筆揮灑無不中微旨且能於個中生變化主人閱之輒軒渠大噱以爲敏給不減書記翩翩也一日主人下紙囑書語意頗繁譯成之則請擁兵持餉連郡專城勢位固已極盛然禍機之伏即在此盈滿之中老子所謂福兮禍所伏可不警懼惟此間根抵盤深進可爲蕭相饋運之資退亦留捲土重來之用羣鳥養羞不可不作歲寒計賴此秘密或保根基自後悔等語生閱之瞠然不解所謂蓋生自來海島足跡不出庭院地豪猾密函往來所規畫雖多軼出範圍之外而覺主中要人而已其餘語氣相類者甚多大都各者數月故鄉萬里理亂不知但知此必與祖國之政界

人。持論頗正。生本好奇且知主人見地非常。一日張筵宴幕賓徧召妓樂有徵自吳中者。以有一夕歡乃呼而詢之妓始訝然相認生倚醉視熟思之蓋即與金周發在海濱室中所遇者也生歸齋則妓方剪燭添香以待蓋主人命其留以奉生障袖調之主人知爲舊好許妓專侍生宴罷也生狂喜明日賦詩敷章以謝主人笑閱之則詩中有樊籠悅鳥意乃使雖然事亦何難但不出則已出則必越千里歷大陸或渡重洋若盤桓隣近所不許也生忸躍以爲恰如己願頃之主人出携一崑崙奴顏色赭黑軀幹雄偉者指謂生曰以謂識途之馬可謂護身之利器亦可惟所欲往但言之無不如志也生稱謝不已越日起行主人餞之問將何先生曰吾所慕繁華地則上海、漢口、廣東是也今將以次徧游其地山水勝地亦思略涉其藩不知能容此奢望否主人曰此間雖不可一日無君然君有壯志吾必竭力助之勿自疑也第往有事當速君還生喜唯唯遂挈黑奴行出門仍乘帷車掩目不見島中風景既登舟繞香港不日抵上海黑奴謂生曰此間地主爲某本地方貴官今去職已數月矣顧有迎賓處吾輩持證券即當受招待也生果與之偕赴所謂迎賓館者主事人頗殷殷且伴客出游茶樓酒肆劇場妓館周

游。殆。徧。一日縱飲。正酣。生悅。妓某調笑。方濃。忽黑奴入。言有急電至。恐即晚。必啓行。君等幸早罷席。勿誤時也。生大驚。黑奴既出。生乃託故辭出。追黑奴問所以。黑奴耳語曰。當離此間爲佳。先生姑終席。吾可在船。步某廠前相待也。生曰無行資奈何。黑奴曰此尙煩先生慮哉。主人早計之熟矣。生遂不言。仍返妓樓。席終而出。至船步前。覓黑奴不得。大窘。張皇傍岸。警卒疑之。適一人過而拉臂。似相識者。視之。則席間人也。因佇立相問訊。警卒羣趨曰。在是矣。生遂與談。者並被捕繫。警獄生不自知何罪。而防守綦嚴。如羈大盜。微聞獄卒言。似與新發生之暗殺案有關。連心忐忑。不寧顧生死。有命亦復不甚悲苦。無何夜將半。飢寒交侵。愁思頓起。忽瞥見一黑影閃過。駭曰此何爲者。得毋獄中亦有竊賊耶。正疑訝間。耳畔有小語曰。奴來矣。將挈先生出。勿聲也。生知係黑奴撫其背。黑奴以手承之。欻然高舉。身如鳥翼。然暈眩。甚幾不能自持。幸得不墜。約一時間。抵船步矣。方解纜。黑奴扶生躍而登。坐始定。舟卽行。黑奴謝生曰。奴疏虞致君幾陷不測。奴之罪也。然事亦奇巧哉。奴僅如廁而君適以此時遇黨人。非奴之所及料也。生問黑奴何以知我入警署獄。黑奴曰。固也。吾卽詢此船步之值役者。恰與吾意中所知事相類。非被捕而何。被捕必入獄。自然之理。無待言也。生問何謂意中事。吾聞有暗殺發生。頗與黨人有關係。君所與謙之友。皆受嫌疑者也。君終席出。不數武。餘客

即被檢捕持三人去君尙未知豈不大幸哉生問天津可往否黑奴曰聞此數日間亦戒嚴吾等雖無黨人憑證然蹤跡恐少露輒生轇轕殊不值得也生曰然則安往黑奴曰且往靑島一遊聞此間達官貴人甚多闐闐日繁盛外國法律頗嚴被保護者大受利益吾等可訪某君彼與領事署中相稔得其指導當可自由飽覽也語畢出主人函示之生始知主人爲謀極周至凡所詣處必有紹介函一或至二三黑奴囊中緘札如束笥也越日果至靑島旣登陸徧歷各名勝要區果極自由第荒島新闢止覩建築物之壯麗而天然美景絕尠殊不洽生意甫三日即與黑奴乘汽車抵濟南略過大名湖跑突泉諸勝此間本生故鄉舊游地飮於某酒樓忽逢故人詢以何事生舉就館越中對故人頗有矜色語言意氣張甚生微詢之則都督之佐戎友也謂生何一寒至此乃與噲等伍意指黑奴爲賤役耳生述此館僮薄有勇力因長途孤行不無畏怯向主人乞以壯行色故人殊莞爾蓋薄生無臧獲乞憐他人然者生素懷落落毫不芥蒂故人因捉生共飮又引羣少年相見或爲某科長或爲某軍校或爲某所長或爲某部員或爲某校長或爲出洋留學生新返祖國者類皆此高氣揚盛譚國事目中如無生生亦漠然無所可否一軍校睥睨言曰古人謂識時務者爲俊傑斯言誠不謬凡人博取功名當貴當隨時局爲轉移斷不可固執成見軍事勝負尤妙在知機孟子言天時

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倘若違背天時苦爭一日之意見此事斷無不敗鄙人前此不更事幾致逞小忿而亂大謀今幸懸崖勒馬方得擁護中央共保幸福苟非知機安得與諸君揖讓於共和之盛世哉語未畢衆咸交口譽不曰聰明即曰漂亮某科長歎曰英雄所見略同果有眞才卓見不得不令吾鄉某知事自命不凡幾於附和亂黨當時弟位不過科員而科長某先生者深通世故人敬佩即如彼常從容語吾知事公必致敗鄙意甚以爲然因此水乳相期共謀斡旋未幾知事果以嫌疑罷官故秉長法政而某先生始蒙都督特別賞識即與以知事公之原職矣弟以菲才竟爲今知事所賞亦得遞升代其位豈非皆由先見之功哉彼亂黨不知進退何異自戕語已◎猶津津有得色衆鼓掌和之生不能堪遂假眺覽爲名出立檻旁徙倚逾晷彼等猶剌剌不休生乃託言腹痛須急歸寓所衆亦不甚挽留時雜談與酣歌之聲競作并招妓參錯其間生呼黑奴逃席去主人未暇問也生既倦於歷下乃挈黑奴乘南行汽車至泰山登天門訪唐槐漢柏觀日出又抵孔林謁聖墓低徊車服禮器有孔氏裔者亦生縞紵交也爲生言孔教復明之理先聖己升上祀民國共和中儒道斷無廢墜之患方今禮教修明郊祀禘嘗大義將揭日月同慶中天未始非吾國之福也生唯唯不敢置辨既別◎黑奴私詢所語生慨然太息謂之曰吾三年不歸國則新聞現象有山陰道上應接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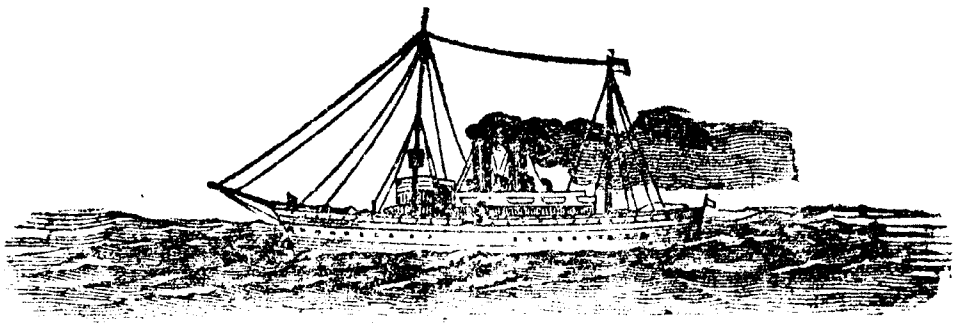
暇之勢彼語亦新聞之一耳黑奴仍不解所謂生曰彼云孔教衆所當遵天神衆所當祭故當世提倡之耳黑奴曰果能有益於民俗此亦大是佳事惟民國不應迷信鬼神奈何曰關汝口吾輩非議員也黑奴、頗、慧、點、含笑而止旋乘車至津生大喜謂黑奴曰十年不見風光更勝矣惜北里故多零落無可復同新花嬌不知堪供採折否是夕即飲於妓家妓曰、金、玉、蘭、色藝不奉若天神而性尤倜儻平時仗俠急人之急黨人多陰某君預得消息竟遁未至前數日有黨人某君宴於其家固舊好也爲偵探所覺急索之久許上下營救必得脫脫後當以金屋相貯玉蘭佯諾己意遷地以避之至今忽爲所譖悉諷其黨告密謂玉蘭以爲獷俗不洽輿論責言其家玉蘭幾以嫌疑犯黨且匿軍火於是搜索者兩日夜騷擾不得寧居玉蘭幾以嫌疑犯斷絕生路生聞之頗爲不平擬爲玉蘭作文請求有力者爲之昭雪會某部長知玉蘭者多方開脫玉蘭得無恙而忌之者頗夥一日夕生挈黑奴及友人三五在玉蘭家縱飲時已夜分生興方豪殊無倦意忽帘開風動彷彿有人影一瞥生驚起作怪諤狀回顧不見一聲鎗彈出生之右餘音未畢復有響橫出其間則黑衣人倒地口中尚呼老黑害我我不與

其戴天晦晦方種面胸已洞然血漬地作腹
聞聽雀此吾誰性命尙存耶黑奴指地上曰
幹倩岸書貧一鎗手鎗已落地須臾玉蘭亦
從而救護之入則知方鏖戰時玉蘭破閃入
絕裙而去黑奴獨戀戀謂玉蘭事殊未了能
也諦視尸身知爲法官黨生命發能收吾輩
車塲遂至京城
昔人縱觀京師眼界可宏思想可拓洵足發
人志氣生與黑奴既入都正値戒嚴時代搜討黍勤忽
某門收稅機關大肆威福生狀朴愿老黑尤
鄙野竟舉手揮衆退衆皆辟易長官怒欲罪二人黑奴
謂生此間可晤周發或即遇主翁未可知速
之祕密所在周發果在焉未及握談邏者在
躍然起曰是必稅關仆人案踪緝至此吾
機關以避子自前門出視其動靜爲進退可
街柳巷入妓院覓醉生問周發以旅食京華
何所事事周發仍笑不答但云足
驅之勿謂人所耳目也於是斜抄
曲徑竟入不知誰何
矣◎
輩將何術對付周發曰吾與趙先
生由東隣出走匿他
也黑奴諾之周發乃偕生踰垣出
繞道走胡同徧游花
世君之東道主而已

是夕。徧徵南來各名妓。珠圍翠繞。盛於吳宮。隋苑生心。樂甚。方自度歌曲。忽一妓否。生諦視。則海濱與島中曾識。春風兩面之侍兒也。把臂談情。昵昵作沾泥絮矣。人留髡送客。周發亦不復見。生既薰然無歸意。侍兒又苦留之。陽臺深鎖。銷盡柔魂。前度劉郎方嗟。奇遇甫黎明。忽有猛客排闥入。婢媪不能禦。生抉衣起視。則黑奴也。謂生速行遲恐禍至。問何事則曰。頃間自知生不得已。倉猝從之及門。車馬已待。遂登而疾馳至停車塲。黑奴上汽車入一謂生曰。受驚乎。生謝之。主人曰。吾當與君偕游漢皋。更順浮海抵五羊城。再返島中。君以爲何如。生曰。固所願也。已而劇談京華近事。隱約不甚。可解。生懲於周發之屢拒。不敢復有問。然亦不懼。若已知其梗概者。主人始漸覺生之膽壯。乃自言日與黨人作祕密會議。幾爲邏者所得。然余向主穩健派。黨中暴烈分子頗不爲。一日有某君提議贊助土匪。謂用打草驚蛇策。焚殺淫虜。民不聊生。則天下自怨政府之不德。而吾輩可以集事。且宋人論曹操。謂彼竭力造成亂世。然後可於其中取利。此術最爲敏妙。吾起而反對。以爲推翻惡政府。本欲爲民請命。今反擾民實非民。黨本意不可以。日暮途遠。倒行逆施也。衆皆大譁。疑余不忠。余遂退出。其後不復與會。又一夕偶過友人家。方聚祕密黨私議。余亟欲退。出友人謂既

至此則不與其事令人生疑亦不得已坐焉
言則或曰藥刀或曰下毒久之議不決有數
去時友人出簽名册挽各書名號誓守秘密
觀黨人程度殊幼稚故廢然返舊居或作汗
伏莽皆彼等所鼓吹而調遣者耶主人曰此
報已至漢皋主人謂吾輩且下車今日可連
發已先在侍者進饌畢生擬暫游近處甫出
語畢去如駛生乃展視略言今有急電促回
黑奴在某街第宅內相候勿他疑也又一小
上約計當數一月用矣生視函中果有紙幣
守門已改爲偵探隊辦公處矣大駭不敢久
月計相期尚遠乃繞金閶一視虎丘豔迹復
一函下不署名但云速至羊城某街第宅僕
從已具更有雙姬某某氏引領望夫歸矣生大駭自念

一身落拓遼海無家安得有第宅復安得有姬人世風變幻得毋鬼蜮其人揶揄我耶遂焚其書不以介意顧資斧將盡而主人黑奴之約期必踐又懲於匿名書恐爲歹人所弄逡巡未決而電信忽至謂滬上樂不思粵亦聽自由則當盡室遷於滬公意何如下署名一菟字乃悟前函亦由主人所招相待之殷奉養之厚俱出意外方驚疑間黑奴掩至生延入別室黑奴曰先生竟無粵游之興耶若然則島中事方急能先一往否生曰吾受主人優待雖險難勿辭今既有急敢以漫游事廢職哉即日束裝行復歸島中主人迎謂曰本爲先生置別館於珠江滬漢粵四埠已各置第宅器用侍兒任逍遙所至俱得駐息先生倘有意乎生唯唯半月後果送至粵室中有美姬二即黑奴臨行私語之金玉蘭與春風三度之舊人也自是往來如約然終不知主人姓名



游艇伏尸錄

英國 Fred. M. White 原著
蕭定安 王嘯圃 同譯

伯爵葛維尼。義大利世家子也。富於財產。雅擅美術。而於雕刻一門。尤見特長。終日孜孜。犧牲其光陰於雕刻。而於繪事暨吟咏。亦皆深入堂奧。所居別墅。位在麗室中陳設。尤爲華贍。壁間案頭。羅列珍品殆滿。古色盎然。多不能舉其名。入室者無不驚其豪侈。雖署曰歐洲最富麗之宅第。誰曰不宜。一日伯爵循常例。於室中治雕刻事畢。欠伸而起。往就室隅大理石盆。啓冷熱兩水管。注水盆中。從容盥手。其手纖長而白皙無倫。在水中動作。雙腕極形敏活。堪與近代大雕刻家柏乾尼相頡頏。尤有較勝處。則之小艇。徜徉湖中。留連忘返。自適其適。視世事有如浮雲之過太空。漠然無所動念。

從窓間收入眼底。樹陰蓊翳中。湖水一泓。清澈如鑑。每歲夏間。伯爵治雕刻事罷。恒乘其坎拿大式

暱友英人歐幾維者。稔知其性情乖僻。契愛備至。是日伯爵盥手畢。逕入飯廳。歐幾維已先在。時方七月初旬。新月初升。景物極臻佳妙。座間除歐幾維外無他客。歐向在印度充高級警察官吏。茲蓋甫自彼間乞假旋英。其人明敏有爲。眼球作灰色。目光睒睒。凡印度人性行類能洞燭隱微。歐見伯

爵曰。君畢乃事乎。曰。自朝逮暮。吾爲製模型故。
暮之人。可惡已極。彼既受僱於我。今日乃久久
爽約故。致吾所欲製絕佳妙之模型。卒未底於
筒中。姑先進膳。伯爵語畢。歐幾維取郵片內諸
頗夥。賓已。侍者以煙及咖啡上。歐幾維謂伯爵
決須日日從事。君如厭煩。可請外出游散。以暢
堂大屋。於吾滋適。固無意於外出也。且吾之旋
力。實已困憊不勝。君現製何項模型。亦有可觀
豪開布林所著之詩集否。中有云。東自東。西自
闡詩旨。初擬琢一古希臘勇士。顧安所得其標
頃間所言供吾臨摹之人。乃吾最完善之標本。
即於彼時留心物色。吾於東人習尚。素好研究。
吾誠不解君命意所在。何竟恝然舍我而去。伯
爵曰。君固不知其故耶。曰吾誠無疑惑。意者彼印

度女郎西梨娜。於君之行。殆有關係耶。伯爵口銜雪茄。徐徐吸之。俄又夾諸雙指間。從唇際噴出煙氣。縈繚四週。幻成種種物狀。腦筋中苦思冥想。前塵影事。一一湧上心頭。良久謂歐曰。誠如君言。但吾於彼時。本擬告君以隱衷。乃緣行色匆匆。竟致未遑握別。吾之好友。君知之乎。吾在彼時。幾至陷身情網。弗克振拔。當吾與彼妹愛情最綿密時。三日中且將攜彼玉手共蒞禮拜堂正式結婚。所未竟塡鴛譜。使舉世人笑我痴愚者。蓋亦僅矣。此中初無他故。君所知也。不過爲一種愛河之涉歷而已。以君爲我至友。因特掬誠相告。吾生平不濫用情。所摯愛者。厥惟西梨娜一人。吾之愛彼出於悃誠。其纏綿處。有非君輩頭腦冷靜之英人所能夢見者。惟彼一人。直能玩我於股掌之間。彼之於我。猶樂工之奏琴然。琴上之絃。一聽樂工撥弄。無敢抗命。彼妹之美。殆非言語所能形容。君固知之。無俟殫述。吾輩於當時。本可續享其芬馨溫靡之歲月。不必即嗟緣盡。特偶一念及開布林東自東西自西之詩。輒復憬然自失。頓覺非我族類不可與處。乃遂匆匆理裝。掉臂逕返西土。歐幾維君乎。當吾棄彼潛行時。厥狀乃同鼷鼠也。歐曰。吾固曾涉疑及此。在理君固不合得彼爲婦。縱其父猶爲英人。乃屬最下流人物。在印度服務公家。其性質猥鄙。竟冠儕輩。綜其行狀。直可名之爲人類中之惡魔。今其人死矣。顧惡跡昭著。乃非一坏之土所能掩蓋。然可憐之西梨娜。初無罪眚。君此際不稍置

念。詎忘舊日香火情耶。伯爵慘然曰。吾何嘗片刻忘彼姝者。雖彼之近狀。不獲於一至愚極蠢之印人。日受苛虐。惟含忍以度其可憐之歲月。謂我忘之殆非也。歐曰。子今秋且與彼富而且貴之孀雌結婚矣。彼公爵夫人也。設知子有此一段風流史者。則其感觸。彼公爵夫人愛黛。艷名播於時。尊爲全英第一美人。洵無愧色。伯爵曰。良驗而發。乃至形容其未婚妻之美麗處。口講指畫。儼然天上安琪兒。茲復下謫塵世。謂一瓶奇香花露。凡所拂被。鮮不立染其馨。方諸人人所崇拜最美麗之希臘女神。亦無極濃艷性特孤高。使見之者。傾倒之極。不自覺而生敬畏之念。彼來嬪我。主此邸宅。吾其莊嚴絢爛。而具完全美滿之觀。則我之樂甯有涯耶。但句語至此頓止。另取雪茄一枝燃火吸之。時已甚晏。外間露氣濛濛。滴落草間。儼如顆顆明珠。紛鋪地上。伯爵昂然起。往就法蘭西式窓際。眺望園景。俄顧歐曰。吾意欲操小舟游湖中時許。君能安獨坐之岑寂否。歐意初無所忤。之性每欲成一種重要雕刻。必先遨游湖中。暢其神志。於以濬瀹靈性。息養天機。多許天然景色。實足引起其精微奧妙之思。爰應之曰諾。君於此大雕刻家游湖之後。正以何以樹一羅馬勇士賀鳩拉之銅象於湖心。大類龐培或不致遨游至一時以上耶。但我誠不解。君

Pompii 城中掘出之陳屍。狀至森森怖人。君何以必需此物作君雕刻上之標本耶。伯爵曰。凡欲成一種雕刻品。詎可無物以供揣摹。言次頗露輕藐狀。復續其詞曰。君謂彼像醜惡。能以此濾減其雕刻上之興味。且此像固亦成於名家之手。屹立湖中。亦自有可觀者。惟像體僅浮植石上。初無牢固之座。君謂製座當以何種質料爲佳。旋又改其詞曰。君固非解人。我此間爲多事矣。歐曰否否。我固專務實際之算學家也。君第去休。無以我爲念。月光已滿湖中。君興盡歸來。覓我於吸煙室中可耳。君其行哉。伯爵遂出。

階前纖草如茵。着足如新絮。伯爵步過石子砌成之曲徑。夾徑灌木叢雜。枝葉濃密。月光如水銀瀉地。前行見湖波蕩漾。直與皓魄爭輝。對岸林薄間。森然暗成一片。惟見湖心賀鳩拉之像。挺然植立。儼如生人。伯爵下小艇。坐於艇之一端。徐徐理槳。輕拍湖水。艇遂緩緩而進。於時煩慮悉蠲。塵懷都泯。惟雕刻一事。穩貯腦中。無意之間。不覺游至湖心。傍近銅像。月光斜照像身。像之陰影。適覆伯爵艇際。體段清晰。黝黑顯著。伯爵對像留連。詳加鑒賞。見其肌膚開張。暴筋挺露。心領神會。逸興遄飛。伯爵技故佳。對此名手雕刻。珍惜自逾恒泛。少選自語曰。我果能成一雕刻如此者。世人見之。必且嘆爲鬼斧神工。迥非人力所能幾也。時逾夜午。歐幾維在吸煙室中。假寐已久。矍

然以興。始知室中祗伊一人。伯爵迄猶未至。伯爵從未在湖中遨游至於如此之久。其在平日。當早返室。但歐初亦未致疑訝。惟念伯爵於坎拿大式之艇。操之未熟。或逢意外。實則湖水最深處不逾五尺。曩時湖底滓濁沉澱。曾於一二年前盡行掘出。易以洋灰三合土鋪實其下。又焉足覬意外者。歐旋自案上續取雪茄一枝。燃火吸之。坐候伯爵斯時夜深人靜。萬籟俱寂。即此吸煙室中。亦僅歐之呼吸聲自相酬答。忽有一種急遽聲浪。發自扣聲甚厲。若不能待。歐欻然起。款關視之。見一人矗立窓前。辨之。乃伯爵園丁猶着止之故狀。窓上部手部。水濕淋漓。帽已失却。面色青白。神情皇遽。見歐突然曰。敬謝上帝。君猶未睡。僕見室中燈光猶明。故爾疾趨至此。僕名魯機司。伯爵之園丁也。湖對岸花房中。有新蒔之花數種。在將開未開之際。僕恒須於此時再往視察一次。方得就寢。一時以前。吾猶見主人之艇。仍泊原處。惟主人似已不在艇中。我甚異之。因而另以扁舟駛近主人之艇。始知艇乃非空。言至此。肩聳唇顫。齒震震然。若不勝其驚駭者。歐初以爲主人殆睡熟矣。因勾小艇至我所乘扁舟之畔。以手撼主人之肩。冀其醒覺。蓋已死矣。歐駭然曰。天乎。若言信耶。園丁曰。嗟夫。吾言固不妄也。吾向服兵役。屢見

戰陣。陳屍纍纍。曾不知懼。對於伯爵之尸。則不之。伯爵必遭意外。於時吾不敢稍留彼間。因便辨之頗能了了。歐幾維乃趨出。度曲徑林薄間。黑物。挺臥其中。映入黯淡之月光。景象至爲悽狀。可斷爲其身坐艇舶。突有重物自後擊中其慘。仔細辨之。死者果爲伯爵。面部腦。因而不及轉側。立仆艙下而斃。若主必爲奸人所死人至夥。故一見伯爵被創情形。即已知其無救。旋又陡生一念。毅然謂園丁曰。謀害。若視之。死者頭後巨創。與其頸際紅色陷痕。從可知爲必遭意外狙擊無疑。重要。不容輕廢寸陰。吾舊充警察多年。深知遇有重大疑案時。一秒鐘亦不可虛度。其亟助我共舁署。詳細報告一切。言時園丁木立不動。目定口哆。歐咄之曰。勿儘以目注我。類於痴騃。遂相將移屍入室。忙碌半宵。天明始稍稍寢息。即在伯爵別墅室中諸人。亦無絲毫覺察。歐幾維精警探前來。亦未發見斯須有關謀殺案之線索。心研考。於案情終未得有端倪。謂案關竊盜耶。則伯爵身佩金時計等貴重品。均與竊盜案初不相涉。歐既費盡心金製煙盒。嗣亦從艇中檢得。可見伯爵之遇害。

無所得。怏怏之色。形於其面。因探囊取出諸物。隨卸外衣。將事寢息。忽見臥室小物中。有函數封。內夾伯爵生時囑代付郵之明片一。此事歐久已忘却。因其與伯爵共膳後。即赴吸煙室小憩。初擬稍稍蘇息。卽赴外間游散。不料一番小睡。與伯爵竟成永訣。至於輕之物。而此際在歐幾維以其經驗之眼光視之。詎能輕輕放過。因取片詳審面上住址一過。其失望之色。漸見消除。於是始將其懷疑莫決之事。暫行拋置。酣然入夢。

伯爵既遇害。一時轟動倫敦全城。人人心目中。均有一種特殊感觸。閱時既久。迄未破案。輿論譁然。不復能耐。咸謂蘇格蘭場之警察。乃同木偶。以如此重大之案。竟任兇徒逍遙法外。豈猶有絲毫維持治安之能力者。於時僅有一人。對於此案。始終不稍忽略。其人爲誰。卽歐幾維是也。歐苦事搜求。必欲揭其黑幕而後已。着着進行。不遺餘力。初不假手於蘇格蘭場之警察也。其最後之決定。謂必使湖水盡竭。藉查湖底有無可疑跡象。至令湖中水竭之法。亦甚簡單。緣湖旁有啓水門。則數小時之內。卽可將湖水放盡。歐幾維立於水門之次。觀工人開閘放水。無意中視線著於賀鳩拉之銅像上。見其矗立湖心。狀至獰惡。不能無疑。時已垂暮。水乃放盡。步履湖底。步嚮銅像。手執利碓。作擊人狀。歐目注久之。於是向所蘊蓄之理想。益覺堅定。自忖曰。世間寧有此等事。吾初

湖底畧無泥沙。僅有極薄之泥一層。作紺碧色。軟粘於三合土製之湖底上。步仔細考查。苦其物維何。則爲一粗大笨重之銅像四週。俯身緩一端。實鉛殆滿。又見泥上陷痕無數。縱橫凌亂。似有人執手杖盤桓其處。手杖下端。觸於泥上。遂留此等跡象。至於此等陷痕。確爲未放湖水以前所有者。以歐在湖中考查時。異常小心。舉步極爲愼重。所有湖中泥上新印足跡。歐乃爲破天荒之第一人。歐自喜曰。吾已漸入佳境。吾之理想初無謬誤。在此英土。直惟吾一人之智爲能辨此。

次日之晨。歐返都維士街寓所。旋又出赴歐斯時殆目無餘子矣。者。以此屋正有招租廣告外張故也。屋主爲一婦人。對歐款接殊殷。歐謂之曰。吾欲在此賃屋一二間。日中恒須外出。午晚兩餐。均無須備。刻吾猶不能卽至。須一星期後。乃克前來。唯此一星期賃金。自應預付。此間更有其他寓客乎。婦曰。僅在樓上寓有業俳優之客一隊。此外並無餘客。彼等現擬在蘭巴斯街之培森劇園獻技一月。期滿他適。諸客雖非歐人。而動止尙頗循謹。君來此間。保可不爲彼等所擾也。翌日晚間。培森劇園之廉價座位中。忽有歐幾維之蹤跡。僻處一隅。注目劇場神宇雍容。若借此爲消遣時光地。園中劇極平常。迨最後一幕將登場時。歐仍不改其安閒態度。忽見厚

幕一揭。擁出多數之東方藝人。紛紛奏技。歐視之至饒興味。且諸藝人武工純熟。尤爲歐所歡迎。意似謂此較餘劇勝也。衆客咸鼓掌叫絕。盛讚諸藝人之技。中獨一人。不惟注意劇情。且於彼中狀貌魁梧之東方藝人。一舉一動。靡不細加體察。默識於心。詰朝歐返海姆思坦斯時伯爵邸第。已歸警署派人掌管。脫屬異人。鮮能逕入。歐幾維至。出入頗能無阻。是日夜午。歐復至滑鉄廬街新賃寓次。入其起居室啓煤汽燈之機紐。燃之使明。延主婦問曰。同寓諸人已歸也未。婦應曰。彼等歸矣。歐曰。請代致意彼中人名倫西雷者。可否請其來此一敍。謂有歐幾維君囑鄙人致伊一函。擬於會晤後畀之。第如我言告彼可耳。須臾見一歐亞雜種人。首白布。衣白衣。博碩無倫。步履蹣跚。入歐室中。鞠躬過膝。執禮甚恭。曰。招我者乃君耶。適間主婦云。有客欲與僕一見。未言爲誰。不知卽歐先生見召也。歐神色不動。先掩室門。又出懷中雪茄煙。以火燃之。徐徐而吸。倫西雷肅然植立。默默久之。觀彼長大身材。堅靭肌肉。固一極佳之體格。惟其貌雖足恭。而靜穆中微露踧踖不甯狀。其所以不甯者。意若有不可思議之險象。潛伏於歐幾維之腦後者。歐謂倫曰。大抵若初不意在此見予也。倫敬答曰。斯固小人所深願而快慰無似者。屈指三年前。先生深仁厚澤。被及至卑極下之奴僕。淪肌浹髓。此恩此德。沒齒所不敢忘。倘先生有所任使。凡屬小人力所能及者。歐插語曰。祗有一事相煩。言時

態仍自若。猝然復問曰。速語我以若謀害伯爵葛維尼之故。倫瞠目結舌。頓覺如有巨物自空間向其肆擊。不克支柱。自首逮足。顫不可止。然其黑色眸子中。却無兇光流露。知無反抗意。及神識稍定。始反問曰。先生此言。必有用意。歐微哂曰。詎有無用意而妄發言者。若於上星期日夜間。往海姆思坦逕入伯爵邸第。謀斃伯爵於艇中。此事我雖未目擊。顧能斷言當時情狀。無毫釐爽。彷彿身臨其境。見汝以巨物猛向伯爵狙擊者。今若自承。或仍秘密。悉聽自便。惟若亦萬勿望僥倖脫罪。不論如何。明晨必捕汝入獄。無所逃避。現汝意究如何者。倫西雷逴過寫字案。往即椅次。意猶躊躇莫決。歐命之曰。趣坐。吾許汝矣。此歐亞雜種人。乃遂頹然坐於廣椅中。恐懼之情。已難勉强抑制。惟有聽其形於顏色而已。咋謂歐曰。先生洞悉無遺。吾又焉能掩飾。猶憶在巴奈司城時。囚徒某堅不自承其罪。先生使以銳厲之目光。囚乃震慴失次。一鞫而服。今日之事。殆復相類。歐曰。然則其速自白。倫曰。先生燭照所及。儼能呵使鬼神。鈎深索隱。殆無俟我之贅述。己了然於胸矣。歐曰。初非爾爾。不過本吾理想。斟合事實。殊覺不爽累黍。茲試語若。以所揣測之情狀可乎。若自印度來英。專意蹤跡伯爵葛維尼。乘間加害。此語然否。倫曰。誠然。但我之出此。實非得已。直乃受驅於鬼神。我一身竟不我屬。歐曰。若倘有餘策者。亦不致犧牲色相。乃始貫澈本衷。此猶若之倖運。以若初不爲伯爵所識。始

獲夤緣與伯爵相近。伯爵亦初不料若即爲伊二年前在巴奈司所眷女郎之兄。以渠未嘗知西梨娜有兄。唯我知之。即若是也。於時吾爲彼間警察官長。於汝之潛行出境。固知之甚悉。而默許不加追捕者。然此節初不涉及正案。絮絮及之。廢時滋復可惜。今續前言矣。汝驅使而然。第若殆不幸在英倫擊此罪孽。情雖可憐。法難曲宥。吾之於若。亦至憫念。在印度二十年。與若輩情誼素厚。誠不忍見若之身罹刑網。總之若既來英覓得所欲得而甘心之人。即設謀制其死命。彼正思塑像而苦無相當標本。汝適應念而至。自願受僱。供其仿摹。日獲之。猶復喜慰過望。以爲幸運之來。乃非意料所及。於是汝遂獲進身之階。在伯爵邸第中。且得任意涉覽。間假汝乃盡悉汝所欲知之事。並諗伯爵於月朗風清之會。每喜打槳湖中。用助其雕刻上之興味。以汝爲陰險狠鷙之東方人。因能出其毒計。殺人不留痕跡。汝深知伯爵驍有膂力。或者不能勝彼。轉爲彼勝。故汝夜夜在像陰窺伺。以俟機會。忽爾靈機觸發。因見伯爵每游湖中。必至銅像處。留連賞鑒。移時始去。於是汝之機會乃至。汝自對岸林中斥去衣履。泅水以嚮銅像。事固非難。以汝膚故漆黑。滋不易辨。游至湖心。以汝膂力。舉彼中空之銅像。投置入水。實乃易易。汝遂植立其處。手執實鉛之棍。矯爲銅像。意俟伯爵來前即行猛擊其首。吾知汝

矯爲銅像。已非一次矣。所盼機會一至。驟肆狙擊。在汝重取銅像。立於原處。泗白不易發覺。但我確能斷言當時情況。一如先生之言。乃同鬼神默繪其像。以示先生者。所素稔。當伯爵與吾同旅印度時。汝方寄跡美洲。汝妹猶爲吾所汲引。始與伯爵相識。不意以歡喜肇其端。轉以愁慘結其果也。吾之扼腕痛惜。甯有涯涘。亦知個中無他隱慝。不過人之恒情。每於佗寻娛樂之道。輒不覺濫用其愛。卒至始亂終棄。坐使無辜小妮子。極篤時。當必以未來種種幸福、寄吾友乎。吾意汝妹與伯爵。愛情與嘆仳離。但此亦常倫聞至是。欠身微動。答曰。渠已死矣。君固能知此等殉情以死者。其心房殆破碎無完理。歐曰。傷哉。吾初不意其至此。第於伯爵交我前來。即將黜爾不用之語。對於案情。始覺有一線光明。汝倘易名以投伯爵。尤見汝智。星期一再不見明片載汝之名。遂恍然知謀斃伯爵者之必爲汝。蓋若然。則我且無從捉摸。更何從涉疑及汝。吾案由汝肇。嗣乃蹤跡至此。始覺此我意汝必來爲妹雪恨也。初我猶不敢遽定奏技時雄偉之局度。與海姆思坦湖心銅像。兩兩相較。頗復近似。二者映吾目中。吾遂

恍然了悟。吾并見銅像座下。遺有爪印。湖底又有放置銅像之陷痕。卽構成此案之主要兇器。亦後爲吾所得。吾語止此。汝更何言。倫曰。我惟數語。言時態度至恬靜。似猶追思曩事。謂歐曰。一切悉如先生言。無毫釐爽。當吾摯愛之小弱妹。以書抵我。備述其凄凉狀況。頓如神明附耳詔我曰。汝必代負心郎。方云克盡手足之誼。吾妹復仇。手殪彼受喧聒久。幾至病癲。遂自美洲返巴奈司。噫嘻。吾至愛之小妹。乃已香消玉殞。審其形狀。固同有人制其死命。鬼神愈向我耳旁。遂決。幸有伯爵憑藉。徧赴各地。蹤跡伯爵。閱肖像一方。得自妹處。吾乃得所不稍覺察。吾於暇時必於湖次貪緣進身。彼乃伺彼。最後吾之機會乃至。吾爲此事。初非常人所能。設非吾膚之黑。類於銅像。且與儔輩研習靜立之術。時逾兩年。又焉能挺立久。吾知遲早機會必至。卒乃竟償吾志。曾在湖中候彼四星期。蓋惟星期吾始得暇爲此。彼果於夜中至。彼愛銅像甚。甚至必細加賞玩。距我約三尺餘。向我絮絮作語。意謂銅像乎。行再相見。言時搖艇徑出吾前。吾手已能撫及其首。自向我頷首曰。銅像乎。行再相見。言時搖艇徑出吾前。吾手已能撫及其首。自執實鉛之棍。向其腦後猛擊。彼身前撲。遂即一瞑不視。吾初不知先生亦在英倫。今事已至此。固由天定。以先生之明。乃能燭及隱微。啓此世人所不能破之秘鑰。刻既眞像舉露。先生倘問之曰。若究

恐懼與否。則將應之曰。未也。蓋吾不過爲司復仇之神所利用。以伸公理之利劍。則此身已非吾有。更何足惜。猶憶曩有數白人充牧師者。勸我改奉彼教。授我聖經一本。中有云。一日之失。一日償之。一齒之失。一齒當之。先生試思。聖經固上國所遺傳。奉爲箴言。罔敢或背者。先生亦奉斯教之人。然則我之爲此。以暴易暴。初未云過。我言亦竟矣。語已。俯首靜坐。狀至光明磊落。若在恒人。直不敢犯。歐幾維立就電話之次。搖鈴通告警署。不旋踵間。倫西雷遂入獄矣。

(趣)味圖(言)

榜人某。泛舟湖山十里間。每舉網得魚。輒即船頭支短足鼎烹之以供客。

艙底藏釀。久沽不竭。客覺酒味至淡。責其合水過多。榜人笑對曰。賣汝千錢酒。曾未置入值一錢之水。尙云多耶。

(詩)

旌德女詩家呂清揚字眉生曩年掌奉天女子師範學校教務曾有

遼東小草行世中有咏海上云霞明海天晚絳波一碧蕩空明岸靜閎音響惟聞齧浪聲此時散我連卷髮天風吹泠泠淡我胸中慮鷗鷺不弄扁舟悠然生遠情葉東西傾詎甘波濤險良勝大陸平波濤有時相驚海昏怒浪起一望中流一笑謝塵音雙槳鼓前進豈識霧雲深大陸多崎嶔容與世之概語極豪宕有不可一

(話)

社會小說

天外天

（指嚴）

春晝無俚閒步中央公園遇客自滬來者舊雨也把臂入來今雨軒茗話翳予離滬半載矣不覺惘然有所思客曰偌大京華乃無行樂地若上海之新世界殊減色今有倡之者方集資鳩工謀營建於前門外之香廠子盍探囊出金錢與新世界之主人翁爭一席地乎予唯唯既而曰姑舍是吾因子言心目中復若滿貯一上海以待吾儕評騭者今試問君上海新世界無恙乎姑不論新世界天外天無恙乎客曰然子問新世界胡必及天外天且既提出新世界胡又若注重於天外天有說乎予笑曰有、如都下之談內閣總理當然連帶及閣員而支撐門面發揮政策實惟閣員是賴旁有京友止之曰毋多言盍爲我語天外天予曰諾癸丑寧滬之變金閶居民或倉皇遷滬北旋因滬北多故復返金閶金閶又不靖復來滬上往返有至再至三者其間旅資耗費財物蕩析損失不可勝計某姓亦世家中落者無子僅一女曰蓉娘寶愛之雖登天摘月入地求珍無不從也坐是嬌寵長而慧美十四齡失怙阿姥席其餘產猶足供此雛揮霍旋順時勢潮流送入女校肄業願金鏡革履特假爲時髦裝飾品而學業之程度果若何不過問也及驚烽火舉家皇皇爲遷避計母尤恐其掌珠陷落急不暇擇束裝待行而倉間卒覓女不

得。攫攘。終。夜及晨。僕始遇女於閶西之逆旅。問。蓋己偕一少年將往滬囑其母速就己伴行母不得。己急馳至。問女胡不告而反就他男子女笑指。少年曰此某哥也擬往一別不意某哥願與兒偕生。死不離阿母計遷滬盍增某哥一席地耶母頗。去遲恐不及登車也既購券入車座母問少年。姓名始知亦係瓜葛本吳人而滬居今來蘇求學者。喜其俊采心口相答曰是獨非快壻乎吾兒眼。人猶以爲在蘇也自是蓉娘與此少年者日事。而彼二人者穩入温柔鄉中宛然度密月景象。滬多善賈工於圖利往往因無可着手之處巧。天朝不保夕而避亂人爭趨租界客邸里巷幾。於供罔不利市三倍而人心當洶洶懼禍之時。消遣之地僅有樓外樓一處日必計游客逾千。百無聊賴最喜者尤莫如游散消遣一法當時游散。樓外樓客趨之若鶩鄉愚過者俱詫。爲玉樓天半海上仙山也無何復有某黠商竊竊議。具突過於取而代也於是經營泥城橋西之大。廣場崇臺傑閣五花八門其曲折登覽引人入勝之。

曰。彼可。游散消遣矣而過而不留。客無信宿之歡。賓鮮如歸之樂。非計地不在廣宜據繁密之中心。屋不在多須饒奧隱之別趣。可眠可食亦雅亦俗則妖姬蕩子所趨豪紳巨賈。世界者外別樹一幟分其厚利大足飽我私囊。議既定庀材鳩工大造於漢口福州兩道（即三四馬路）之間均之花園其屋頂而此設特別眺覽所。鴛鴦隊隊不啻各占一香巢也均之茗酒其廣座而此臺秘密交際場羣雌粥粥如游龍華會裏也。其尤便者兼營旅館棲止無憂偶有目成便歌市蓉娘與少年方日游新世界中以寫其無限之愛情而復厭苦其僕僕且以下楊主人自鳴得意者正在乎是客子頻來不厭所居旅邸。爲湫隘欲擇一爽塏者以窮其奢願忽聞有天外天之發現急並肩往視之頻呼有趣不遷入焉月黯當頭迷運曲院其樂未央願此間所耗日必十餘金少年背親逗遛阮囊本極羞澀而母氏携金亦漸罄愛女與惜金兩念交戰於中久之情見勢絀不得不爲惜金之念所戰勝力促蓉兒返蘇蓉兒方沈浸穠郁於洋場十里間況貪戀慾障盡忘本來面目因聞母氏返里之言。艴然曰。兒所愛者惟此海濱一隅地今既至此不復歸矣母大驚曰此安可久居吾家產業生事俱在蘇吾又無男子子所賴兒長贅壻保守先人遺緒奈何認異鄉爲樂土乎且即彼少年爲兒屬意者本亦

蘇人。現求學在蘇。何患不獲親近。或與少年偕歸。吾兒當無不願。蓉娘聞母訓竟置不顧。且憤語曰。母自歸可耳。兒則惟此間樂。寧碎吾首不願歸也。母聞言大戚。因計女之不肯歸必爲戀愛少年故。故少年不令其家知。彼蹤跡終非久計。且須代爲供給長此耗費。後患何窮。今不如令人諷渠家屬促之使返。則女獨處無聊。自當聽命。且少年於暑假後終必來蘇求學。在女亦不致缺望。詎非一舉兩得之道。乃私遣人告知少年家屬。少年父固嚴厲。聞之大怒。立使人要少年歸防閑甚至。遂不得復往。天外蓉娘既不見少年。始而偏處尋覓。詬其薄倖。涕泣至廢寢食。母氏乘機勸之歸。益復抵死不從。且曰誓不見少年。必死於此。母轉憂懼。計無所出。惟有勸之消遣晝游劇場。夕歸天外天。徜徉於屋頂花園及特別雅座之間。振觸無聊。惜酒自澆塊壘。於是孽緣乘間而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母之所以慰藉者適以開門揖盜而造成其罪惡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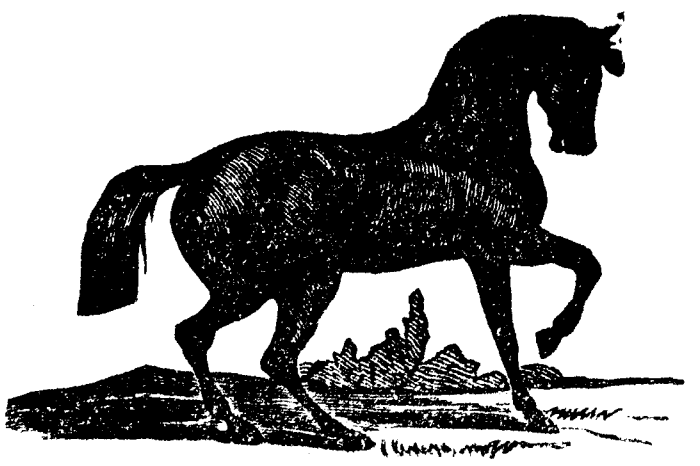
先是蓉娘與少年相處時恒有一翩翩顧影之友往來殊稔。時作劉楨之平視。蓉既放誕風流。不以爲忤。且或假之詞色。特少年方以愛情相結。尚未有越俎之思。及少年爲父促歸。蓉終日以淚痕洗面。翩翩者深窺其意。遂借小殷勤以自貢獻。而毛遂漸作入幕之賓矣。母雖知之亦無奈何。翩翩者范姓某。新劇團之入門弟子也。然窶人子。平時揮霍强半不知其所自來。至其百計求當於女。實不

以色而以財女固不之知也初頗挾其豪貴狀嬌憨之蓉娘又誤認此狡童爲風流種子三生石上舊精魂今日重逢將成不解緣矣母漸窺其狀不復能耐乃私以書囑其族叔來誘女至停車場扶之登車既歸女終日不食書空咄咄狀類風顛戚串家有昏事母挈女往賀藉以抒其鬱憤既而與姊妹行雇舟出游山塘虎丘寒山寺等名勝將歸女忽喚道旁藤輿乘之行向欲急歸也女伴不爲意無何母使人覓諸戚串家則言當日未歸戚串大驚研詢女伴始知失蹤狀輾轉求得當日輿夫推究則固往停車場也母始悟曰是必復至滬因憶往戚串之先曾向母索百金固已預爲之地矣母乃束裝將往滬自覓之忽前度劉郎之少年來自陳復來求學心不忘女故特相訪母告以故且商尋覓之策少年曰殆矣上海豈容少女獨往耶屈指今已將一星期此中頃刻千變遲恐掌珠非吾家物也實告姆吾已私禀高堂不日乞婚於華門成此老身去必可遇諸天外天偕歸成婚省得一番牽挂耳少年唯唯卽與母馳抵滬入天外天研詢館役彷彿有此女子於某日來即有少年至與同居今往劇場矣母命少年檢其客籍則姓名殊非正猶豫間忽一油髮口煙之惡少年狀類探夥者上下

諦視女母及少年少年見其人似曾相識顧不憶其姓名及於何處相遇不敢冒昧與之酬應此豹者乃轉就館役作耳語少年與女母固未注意也旋即偕出觀劇並訪舊友藉探近狀及歸詢館役女子歸否館役語頓變謂絕無此女且並未見若何之少年女母責以前言館役力辨其誣少年乃往館役前所指室覘之則空無物矣悵然無可致詰不得已仍與母返蘇母日夜號泣幾欲覓死少年尙以女爲覓己也私挽其戚串言於父欲代爲訪求戚串曰嘻、彼必復有所歡偕遁矣不然彼知君家所在詎有不嗣音者即不然亦當在天外天相約焉有鴻飛冥冥而子一吳門女子作學生裝束日與輕薄伶人同車並載往來於歇浦龍華或指而曰固也吾必推闈得其眞相而後心死否則尙能忘情也復月餘戚串忽函告少年聞天外天有白黨也其蹤跡頗似君所愛者盍來一窺其異少年奔告其母時母已感疾頗吾女者死且不朽生既抵滬僞爲遠客賃廡天外天日徜徉門館役知而中變復蹈前此覆轍也忽二三日終不可見戚串亦言近日殆已遷去生悶甚是時方中秋夜中月明生起散步信意至屋頂花壇前徘徊望月忽聞園角有喁喁私語聲遙視之似男女幽會者伏亭邊窺之態絕類蓉娘而男子則似曾相識之新劇家也惟已數月不見狀至含胡旋竭生

平之目力諦視此女居然蓉娘生情不自禁突起呼之女驚顧欲應男子疾呼且敢近前調戲當縛送警廳少年憤起欲辨則亭後轉出數人皆偉岸有力勢洶洶欲用武而所謂疑似之蓉娘者恍惚爲兩婦人挾之入電梯不容與少年接語少年大呼此吾表妹公等殆掠賣者呼未畢己爲數人用棉塞口勢孤不敵委頓亭角旋諸人鳥獸散矣少年力疾脫所縛自去口棉狂呼館役至告以狀館役不承曰君殆見鬼耳安有深夜如此多人且此間游客僅亦未聞聲息君特夢囈耳勿妄語取鬧損本旅館名譽少年指天誓日呼冤不已館役置不理乃自出街前歷訴警士警士入勘狀捕館役去據不足判決釋館役無罪徧查旅館室中無此女子事遂寢少年意不能甘自在目前吾果見鬼耶無何父母知其事迫令速歸求學少年不得已含憤忍辱而離滬矣至蘇女母已於前一日溘逝又明年少年亦就婚他氏每念及蓉娘太息而已又逾年有友自張家口歸者言在彼眷一妓豐容盛鬢頗不似下賤物酒罷留髡談及身世輒嗚咽不能成語略言始爲肉慾所迷繼爲惡魔所制終則落此火坑不能自脫雖然兒之病在嬌養習慣罔識世事而懦凡兩次與母及情人相遇竟爲人挾制不能出一策聲一語以自明嗟乎、命薄如此恐終無撥

雲見天之日矣予荷遇蘇人某勸伊小設慈悲爲兒脫此苦阨則他非所望南行奉母一孟麥飯足矣予(友自稱)以力棉媿未能爲之摒擋也少年聞之亟欲一往顧以父在不果遂輾轉函托其友致音以半載爲期逮書達而女又移幟他業所羈遠行未獲有財政權且爲職天嗚咽謂其友曰予當日恨無崑崙奴黃衫客其人也



社會小說　銅圓券自述

（指嚴）

我生命薄乃寒林鄉黃葉村婁人子也父、楮先、生母、賣漿、阿姆自予未出世以前老父以措大生涯冬烘頭腦荒山枯樹之下不知蹉跎幾許歲月此中慘澹經營絕少生人之趣及節衣縮食歷盡甘苦始娶予母爲室然生計益形困難世所謂敝膚剝髓者其境遇殆髣髴似之幸予母和柔婉洽善調劑家人生產業層層居積予家狀況爲之改變鄉里莫不歎予母有再造之功焉助予母理家者一、媪曰、槽一、婢曰、簾俱能忠語勤篤與母朝夕從事停辛佇苦而予始產出矣父大喜錫予嘉名曰玉、版幼時玉雪可念見者莫不愛予潔白文人學士尤與予有夙緣咸謂此他日翰苑才當置彼四寶堂中以筆歌墨舞供養之予竊喜自負不肯讓人隣兒曰銀光者亦頗負寧馨名見予輒引爲同儕予不自量未嘗以貧富相懸妄自菲薄食則同坐出則同行及七歲從師又歲月有樂無苦其味醇醇了不解人間有汚染臭穢困頓愁慘之境亦不識何本質高潔純白予實與銀光共之無所謂自誇更無所謂自貶普天下童年光景大都類此予豈能獨異惟由今日回溯當初覺此境大不易得令人悲悔不自禁詩曰我豈不爾思逢天癉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遘閔孔棘我圉非我今日之謂歟而詎知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乃逢此百憂

也。嗟、乎、我、最、不、忘、者、即、此、我、生、第、一、期、之、歷、史。父老矣。安能庇我以久母亦忽焉謝世遂遺予渺渺之躬。獨存於世。雖悲自立之道。予奮然起願涉世執一業。盡予天職。庶不與草木同腐。貽先人羞。尊長咸稱曰善願執何業。盖自擇之。此時予覺世界廣大茫茫人海事業如繁星。予一無知。青年猥命之自擇。予寧不思一躍青雲。登明光殿。入金馬門。與珥筆承宣者對乎。文苑而莫爲之先。不得如毛錐自薦。脫穎而出。徒作長風萬里想。何益夫又寧不可明窗淨几。靜女閨才。湘管生花。瓊篇濺墨。以香篆薰我。以玉佩鎭我。以烏絲闌界我。以桃花牋寫我。使我、可、以達纏綿曲折之腸。傳婉篤芬芳之句。情之所鍾。猶在我輩。我身雖粉。我心匪石。我化爲蝴蝶。而不爲刼灰。猶得與美人同留千古。不朽之名。非我之幸歟。然此等奇遇。不可求之。而得況我窶人子。命薄如豔福如是。一念心灰。意冷。雖然、予誠知富貴福澤。不可妄求。而設置之。市肆中。日向駔儈牙兒。討生活。則他日覆醬瓶裹魚肉包。破銅爛鐵下至拭糞穢投溷圂。俱在未可知之數。我又安於是。我苦思十日終不得解決。親友尊長復來問訊。玉版、爾將何以自處。予無奈何。直哇其笑曰。子誤矣。凡子所願欲者。皆不可必得。而子所不屑者。正分內事也。速定主張。

予等送爾入某肆予聞之以此輩親友尊長不諒人只太令我爲難橫念一起不暇心口相商艴然掉首不顧曰小子固無狀然自念身家清白生遇合有命一旦與齷齪兒較短長進退錙銖寧死不欲見此態人欲揭橥以自衒或掩耳疾走或抗聲詬詈一尊長招搖過市福我何爲休矣予不復往矣予寧長貧賤蟄居田間半耕半讀以待知者不知而悔諸親友尊長不下九淵入泥犁獄終其身受苦無出頭地也予默然不敢答然亦不能已於言先得我心口出處銀光曰吾輩處此所謂席珍待聘者也奈何自鬻於市以貶聲價乎予意遂決復問銀光君與予身世同才識同學行同者也盍商諸彼以決進止銀光方孤芳自賞抱滕長吟意殊灑然也予私念此君氣度不凡殆胸中自有涇渭矣及顧窮山落寞衣食不完吾豈匏瓜何術自贍銀光曰吾子居野猶庇材徵物之於廠庫也吾輩豈長不右塵肆而左廠庫也吾輩豈長貧賤者哉苟富貴毋相忘予曰唯唯在一言矣乃與銀光同處里閈晨夕素心以學業相切磋但覺直薄雲霄而干天日也此即我生第二期之歷史

在科舉取士時代自有一種龍跳天門虎臥鳳閣之幻想印於腦筋不可磨滅此蓋自數千年來之遺傳性使然又當前利祿足以誘起其素蓄之慾感故我於當日雖處蓬蒿中時時作金華殿人語以爲予一旦得志詞源到流三峽水筆陣橫掃千人軍受天子臨軒親策名滿洛陽聲價至之頓貴俱意中事也大言不慚視爲常事銀光從而和之少年意氣殊不爲境遇困難所阻由今思之此中況味實不可多得曾幾何時時俗變矣人事舛者今則旁行斜上盡革爲書昔日之牙籤錦軸薰香供養瑯琳四壁交映生輝者今則狼籍故篋中縱橫雜臭穢婦人監子過而踐踏之恬不得怪予與銀光見此情景驚駭欲絕乃相與太息曰己矣吾輩其無望矣其逃之深山絕溯以魚爛終古乎抑蕩爲飄風化爲冷灰萬刼不復以自葬送於太虛之中乎銀光慰予曰否否凡生物天地間不以理學言自殺非人道主義暴殄天物獨無罪乎況一不得志則悻悻然自絕於天古聖人譏之爲小人諒不誣也盍稍緩須臾卜之於天天生我才必有用不宜忘自菲薄令天亦悔生我輩也予思其言殊有理遂不復怨尤顧寂寥益甚忽一日銀光不告而去偶出訪之則出洋留學矣如是者數載又聞人言嘖嘖皆曰新奉水衡使者命輦金來聘己置銀光於高位代金幣先生管國庫位在度

支郎中上矣予駭銀光利令智昏頓變初志既而頌聲載道謳歌徧野莫不曰此銀光之功利澤及民家給人足大丈夫福惠蒸黎固不當如是耶我心戚戚焉天生我材必有用審如是我乃暴棄自甘何爲生於兩間朝夕念此意不自安是時時見其縱跡予方蟄居江浙間上不能爲國宣麻以文章自顯下又不肯與市井兒共甘苦爲人裁量裝飾之用寂寂故紙堆中終其身歌離騷弔夢望銀光如天上人而已自經改革兵禍擾心同類遭摧殊棼掠者不知凡幾而我尙瓦全寧不自幸惟耳鼓中常聞共和平等等名詞殊不解所謂而目中所見者哀鴻徧野嗷嗷待哺我心惻然以爲誰生厲階至於此極昔日銀光之功安在哉此念一動上應彼蒼忽有使者徵予入都云聞予有社會思想主者念民生疾苦將責予爲國奔走代芸芸者籌生計予初謝不敏使者乘予不戒束既入都始知生者意在輦下貧民多銀光日與富豪徵逐實惠不能徧及知予樸愿節儉不爲夸誕之行乃畀予以救濟局使者頭銜專掌調護貧民生計其區域僅限畿輔以內不能與銀光爭遠略也予駑劣有用之志以爲可藉展抱負矣於是易服微行將歷徧窮閭蔀屋與卑田院中人討生計狀況不及三月親睹怪現象陸離萬狀而我之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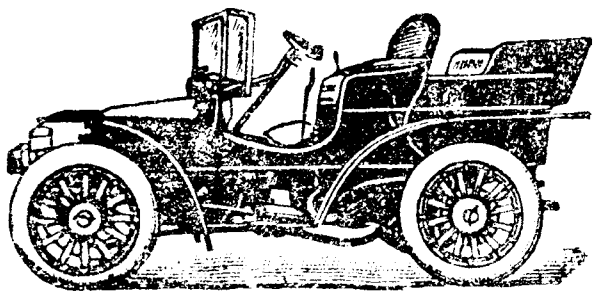
運。遂與日。俱深。不能自脫。佛云。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不知佛之智慧能入。亦能出耶。雖然。以予所見聞述之。以警當世。或足消予罪孽。而有升天尸解之一日乎。嗚呼、予實不幸、而有由第三期轉入第四期之歷史、予初膺救濟局使者頭銜。以爲雖不榮幸。亦係命官足以盡我職務。而不知一入其中。乃悟此實散誘彼鳩形鵠面之銀光又陽市德於予患不爲耳。乃立意修善以回天意。一日彷徨市中。見人力車夫蜷伏轂下。啜泣予知其一日不食。矣就而救濟。彼忽驚避不願。曰此物。累余余所以昔常有餘而今不能得孔方兄銅臭兒顧予。予當一飽矣。語罷長歎不正視。推予傾跌者至再。予慙不能及叔父行也。權力在人。予安能與之爭。遂退而過三家。郵黃臉婆。仰心念孔方兄銅臭兒者。皆銀光族屬。其兄子見予。却走曰。此不祥物也。速驅之入市塵。昨留住宿。幾令人破產。予思爲人厭苦。若

此安能久居更曲折經小巷入市尾行自念因之所見者莫不攢眉最後得一小肆夫婦二人與俱獨歡迓予入室笑語相接夫謂婦曰今日賴此君博得一飧矣凡竊工小販曩昔可以自由施用緡錢往來如一今得此公值我輩因得任意高下之博取贏利皆此公所賜也安得不飲水思源敬謝盛惠因向予三揖其婦且起而拂予衣上塵若盛裘者予色赧額泚心搏躍不已念自問天良實難安忍旋即起去過此市倘得藉爲護符以剝削窮黎雖受歡迎入曰此奴子物耳何爲蹀躞此間寧不汚吾手予夷然不以爲意蓋與富貴者格格不入是予本懷獨令貧者見而攢眉則此中耿耿殊垂救濟之私恨不能一雪此恥也一日諸不自聊訴諸歸救濟局大呼曰還汝使君毋再出糾纏人也予遂如法皇路易十六之爲平生者乞退主者怒曰此皆市儈爲之梗也下嚴令取締則汝之威稍稍見效風潮漸息予復出巡行過前小肆婦怒之以目曰速去之恃勢壓人耶夫私示以手勢令勿語强笑語慰予曰公勿怒予終留公公當不負予也予默然覘其作爲則欺予未覺而剝削貧民者如故予太息而出遇苦力者則詬厲益甚曰害人如予雖惡囂令身入牢籠無所避矣歷經負販魚鹽蔬二人與俱獨歡迓予入室笑語相接夫謂婦曰今日賴此君博得一飧矣凡竊工小販曩昔可以自由施用緡錢往來如一今得此公值我輩因得任意高下之博取贏利皆此公所賜也安得不飲水思源敬謝盛惠因向予三揖其婦且起而拂予衣上塵若盛裘者予色赧額泚心搏躍不已念自問天良實難安忍旋即起去過此市倘得藉爲護符以剝削窮黎雖受歡迎入曰此奴子物耳何爲蹀躞此間寧不汚吾手予夷然不以爲意蓋與富貴者格格不入是予本懷獨令貧者見而攢眉則此中耿耿殊垂救濟之私恨不能一雪此恥也一日諸不自聊訴諸歸救濟局大呼曰還汝使君毋再出糾纏人也予遂如法皇路易十六之爲平生者乞退主者怒曰此皆市儈爲之梗也下嚴令取締則汝之威稍稍見效風潮漸息予復出巡行過前小肆婦怒之以目曰速去之恃勢壓人耶夫私示以手勢令勿語强笑語慰予曰公勿怒予終留公公當不負予也予默然覘其作爲則欺予未覺而剝削貧民者如故予太息而出遇苦力者則詬厲益甚曰害人如

蛇。蠍。今復出耶。前所謂救濟者。大都皆掩耳盜鈴。予自慚終無由建白。因往商於銀光。則見銀光。方恐慌憔悴。糈乘頓減。惟奔走趨承者盈左右一部份之勢力自在也。予知雲泥分隔無可與語。仍廢然而返。

予既飽經患難。又處此上下交困之秋。無可發展。亟思謝絕世緣。遂予初服。曩昔救濟斯民之念。不知銷歸何所。矧嘗念孔方兄廢於鑪炭。得返本質。轉羨其火中燒出青蓮。皈依正果。此念一動。機緣相觸。兩小兒爭持予袖。相戲曰。美哉此圖象也。方相狎玩天寒日暮鑪火純青。忽一兒煩厭曰。盍投之火。火……

霎時化爲劫灰。即恍如夢醒。自歡曰。半年救濟局之罪孽。苟非一炬安能解脫造化。小兒福我已甚。



嗚呼又一銅圓券

（指嚴）

玉版。一玉版我兄。爾今得以清淨身。皈依青蓮樂土。曷勝企慕。如小弟齲皮者。至今仍然混處五濁世界。不能自脫。且目擊江河日下。一蟹不如一蟹。而束手無策。徒喚奈何。急景彫年。實傷處此光景更大。不如前矣。今日者。乃發現一、至惡極慘世界罕有之怪現象。予膽裂。予聲顫。予欲爲閱者諸君道此。幾不能成語。嗚呼諸君。

先是。齲皮在儲材廠中。其身世困難更甚於玉版。倍蓰及入印刷廠。侮弄於工徒掌中。挑撥於員司。麾下不知。受幾許播遷。幾許刻削。始得一出頭地。及雕飾既成。面目更變。自以爲洛陽聲價。從此可以頓貴矣。不料身入朝市。一經主司磨勘。咸謂姿質粗劣。文采亦不華煥。此乃庸駑下材。宜加剝落。予於是退居廢物院者經年。後以某大總理之緩頰。謂現今需材孔棘。不如棄瑕錄用。暫以齲皮充任。予經此一薦剡。始得昂頭露面出墨池而登雪嶺。公然與玉版等爲伍。在玉版等視之。以予爲濫竽。幸福實則予滿懷抱屈。蓋予雖表面不及玉版等之光澤。而志行高潔。堅韌厚重。自謂有過之無不及。特以出身較低。且未受名師益友之磨礲。故不能與玉版等爭聲價。又朴拙澹去華美之觀。益遠富貴人視之。如瓦礫然。幸以此自全。不爲造化小兒所忌。至今猶得生存。卑田院中保此殘年。

與一般貧民同生活以彼易此其爲禍福何如雖經歷之苦痛更非玉版等所能堪而現身說法宣告世人比於白髮宮人之談天寶亦甯非一種快心事嗚呼諸君蘭皮幸不死尙得與諸君談後死之新聞此則差勝於玉版者也

自予出國庫門流轉於卑田院中與共晨夕者無非鶉衣鵠面篳路藍縷之流或號寒嘵飢或饔飧不繼其愁苦慘酷之狀眞令人目不忍覩雖亦有時苦中作樂飮酒賭博三五成羣妻孥團聚笑罵不禁談天說地捫蝨開襟其喜洋洋一片天眞然往往樂極悲生反遭禍患予心惻然欲勸之而末由蓋反不如不樂者之可以永久矣此時予與故人交疎非特銀光等貴人如參商之不相見即玉版老友亦恒數日不得面蓋予所處之地位於世界爲最卑且於我國中亦占無下下等噫嘻予至此予亦不復悲苦習焉則忘芝蘭室乎鮑魚肆乎予固作齊物觀耳一日予入一外城極荒僻處某甲家甲車姓世以輿夫爲業一若以其姓爲營業之代表也者天之弄人抑何巧耶甲所居一大院落與車夫乙丙丁戊己五人分別部居宛如戰國羣雄此疆彼界亦可名之曰六國飯店諸家雖貧窶而仰事俯育擁妻抱子生息繁滋居然作太平景象特衣食問題不能如讀書人所道盛世云云家給人足耳予雅不知彼等生活艱辛獨繁殖力如此强劇蓋甲家有母妻各一弟二妹三子四女

一合甲計之爲數凡十有三其居僅占屋一間後有兩席棚則竈觚服匿罌甕等器羊豕犬雞並蓄焉每日兩次會食喧囂如茶肆酒寮此盤彼琖高談大嚼跳舞會無其熱鬧也及晚睡母與甲夫婦小兒女等在土炕上餘則縱橫地面星羅碁布古人謂加足帝腹今甲家則往往手足積疊猶患無隙地幸而不爲帝王否恐太史之奏日不暇給矣甲母年六十餘尙能爲人洗濯縫紉妻妹除炊爨外則洗濯及製作小玩物弟一年十七已能挽車其一則十四傭於木作爲小工妹之幼者拾薪爲炭入市搜煙卷燒尾每百支可得錢五枚二子約十與八齡亦能助其姑幼者乃能執碎布之塵尾爲過客拂衣塵乞錢謀果餌蓋人人能自食其力無噉閒飯者顧數米秤薪爭多較少日罕得一飽鶉衣百結捉襟見肘納履決踵歌無衣卒歲者往往而然也其餘乙丙諸家大致相類人口最少者爲戊家然猶一父及妻子共得六口其各自營業謀利亦如甲家而衣食與所入終不能相符故所謂家主者恒有顧此失彼之慮其窘狀亦正相等予初入甲家甲頗孝事其母聞母謂甲曰予棉衣已敝挾之不溫某家有舊衣尙不惡予服之適體擬購以禦寒渠頗肯貶價讓予也爾先給予若干錢可乎甲唯唯予遂入其母手越日母即以予授人知所入者即隣居之某乙家也乙雖業輿夫而有叔爲某銀行司閽人常得其津貼乙弟某庚爲叔所愛時往其家因薦於某部郎

家。爲小僕於是乙之家計較甲爲饒矣乙夫婦及子女弟妹凡九口母亦傭於內城官家旬日一歸同院居者咸趨之若驚見其衣服舉止若天上人焉甲母所購舊衣卽乙母所不屑着體者也甲母且視爲珍物以錢八緡得之予爲代表轉入乙家氣象果自不同蓋乙家人口雖減於甲而占屋則倍之夫婦同居一土炕弟及子女亦占一炕無縱橫地面若犧牲者予因歎同一卑田院中菀枯雲泥已若是稍近貴人便獲分潤何怪彼逐臭鑽營者甯擲身命而不顧耶予一旦入富貴家其氣象又未知若何要之予生磨蝎與若輩同一骨相此等幻夢不如消却之爲愈耳然乙家恃其生活力稍足敷衍竟視同居者蔑如小人心目固應爾爾予亦不之責予既至乙家見其衣食稍優裕而漫無撙節多浮費不足則借貸虧累乙喜飲酒濡首頽面之友時來室中飲罷則博囊家雖多獲利而計其揮霍終得不償失也叔或知之遣往呵斥靳不與津貼母爲之緩頰始獲挽回而乙不孝其母母雖庇之背後輒詬厲叔不給貲竟至面詰其母婦尤忤逆故其母甘傭於主家不樂歸也婦竟與人言姑與主家某僕通恐爲子婦羞不敢歸實則並無此事也予因嘆天道不公甲性純孝而子然寡助終歲勤動不得溫飽乙驕戾無行處境安順享幸福而不知自檢諺所謂家貧出孝子然則孝子之貧固應爾耶抑不貧不得爲孝子不赤貧更無以表孝子之苦心彼稍稍安適即忤逆無行亦

勢。使。然。耶。予心耿耿不克解此但祝早去。乙家不願見此惡態居無何乙之揮霍成性決不使予久。留其家衣價本應乙母所受乙攫得之早逞其肉慾而嗾之他家矣第此授受絕曖昧非予不能知。然予不喜訐無已予但言此日爲丙不在室乙竟贈之丙妻耳丙年幾五十。丙有父母無兄弟前妻子女四五人後妻日詈且撻之父母稍庇護則反唇相稽丙性懦絕不敢相詰難也妻愈縱惡其夫老日游隣里遇昏喪賽會躅踢閭巷間無所不快其意乙家飲博竟徜徉其間丙雖知之無如何也會天暑丙父母相繼以疫卒婦益無顧忌予賤惡之彼雖常撫視予即不啻夜又急思他適幸婦亦不珍視予丁家兒適入室乙方與婦嬉婦急遽慰兒曰此幣持歸與汝母則汝必得果餌勿來此間遭予家主呵責兒唯唯去蓋婦貸丁妻錢兒來索逋也予遂往丁家丁兄弟三人長己鰥仲叔妯娌不和時起詬誶予入仲妻手笑曰彼情夫又在室矣故急與兒錢以免打擾幸哉得此機會否則又推宕不給矣且笑且語手遞一餅與兒忽叔妻入仲妻急藏予棗中叔妻絮絮說無米爲炊仲妻僞作愁眉不允一錢也予又浩嘆求去無何戊家父積貲設一小貿易攤雜售米餌其攤即在大院門前丁仲妻既斥其娌遂挈兒出兒食餅已又索梨婦乃出予購之得爪錢七枚予乃入戊父手意此老儉甚生平除鹽虀餚餚外一無所食布被褐衣外一無所服。

也。予入布囊中。凡三月不得出。忽聞銀行兌現風潮起。予輩價值亦甚低落。自老大懼遂舉予易現銅幣。然又不肯受什一之虧損。久之。己家有事喜。予輕便傭於一官家。其主婦喜出游。惡銅幣板重。每命己出易紙幣。己貪其利。常爲之出納。戊父與己有感情。己特市恩於戊父。故以足價易之也。然不三日。己忽病。病旬日乃已。而主家賦閒。思八口無以爲生。乃求人紹介於某倡家爲奴。得值較豐。視予輩如糞土矣。不意事緣巧合。無端仍在己囊中。時己又墮落。值清道打掃之役。會中國銀行兌現。令發布予輩。予已轉入他家者屢。頗適用。己亦節儉。不似前此之濫。使予處其囊中。有日矣。常見其清晨而起。擁入人叢。則囊中貯予輩甚夥。亦不知所自來。詢之人。則銀行方限制兌換。凡貧民持十圓以下之紙幣。得兌銅幣。如市數彼僕僕者。蓋爲此也。一日大風雪寒甚。街燈無燄。絕勘行人。而己仍凌晨起趨銀行門外。待啟門而入。無何。體温驟減。彊仆階石上。予撫其心房。已不復搏躍。大駭。出覘之。則所持者固銀光故人也。嗟乎。夫己氏爲此區區竟至凍餓死而不顧人命如草芥。其果然耶。予覩慘狀不欲更處世間。恨不獲如玉版之付諸刼灰也。檢尸官搜得予付貯官庫存驗。予方喜以予畀之。予不幸更須流轉人間未知幾何年也。

綺恨

新民王嘯園

春花秋月。大是賞玩。然一入愁人眼簾。卽呈憔悴可憐之色。實則花也月也。或一本屬無生無滅。及時而月缺花殘。人事雖有變遷。斯二者之隨盈缺焉。終古如圓花放。及時而月缺花殘。人事雖大化運行也。如故。乃有對花飲泣。望月興嗟。自傷境遇之迍邅。妄引二者爲同情場失意者。深嘗荼苦。不可告人。至於涕隕風前。淚彈籬次。意中人遠。心上愁多。蒼人之癡絕。雖然。非所謂大可憐者歟。嗚乎。人生上壽。不過百年。擾攘地俯仰宇宙。無可自容。若而造物者不仁甚矣。若乃以歡喜肇其端。以愁慘結其果。雖似有播弄之者。要亦芸芸畢生。儘多苦惱。

遼瀋省垣。清之陪都重鎭。自開商埠後。市廛比櫛。百貨雲屯。各省名流。亦復續而至。表面上頗著繁富景象。惟當冬令。寒氣偪人。街市往來者。率多瑟縮畏冷。南人之旅是間者。尤覺難堪。一日清晨。有客冒朔風。行衢路間。似來自停車場者。沒首於皮領內。步履佷儳。大露失意之態。口喃喃然自語不止。間以嗚噎聲。仔細辨之。其言曰。噫噫。我之意中人。我之摯愛者。兩情之妬佳人。已屬沙叱利烈士。今無古押衙。此番勞燕分飛。或者竟事難成。天公見

人。者。形影。雖。判。精神。則。固結不。解。情絲。搖曳。空。當。亦。惟。有。我。縱使。地。老天。荒。海枯。石爛。此。情。綿。遙。甯有已。時。夫孰爲。奪吾。愛。子。爲君說因。果。百以謝。顧事。棊難知。今生無望。矣。言竟而唏。悄然不。知所往。翳何人。翳何人。請借管城。中當無。殊新發明之。無線電。我心中。惟有若若心中。於彼。倫之手者所願。倖。二

子。凌波微步。態度安閒。更可知爲大家閨秀。與之偕出者。更有齒稚者二人。似是女也。妹。相將小立。校門。旋有輿夫引一騾車至。女謂其伴曰。妹輩趣先登。我以前坐爲佳。來此僻遠之區。不若我鄉馬。路平坦。足供馳騁也。乃乘此薄笨中車。好悶煞人。妹等愼之。不則顚頓頻仍。足令頭顱飽受擊撞也。車行。一冠玉男兒相向至。年可十六七。風度翩翩。貌至恭謹。俯首若有所思。彼老耄之輿夫。乃未及見道周巨石。驅車碾之而過。車既失重心。遂以傾側。俄竟全覆。適擲前坐麗人於男兒身畔。彼此兩出不意。先之以驚。既而女見扶已者。爲一陌路人。則羞不可仰。回面斥責輿夫。又視兩妹。均在車內支撐。幸是畧無損塲。爰促輿夫乞途人扶正其車。升坐回眸。已失男子所在。

車遂緩緩行矣。著者曰。女郎今夜無夢則已。有則必夢此少年也無疑。

少年皖人。汪其姓。雛鳳其字。初隨父官游山左。椿萱並茂。家庭之樂融融。雛鳳幼書一目十行。造詣極速。旋侍父出守某郡。郡署故有園。古木參天。亭臺錯落。方春萬花齊放。蜂蝶紛來。中有精舍三楹。卽雛鳳讀書處。誦聲琅琅。與鳥啼互答。有時行吟曲徑。不數玉樹臨風。似此慘綠少年。與衆芳莫辨妍媸也者。而乃罡風徒起。遽折靈椿。雛鳳猶在髫齡。竟爾失怙。於是向之快樂家庭。頓現凄涼景象。母子治喪既竟。奉櫬返省。哀毀異常。惟以老母在堂。不得不勉承色笑。讀者誌之。天生情種。類皆善處家人骨肉之間。未有有情人而不孝於其親者。如汪生是也。若或道途邂逅。目挑心招。假眞個銷魂。旋卽棄同秋扇。是海上所謂拆白黨。自無情感於其間。至若假託文明。謬言平等。談自由而施其造孽伎倆。講交際以遂其婚姻目的。依依女兒花下。儘多密語甜言。盟山誓海。彼其時雖及其所親偶向勸止。輒便橫眉努目。切齒相仇。若而人者。縱與好合終占脫輻。蓋其涼薄成性。義乖尊親。則其暫時愛情。斷難必其永無移易。至性如汪生雛鳳。乃眞具有至情者。杜門奉母。研讀尤勤。既而午夜聞鷄。未免動祖鞭先著之感。因聞瀋垣法政學校。成績優良。爰作婉轉之

辭。請於其母。謂兒年長矣。處茲物競天擇之世。當作獨立自營之圖。擬游遼瀋爲貧笈求學計。一俟在彼間法校畢業後。承歡之日正多。母乎。幸成兒志。汪母初尙夷猶。既而毅然曰。母不阻汝。但能學有專長。作家國棟樑材。汝父爲有子矣。顧母之言雖如此。而老慈母愛子之誠。望子之切。類如是也。一曲驪歌。汪生別母就道矣。迨抵瀋既向法校投考。迨揭曉。名列前茅。馳書報慰高堂。汪遂於校中始業。忽忽仲夏。適學黃生仲文。黃盖因疾請假家居。汪乃往慰問之也。不意中途猝逢彼美。以車覆故。更得偎傍玉人。及覩女郎雙類暈紅。嬌羞不勝。意大弗忍。自思於此際通款曲。將令女郎何以爲情。爰不惜毅然決然。掉首竟去。噫。汪生之胸懷坦白。詎不大可敬哉。然而人非木石。孰能太上之忘情。汪之方寸中。至是殆起落萬狀。

天下惟有情人。其情始不濫用。汪之與女也。僅爾日一面自亦不省胡心目中。不有生以來。閱人匪少。脂粉隊裏。曾無一人足動注念者。獨至是女。雖蒼猝一見。竟能一刻忽忘。自維冥中有物爲之牽掣者。噫。是正所謂多情也。讀者。有飽。嘗相思況味者乎。其味苦也。然雖◎苦而甘。◎頗復耐人◎咀◎嚼汪生此際。蓋已陷身情海中矣。

靈犀一點。頓有所專。則思爾日途次相逢。彼姝者子。玉容無主。天外飛來。半折上而雪膚花貌。令人想像之餘。不禁心神俱往。果得與若人成眷屬。誠無上之幸福矣。又念時髦女生。儘多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者。向欲求一才貌兼優之女郎。相與樂數晨夕。彼或虛有其表。詎非妄用吾情。既而不氷雪聰明者。特是吾雖轉一念曰。誤矣誤矣。焉有蘭心蕙質而不氷雪聰明者。將焉從作琴心之挑。即令氷人易覓。爭如芳躅難尋。吾與若人。其果無緣匹耦矣乎。中本以勤苦力學冠厥儕輩。至是狀乃大變。課堂聽講。耳若無聞。寢舍閒居。神情惝悅。若喪。汪在校同學有非笑之者。汪亦無覺。相思苦況。一至於斯。然在局中人。乃覺其甘。天下情人。當信此說也。

一日。汪出。散步通衢。瞻矚行人。熙來攘往。對斯紛擾。漠然澹然。其意初不屬是。折而北。初意將造女校附近處小佇。冀或再覩彼姝。忽憶應購某物事。爰至雜貨肆。額曰瑯環者。啓戶入。舉目一矚。不覺呆若木鷄。噫噫。室之彼端所立者。非寢饋不忘之意中人乎。胡爲乎來。喜極轉形蹴踖。將欲趨前通姓字。乃爲禮法所拘。殊未敢冒然爲之。少選。汪先生適從何來。今日天氣酷熱。滋困頓人。先生飯未。又將購何物事。乃承枉顧小號耶。汪瞿然曰。今日晨起。意覺弗適。少進飲饌。出即街頭游散。信足至是。乃思購絹帕一方。用以拭汗。煩引我揀擇

之。汪久與是肆稔。故絮絮與肆人問答。既無限深情於彼美。女亦因而感動。又以似曾相識。不覺亦現愛慕之容。乃故爭議價格。久之不決。意在延宕一時。與汪在久親薤澤也。既而女購物畢。翩然款關去。汪亦隨出。女似微覺。旋見片紙即而俯拾之起。則半幅名刺。僅有官銜。蓋爲司法長官居省會之最高級者。有何意。或屬無心拋失耶。然而物出美人之手。只合計襲藏之。又胡可輕視然。重來受課。覩汪生之面龐消瘦。汪返校之翌日。其友黃生仲文。因病已霍未幾時。何便至此。汪密語之故。且告以相思。二人素稱知心。故皆無隱不白。早言。我固能爲君覓青鳥使。徒事愁慮。多見子之童騃也。汪起揖黃。並叩其者歟。黃曰。唯唯否否。我雖未嘗識其人。我乃有戚串在女校中。君所得名刺。半方。我意斷非偶然。大抵刺上官銜。非女之兄。卽女之父也。持是爲君轉探之。想美人消息。不難得耳。第君意究安在。若欲花前月下。密約幽期。縱令始亂終成。亦已敗行喪檢。蝶使蜂媒之任。竊有所不屑擔承也。汪正色曰。惡、是何言。君視予之爲人。固若是其卑鄙耶。予擇配之心。蓄之已久。今番遇合。意將緣訂終身耳。豈

有他哉。吾子休矣。黃乃改容遜謝。且曰君毋介前言聊用相戲。今可進言耶既似屬意於君。正不妨一箋道意。步武自由。婚姻之盛軌。不爲唐突西施。命運定矣。彼人或喜或嗔。斯君之錘。惟恐無當心上人意旨。書成文曰。

漫漫長夏。渺渺心懷。爾日道逢油碧車。驚見香軀之飄墜。昨午巧遇瑯環室。欣承片紙之相貽。鯫生何脩。得邀青眼。三生石上。莫是前緣。來塞北。肄業於此間法政學校。家庭中縱饒天趣。而中饋尚未有人。萱色笑。僕竊孝慚奉養矣。欲求爲僕分勞。俾得盡心於學問。故蓄求闈作客魯邦。定省晨昏。承歡荒落。絕尠美人。而誰意天上鳳之念。於今三年。顧俗艷凡葩。咸莫當意。中懷惘惘。方以爲遼東值此歐風東漸。婚姻不妨自由。女士傲骨俠情。當無求耦。恰見雲英。聘下鏡臺。頓滋奢望。事效投梭之拒也。如蒙金諾。望賜佳音。

書既成。以付黃。且重託之曰。我友幸即轉致之。黃有中表姊妹行。肄業女校。星期休暇。輒相過從。因又得識安女士名蕙芳者。安年十六勿故濡滯。使我久盼佳音。望穿秋水也。黃受書答之曰諾。先是

七許。娟秀中帼直無異鬚眉。於是時黃之表姊李女士慧娟。適以奔母喪回遼陽鄉廬。黃故亦遼陽人。後因庚子匪變。遷廬省垣之南關。而安則汪書。既不獲問計於表姊李。祇得往叩底蘊於女友安。既見安。道寒暄訖。問之曰。現充此間高級司法官廳之某職者乎。安略不尋思。答曰。有之。浙人陳女士繡春。父固此間司法長官也。然則仲兄之所問。得毋是歟。曰。頗復近似。但繡春女士是在校中肄業。而每日共乘騾車以歸耶。安曰良然良然。前日聞諸繡春云。渠家騾車曾在校中爲同班。其有妹輩同在校中肄業。而每日共乘騾車以歸耶。安曰良然良然。前日聞諸繡春女士是否嘗着碧羅衫。又街次全覆。伊則跌墜路側。其妹輩則悶閉車中。致陳女士繡春云是此中消息。祇囑安並懇轉命敝友可耳。安應之曰諾。蓋其胸襟豁朗。初無所致其疑懷。校中晤及繡春。爰以書授之。

越二日。汪得一書。審非素識者之手跡。且楷法秀整。絕類女子所爲。心躍躍然。欲即啓視。又不忽遽啓視。誠恐此中消息。或竟非佳。則失望即在目前。轉不如處悶葫蘆中。猶得存溫馨於心坎。然未幾仍啓視之。果繡春女士之覆書也。汪前函固嘗載明住址。此書即由郵筒寄來者。其詞曰。

香街恍晤。腦海留痕。蕩檢踰閒。人言可畏。惟此柔情一縷。竟爾固繚君身。竊正欲與君子締結絲蘿。共期白首。獲侍巾櫛。實幸三生。倘不以陋質而鄙棄之。敢望相煩媒妁。委禽妾家。妾之閱閱自度或亦足匹君子。前遺名刺半方。家君之現職也。恐犯譏彈。用缺姓字。君果有意乎。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汪讀既訖。欣喜欲狂。爰乘課暇出訪其父之舊同僚某翁。求爲肩撮合山之任。翁閱世久。舊思想充牣腦海中。以爲少年人用情。至靡有定。況汪急切不待母命。率來相干。保非別有隱衷。更安可遂爲所利用者。然則拒絕其請可矣。顧又不爾。陽且允之。陰寔爲之擱置。意若曰。急色兒心灰意懶時。方知老年人之持重當也。祇此一念而雛鳳與繡春畢生幸福。遂爲彼劊棄靡遺。嗚呼。似水年華。能見幾多如花美眷。汪陳本稱佳耦。正合締結鴛盟。詎意此老疑障橫生。致梗二人好事。夫亦大足扼腕痛惜已。

黃生仲文。家有老母弱妹。同居瀋垣。其母以獨處無聊。故未肯令女入校。母固幼承家學。深有淵源。自課女讀。造詣亦復甚速。仲文女友安蕙芳。嘗偕李女士慧娟。數謁仲文母即慧娟姑。頗爲母所鍾愛。一日值土曜。黃折柬邀安偕陳繡春共賁其家。撫琴作歌。爲老母破悶。室中之樂方酣。黃忽偕雛

鳳自外至。繡春正抗聲高唱。濾見二人至側。歌聲頓輟。俯首至臆。兩頰暈紅。嬌羞不勝。及黃爲之介紹與汪作禮。芳心中是驚是喜是羞。已不復可辨矣。衆復就座。各逞談鋒。汪之辭況清華。黃之吐屬婉妙。兩女學士傾耳而聽。雖不言而已含情脈脈。晚餐既具。衆乃圍坐就食。餐已。繡春興辭。仲文妹間月上柳稍頭。曷毋且向中庭散步。遂共出至院中。坐老樹下橫椅上。妹性直爽。忽拊之曰。君看外姊乎。若得安姊蕙芳遂爲我嫂。則何如者。繡春曰。良佳。然則若使我姊爲汪君……脫口問繡春曰。……。忽聞老母聲喚。急起應曰。兒來矣。

此際室中。黃與汪暨安。方共指點壁間巨幅地圖。討論經緯度之測算法。妹入向汪曰。趣出陪侍彼人。勿令冷落。汪乃逡巡出。徐徐行近繡春。斟酌數四。始作一言曰。佳哉今夜之月色也。曰。然。汪又曰。女士亦許鄙人同坐否。陳不答而頷之以首。汪既得請就座。款語漸洽。既而語聲愈細。汪陳坐處亦擎陳之玉手吻之。大抵二人之情懷已臻圓滿。愛河滾滾。蓋相胥捲入旋渦矣。

女士蕙芳。初本兩心相印。所未宣之於口者。婚姻二字耳。然安之父若母。固持嚴格的專制主義者。而其純孝性成。未嘗對其父母有絲毫怨懟意。仲文尤守禮文士。得耗雖極悲苦。然力自鎮定。不敢

稍軼範圍。既知羅敷有夫而彼此往還交際間遂愈敬謹而愈疏遠乃猶不大可痛恨者歟。先是黃得識安。偶洩其事於同學某甲。間假傳徧一校。爰有不惜造作蜚語。思以中傷二人。某日。女校學監檢視住校各生函札。見有致其家人及所素識親朋。爰招之至。使自啓視之。安讀未數行。氣促心急。遽以過詞況極猥褻不堪。函末署名。則赫然黃仲文也。質之蕙芳。蕙芳聲色俱厲。函決非出自伊手。況語語淫穢。定係儇薄兒所爲。應請學監秘加根究。以維亦須愼自斂抑也。安憤憤返室。自此遂與仲文絕。仲文旋亦舉家徙都門。往依其族兄之者。此皆暑假間事。雛鳳於假期中接其母自山東來電。促伊往省。又恐爲其家人啓視。則愛繡。春。者轉以害繡。春矣。中懷惘惘。抑鬱殊有所戀戀。然仲文已去。無人作寄書郵。欲逕函寄繡春去濬。此非不自聊。汽笛一鳴。汪竟雛鳳抵魯後。萱堂健旺。慈愛有加。蓋游子遠行。時刻懸系。知汪擬在外度過假期。仍照常上課。思之不已。是以發電召以速歸。既得見之。洩洩融融。爲樂靡既。閱三數日。母語之曰。兒今壯矣。阿娘僅汝

一塊肉。亟欲趁我衰年。早見孫輩。若婚事其當圖之矣。汪遂將在瀋遇合。一一白母。並云。非是女兒甯以鰥畢此生。矢不他娶也。母曰。果兒欲之。母又焉忍拂兒意。會即攜兒赴遼東。一審女郎品貌。洽氷致詞。想不難致之耳。

自雛鳳去瀋後。繡春乃飽嘗相思苦況。又以蕙芳懊惱攖心。絕口不道外間事。即亦弗敢向詢雛鳳消息。矧假期不常至。校又烏從得間詳叩蕙芳耶。惟憶柳下比肩。郎倩似水。此情此景。宛在目前。而何以既訂鴛盟。忽絕音響。洽氷至易。何亦不見媒灼之來。意者汪本儇薄兒。儂想若人舉止吐屬。固一翩翩佳公子。斷非薄倖者流。不當遽相猜疑也。既思伊便作別。否則數行書亦足將意。乃竟並此而亦爲勞。寂寞蘭閨中。繡春竟慼慼成疾矣。

一日。繡春病稍可。對鏡理裝。自審容光銷瘦。眉黛輕輕拋却。不圖早諧鴛侶。再遲遲者。綠鬢紅顏。其能爲郎久駐乎。若郎生成薄倖。此際於妾縱回心。妾已異物。尚相見耶。言念地斯。愁腸百結。不覺珠淚霑巾。良久瞿然曰。薄情人縱不相顧。我胡不函以詰之。因展紙濡毫。爲書如下。

汪郎愛鑒。月下盟心。君矢守信。齊眉舉案。妾志靡他。自隔雲泥。遂乖音問。暮楚朝秦。郎不至是。魚沉雁杳。儂寔難堪。炎暑假期。云不歸省。新秋將忘。果猶垂念。豈乏氷人。長此稽延。保無波折。月有盈缺。花有茂維。已我心痗。繡春敬上。

書訖。嚴密緘裹。註明交法校汪雛鳳收。令小鬟悄送郵筒中。詎意繡春父於之。於是洩漏春光。一封書竟成禍水矣。

鬟入。奪函讀顏老人。膝前跪如花之嬌女。老人爲。刑官女郎。殆受鞫也。老人中。分宜守身如玉。靜候天假良緣。何便偷賦標梅。暗傳情柬。若以爲彼人足爲爾壻。試思不以正式來問名。僅與汝私通還往。守禮文士。其行爲固若是耶。我不意教養汝十七年。今日竟縱恣至是。幸茲事發覺至速。不然。汝且效卓氏之宵奔矣。言訖。操大杖將杖女。時則長踞且下。泣且請曰。女之所爲。自知有乖倫紀。惟父素愛女。雨有淚無聲。慚懼交并。蒼黃無措。及見父杖之繡春如何者。梨花帶雨。請得緩死須臾。俾其略陳衷曲。女自入校受叱女曰。小妮子待字閨教育。分應勉課。此心恒極光明。以爲幸際清時。亦獲與男子受同等自淬勵。以期造詣高深。凡所謂文明開通等名辭。儔輩均嘖嘖稱道。又如自由平等諸

學說。更屬風靡一時。女納彼人之情。受彼人之愛。初亦謂是爲一種文明行發。不乖於正。愛之所鍾。不隣於邪。又斷非鑽穴踰墻之比。父而憐女。俾其與此種種行爲。尚可徐圖晚盖。不然、九州鑄鐵大錯已成。雖撲殺兒。究亦何補思。擲杖嘆曰。叱女且去。此女及笄亦字人之會矣。及早遣去。老胸中頓有成算。盖其同僚某甲。乃思以女妻之門閥尚相侔。媒一通辭。甲喜不自勝。一二日中事竟諧矣。燕婉之求。籧篨不鮮。魚網之設。鴻則離之。老人以女妻某甲。豈未知怨偶曰讐耶。顧乃剛愎自用。不惜以其女一生幸福。率爾犧牲。某甲傖荒。幾生修到。美人合配名士。若某甲者。風塵俗吏。碌碌可憎。攬鏡自審。不慚形穢乎。然某甲方且沾沾自喜。以爲得茲佳麗。不負此生。獨未計及齊大非偶。繡春意中人。固別有在也。

時雛鳳奉母亦同蒞瀋矣。行裝甫解。即便走訪冰人。且云家慈亦賁此矣。受知汪之用情誠專。又見汪母亦肫肫託之。遂乃致意女父。具言汪家求婚事。還往者意殊嫉恨。然初不宣之於口。徐云小女所託者。雖至戇直。然既頃已有家。氷人枉勞玉趾矣。女父心知汪即與女通媒某嗒然自咎曰。是殆

我悞汪生好事。歸告雛鳳。雛鳳泣不可仰。曰。心澆薄。殊難測也。汪母極意慰藉之曰。天下多美婦人。胡必是女。若留意焉。佳耦不難得耳。

情絲牽掣。縱以利劍揮之。猶難遽斷。況乃強奪素志。許嫁傖夫。其勢之不合。殆斷然矣。繡春自遭譴責。羞憤填膺。悶處香閨。不自聊賴。惟冀父懷能轉。已願獲遂。則雖目前之處境難堪。而來日之欣愉。固可以生爲。既知父已以已字某甲。又聞汪家倩人求婚。爲父所却。芳心震慴。猝爾暈不知人。女奴急就喚之。良久乃醒曰。此尙人世耶。胡以事之發生。竟有出人意表者。

定足償此苦痛。若曾使此身他適。則畢世蒙垢矣。以生爲。

金風初作。夜雨淒淒。落葉掩階。厥聲蹙蹙。斗焰益復搖動。但見女郎援筆强書。短檠光力至弗佳。又爲室內空氣所皷蕩。寒聲出自女郎。櫻口且低語云。汪郎此際。以我改字他人。定惡我矣。抑知我心憂遂思之思之。惟有一死以謝阿郎。

爲君有甯事他人。然嚴威所迫。或恐此志莫投。纓歟。仰藥歟。自經形狀過慘。焉忍以此麗質。試彼酷此際何作。知薄命人斯時正躊躇覓死之方。

刑無已。其仰藥矣。嗟乎汪郎。今生已矣。把握無期。來世有緣。再圖偕老。妾死無所怨恨不。身生歐美。

自。出之國。乃因婚姻專制。不獲令終。誠憾事耳。此數行訣別書。能否達之君側。殊未可知。或者妾意終未能明。須待地下相逢。始能互申衷曲也乎。

鉛粉服之。知離死近矣。即亦弗悲。惟堅坐以待。徐徐止啼。起行近戶下鍵已。復盤夜既向晨。鉛毒漸乃發作。可憐之繡春。不復能支。遂頹然倒椅上。將逐空氣而翔飛。嫗婢多人。時已驚集於門次。款關莫啓。知狀非佳。破窓入窺。則女公子氣如屬絲矣。妝臺凌亂。鉛粉留痕。知以是物覓死。急遣捷足延醫施救。幸地距醫院近。俄傾便延醫士至。以藥水灌之。時許毒乃盡降。繡春母舐犢情殷。撫女泣曰。若縱意有所苦。不妨姑一商酌。阿娘不夙愛汝乎。何遽萌此短見。果汝竟撒手去。娘以風燭殘年。堪此痛耶。繡春亦泣不可仰。俄憶及所作別汪郎書。滋不便令傍人窺見。遂潛取裂之。書中云何。永永埋沒。不然。一經珠。又將消受幾許。繡春父時亦排衆入視。見狀初不動念。且更申申詈曰。似茲無聽。其自殺也。距繡春覓死後數日。某甲以柬訂吉期。求女家同意。繡春父意使女早日委身事某日者。雙駒彩乘。迓此麗人。合巹之時。新婦澹然出計亦良得。爰可其請。婚禮繁文。無俟殫述。于是

涕。在不知者。猶以是爲兒女子常態。詎知個中乃大有隱情在耶。

夫繡春之與雛鳳。始則出之以正當之愛情。既復堅之以神聖之盟誓。此際改適。其愛汪之情。雖無少減。而因家庭專制。强之出此。舊社會痼習已深。女敢抗父之命。求儷已所欲嫁之人。則咸僇之譏評。必且不加齒數。繡春固舍一死外。他無良法。然竟死不得。故其含忍以適某甲。亦正事勢之不得已者耳。

俗吏某甲。遽擁麗姝。欣喜自豪。每當花晨月夕。繡春時復雪涕。甲雖極意慰藉。而無言息媿。從不開顏。易致美人之身。難得美人之愛。名義上縱爲夫婦。精神上直似路人。蓋眞正之愛情。純出自然。固非可以巧取而豪奪者。伉儷間勉行唱隨。夫婦道難。儘多苦趣矣。既而甲以鑽營。晉秩部曹。於是整治行裝。將趨都下。首途且有日。

雛鳳初聞繡春改適。恨其背棄前盟。于邑自傷。久難排遣。未幾與老母稅屋以居。媪供役汎掃。會有媼某。嘗侍繡春於其母家。嗣又追隨至其壻家。因主人將作京城之行。遂乞退而來投汪氏。雛鳳略加研詰。正似白頭宮人。能道天寶遺事。繡春如何竟死。郵書何以爲其父所發見。婚禮如何强制。新夫婦之如何枘鑿。及將入都供職事。一一陳述無隱。雛鳳聞之。彌深悲憮。輒憤憤

云。以七尺男兒。不能庇一弱女。卒使見奪彼傖。不誠可羞歟。既而偵知甲赴京日期。屆時往遲之於停車場。中冀窺便與繡春訣別焉。

遼東十月。景物蕭條。蓬斷草枯。風悲日晻。停車場居省城之西鄙。孤懸一隅。形勢儼同甌脫。無事者足跡鮮經。遠行者乃不得不出此。距輪車開行之前一時。旅客始稍稍集。送行者視此開車前之數刻鐘。至足珍惜。牽衣把袂。仔細叮嚀。惜別之情。見諸詞色。甚或離鄉背井。謀食異方。前途之吉泰未可知。此日之悽愴曷能已。荒涼滿目。猶是故園。既適遠方。此景何年再覩。欷吁悼歎。聞者爲之霑巾。當衆聲間作時。獨一少年男子。蹀躞於月台。插手衣囊中。面容至形悽楚。望而知爲重有憂者。噫。是非美如冠玉之汪雛鳳乎。曾幾何時。乃竟憔悴至是。旋見汪注目停車場外甫至之馬車。某甲偕其夫人並駕至。甲入票房購票。繡春步出月台。瞥見意中人癡立凝眸。眈眈目己。不禁又驚又將疑。迨其徐徐來前。辨之。果汪郎也。繡春悔恨交併。淚奪眶出。雛鳳亦爲垂涕。北風吹面。銛於時二人愁傷。有事都若無覺。彼此胸中結轖。本有千言萬語。斯時竟不能道隻字。互相執注射。對此茫茫。百端交集。良久。繡春詢汪曰。郎恨妾乎。抑諒之耶。汪斷續其詞曰。卿之苦衷。僕寧不悉。鴛盟雖合。自是造化弄人。行矣卿卿。幸自愛護。須知業之相愛。無有已時。縱令生未能

好合。亦願彼此境遇常佳。混沌沒世。圖再生之緣耳。繡春脫手環貽汪曰。聊命人蹭蹬之。會矣。時車守鳴鈴。車將開駛。某甲匆至。汪釋手却立。心如湯沸。佇弗行。忽汽笛一聲。車漸駛去。雛鳳狀如中酒。目昏昏然。猶遠望車窓中有白巾招展也。嘯圃君與予神交久。一旦同僚。倍形契合。因出其詔年舊作。囑登說叢。予亦曾塗抹。爲寄衷懷。今則懺綺不遑。掃除煩惱。此調不彈久矣。讀君此作。正多傷心人也。婚姻不自由。或者係過去之苦痛。亟登錄之。藉爲當代青年祝未來之幸福。嘯圃君以爲何如。閱者諸君。何以教我。指嚴注

聞　趣

有清末葉。揭櫫預備立憲美名。塗飾天下耳目。於時一般青年學子。醉心法治國之精神。羣思所以促成立憲之效果。血脈賁興。發爲狂熱。斷指作書者有之。割股籲請。要在速開國會。含悲茹痛。冀動在上者之垂憐。憂國忘身。尚足見人心不死。不謂流風所被。乃有趣事發生。先是某地某女校高材生某。平日落落有丈夫氣。及聞男學生有犧牲肉體。請開國會之舉。慨然曰。我女界詎可落後。因貽書其同學女友曰。請開國會。彼男學生已著先鞭。我輩雖巾幗乎。愛國熱心。抑豈稍減於彼等。拚流數點桃花血。爲喚醒女同胞之先聲。吾姊其有意乎。書去自以繡針試刺腕際。痛澈心髓。啼懼而止。因慚無以對學友。籌思再四。忽得其法。次晨往造校中。指纏白布。出絹帕示友。鮮紅狼藉。友肅然觸其纏布之指。歔然問之曰。痛乎。始蹙然作態曰。痛甚。友頗疑之。顧難遽得其眞相。午餐後盥面時。乘其不意。猝撕却其指上纏布。指固無恙。詰以何來血帕。見其雙頰頓暈。良久。友恍然曰。我知之矣。不才曰。時至今日。並此等客氣舉動亦難再覯矣。噫、

長蘆

國年鑑預告

世變潮流日以湍急凡屬國民皆當
國情通達時事彼東西各國咸有以
歷史編成專書供國人之研究者年
册名曰年鑑誠以變通達時其前在
故也民國三年海上曾有年鑑之刊
起閱然茲本社同人有志修輯正在
篆譯中俟屬稿就竣即當露布並售
券以饜中閱者預籌備繼驗一最近識

長篇小說

白衣女王

英國維廉勒腓原著

蕭定安王嘯圖合譯

引

維廉勒腓。（William Le Queux）近世紀英倫小說名家也。脫以其所撰別種故實。更饒興味。蓋維廉少時。足跡幾徧寰宇。所覩各色種人至夥。上自皇宮。下迄盜窟。靡所弗至。初在巴黎美術館肄習繪事。既而厭之。爰於八月之某日。蹶然起。出館。選詣細茵河畔。將彩筆色盤等繪具。悉投之水。遂掉臂去。身畔祇餘法郎數枚。次日之晨。乃向歐洲大陸作汗漫游。每值困境。輒以法自圖支拄。腦海中印象既富。用能作爲詼奇倜詭之小說。博舉世人之景仰。初出問世。蓋以一披露於巴黎日報之短篇小說得名。報社主廉以撰述爲生涯之計。遂決。僑居巴黎多年。後乃歸英。得充國會議員。既又爲地球報主筆。第其爲人。性素好動。未幾。即棄去一切任務。復作歐陸之游。經西班牙。抵意大利。橫跨大陸而至俄屬西比利亞。縱觀被放之囚。轉嚮埃及。返之腦威瑞典。事事物物。均採作小說資料。或入深山窮谷。或居鬧市通衢。興到即時屬稿。各級社會之生活狀況。皆所留意。所過名城古堡。靡不得其中奧窔。總之。維廉靜處時。了無意味。惟作壯游。盤桓即與各國警察中人。亦相接近。并頗

興始勃發。居恒乘其構造堅實之汽車。東西馳驟。常一二月不作歸計。有時至布加利亞國中。謁其盜魁。諸盜魁乃均與此文人爲莫逆交。其赴各地游覽。原爲搜尋小說資料計。顧旅行久。亦常值暴客。因囊手槍自衛。浸假習之既熟。發皆命中。維廉又以文人既倦。乃返抵意大利佛老倫司城厲次。厲左右佳木葱蘢。夾徑雜蒔異卉。極曲折幽雅之致云。

第一章

瑞士哥士曰。今我所述乃一可驚可駭之事跡。意外遭逢。足令聞者色變。一科。與代數難題。同其憎念。不謂甫躋成年。竟能以游踪所及。貢諸當世。其所至之地。雖著名大地學家。亦且弗審。遑論庸衆。其地維何。蓋爲恒人所不能至之一僻壤。時際今爲冒險家所發見。獨此國土。惟吾一人首踐其域。允足爲皇家地理學會髣好資料。抑吾更獲目擊牟國政變及一切神奇怪誕事狀。並覩彼國之白衣大女王焉。吾少孤。父母均溺蘇倫特河中死。兄世先業。吾則蓄於慈愛之叔父許。叔送吾肄業於意士奔之著名文學專修學校。校爲博士撮幾亞手造。吾於是遂銷磨光陰於枯寂無味之境地者數年。果得爲公司書記。薪俸至薄。叔意脫吾學有成就。則令返即倫敦。助其治事。厥後既屆問世之年。職亦卑卑不足道。嗣畧

有進。被擢爲會計員。身坐巍巍之高凳中。自早十鐘逮晚四鐘。手不停揮。目不旁瞬。其所博則每星期十六先令耳。叔意爲吾計者。良屬不薄。以才衡薪。至復相稱。非如叔子之學專一業者。才高足博厚俸也。在叔自學之未聞名之伶人。乍上舞臺。必俟聲譽一播。始能漸躋重要脚色之列。叔之處吾。又奚足怪。吾語至絮絮。令人生厭。設非曾在撮幾亞博士校中肄業者。則此等事正可略而不敘。校中有運動廣場。四週樹以榆。每際月光黯淡之時。樹影爲風埽動。森森如奇鬼欲來攫人。宿室前臨高墻。有籐施於其上。月光觸墻生返影。吾見之輒動太息。此情此景。至今宛然在目。老博士撮幾亞。墨謚之爲老槍機。以其名與槍機諧音故云。博士居意大奔鄉間之阿伯塘村。校中生徒定額。原爲七十名。但自吾入校以逮出校。同學者從未滿五十人。博士恒有招生廣告。揭於報端。盛言其教授法之精良。謂欲習完全商務上之知識。祇出三十幾尼已足。滌衣購書之費。悉在數內。又謂課室建築合法。空氣甚足。且飲食烹調得宜。食量高下。亦無限制。倘兄弟相偕。并可酌減學費云云。其廣告之鋪張類如此。而其教育事業。終如駑駘下駟。雖力加鞭策。迄不見其進行。是以來學生徒。卒無滿額之一日。然博士人雖迂腐。心地尚佳。侏儒其軀。傴僂其背。咳聲問作。百骸頹不相稱。鼻端如塗硃。凹處之樑乃中斷。頭上灰髮稀疏。儼如一

團茅草。短髭繞頰叢生。目極小。視時恒眯其上下瞼。僅透一線光。性惡浮誇。於獎借。知吾爲孤兒。遇之良厚。恒以慈愛之訓迪加之吾身。至今尤令吾銜感莫置。博士夫人。亦至和藹可親。遇諸生猶愛子然。以吾無家。雖値假日。亦住校內。故夫人待之尤較厚於他生。因之頗爲同學所健羨。除一二狡黠者流。感情不相孚洽。自餘無不與吾成水乳。遇事輒能相助。共棄彼狡黠者。鄙不加之齒數。游息均與異處。與吾最相善之友。乃爲一至奇密之儔。名曰歐買森諾。其人軀幹頎長。日球作黑色而有光。雙睛互逗。髮短而脆。膚色微有黃意。吾入博士校中年十三齡耳。當時情景。至今猶能記憶。彼初來時。以一高大之從人自隨。其人而而苦其不類。爲態至蠢陋。令人深滋疑慮。不知來者究爲何等奇客。而談判乃秘密至此。衆意博士不應聽此野蠻種人。來踐吾閾。且共出矢言。脫博士許其來校就學者。必屏棄之不留纖毫餘地。多方窘辱。使彼猶未出。同學輩爭就書室戶外。從鑰匙孔中向內張望。但聞語聲喃喃。初不可辨。彷彿談判情形。極關重要。旋聞彼黑人起立曰。行再相見。遂啓戶自去。未幾。老博士乃以彼公衆所憎厭之黃色人。向同學輩一介紹曰。此若輩之新學侶歐買森諾也。此種疑障。蔽吾左右。雖苦思力索。卒難遽得

其眞像。彼年與吾相若。粗解英語。發言時。恒歷者。吾輩時刺詢其生地及國籍。彼絕不自覺流露鄉音。此奇異之人。即吾意博士亦未必詳審其人底蘊。或所納學費特豐。因邀博士青眼。緣其起居如值安息日。吾輩例須列隊至禮拜堂祈禱。獨彼則得特許向各處散步。當吾輩長踞禱天時。彼立其旁。意似甚哀吾輩之愚昧者。從知彼所奉之宗教。與吾輩所奉。定自不同。歐中之某洲。同學輩紛議至一月以上。仍無端緒。一日地理教師方授課。課目爲非洲西海岸之形勢。師忽發問曰。窩爾泰河流入何處。同學均瞠目不能對。吾輩嘗聞俄屬有窩爾泰河。以不規則之英語答曰。窩爾泰河實流入幾尼海股。以吾嘗至其處。故知之審。師聞而頷之曰。良是。同學貝昂斯附吾右耳曰。視之。彼黃而兒。既云曾至彼間。殆一幾尼產之猪也。吾聞之不覺失笑。因而大遭呵斥。貝昂斯對我所言。其影響至巨。即自彼日起。遂羣呼彼黃面兒曰幾尼猪。但彼究否爲幾尼產。仍在疑似之間。同學屢向三緘其口。總之。彼必來自非洲西海岸。可無疑義。教師之問。獨彼能對答無訛。可見彼必身臨其境者。微特彼之國籍。秘不可知。即其起居動作間。亦多可疑之點。每當飲茶或飲咖啡之前。必先傾少

許於地上。然後飲之。吾輩倘出此者。教師之責言且立至。惟對彼則殊不以爲意。歐買頸際。繞以細繩。上繫數皮製之小袋。袋中有物似頗堅硬。雖當睡眠。亦不褪下。此等奇特之觀。迄未得其許可。於是衆遂決其來自蠻方。彼之爲人。雖甚緘默。顧造詣極速。語均能琅琅上口。且於運動一道。尤見特長。如賽跑泅水競舟諸技。無能望其項背者。馳時迅捷似鹿。游時悠然若魚。射則必中。矢無虛發。彼在校中。因其膚色異致。同學輩均鄙與接近。吾曾值一二難治之事。彼不與之往來。如此者。歷三月。在我本衷。初亦甚加屏棄。繼則漸足增進吾與彼交誼上之親密者。則以吾適有過。彼乃代承。故彼竟成沆瀣交。或在課堂。或事游戲。均聚一處。至校後六月。吾與彼理。又有一事。則頗反對。而在吾之心目中。以爲吾之與彼締交。固已審愼加詳。彼雖爲半開化之異種人。然其待友之誠。亦至可佩。不及五分鐘。吾後。忽貝昂斯與歐買以爭投石機故。互相口角。貝昂斯長於歐買三齡。軀幹絕偉。遽作勢謂歐買曰。若敢忤吾。則吾拳一下。若體且成殭粉。此種恫嚇語。歐買實已忍無可忍。立起備與格鬬。彼輩鬬處。在籬旁草地上。爲避博士之目光。故覓此等耳目難及之地。二人卸衣時。同學中有笑向貝昂斯者曰。彼幾尼猪者。素善啖人。幸留意焉。無致膏彼饞吻。衆聞之笑不可仰。

輩乃一變其態度。驚異至不可名狀。不料素爲衆所景仰之勇士貝昂斯。竟被鼻破。血涔涔流不止。軟語乞和。歐買捉之起。搖其軀。厲聲謂之曰。敢國人非盡懦夫。亦非盡爲洋人之獸。吾輩居恒不願與人開釁。但苟有加以恫嚇者。則不相容。敵來初不畏縮也。衆無語。吾助之著衣訖。離去是問。時貝昂斯之黨。亦爭扶其戰敗之藉而去。歐買與吾。均無友。炎暑假期。衆均歡然歸家。唯吾與彼。仍相聚。銷磨光陰於一處。博士夫人且許吾輩縱意所如。擇地游賞。復時時助以零用資。無德色亦無吝色。第吾與歐買一身。實含有極大之秘密。不過吾不能發見其內幕而已。彼初遇吾輩又至厚。因之交誼雖篤。而其身世則不可得聞。吾輩已云莫逆。久已無隱不宣。唯其過去事實。從不肯道出隻字。由是推知歐買一身。實含有極大之秘密。不年中可二三至。至必與之扃門秘談。良久始去。或此黑色人將得其家中之音訊來。向之歷述故國情形。亦未可知。抑有善良之訓誨。加之歐買耶。則非局外人所能斷定者矣。聞遇吾亦至和議。第終未得間共話。渠於瀕去時。恒以半磅之金錢一枚塞吾掌中。渠之來去飄忽。不可捉摸。歐買亦不知渠果居何許。噫。吾友誠奇奧哉。爾果何自來耶。爾果爲何等人耶。

第二章

歐買肄業校中。閱時二年。忽有奇事發見。吾與彼之年齡。同爲十六。彼僅長吾數月耳。是歲暑假又至。吾返倫敦省吾叔父。勾留一月。叔詔我曰。是歲歲秒。即若求學截止之時期至。翌年將便令若投身職業社會。爲食力計。並導吾至太晤士街。所設巨肆中。肆內治事處。光線至弗佳。煤汽燈亦至黯澹。書記若干人。有司貨品之出納者。有司簿書之登記者。爲狀至形栗碌。巨册纍纍。縱橫作數目字。吾於此道。原門外漢。故不解個中有何作用。且吾意以生人置此陽光所不及之境地。令其伏案治事。實極難堪。不道此等境地。乃爲吾將來種種遭際。並恒赴外間游散。但不常至彼閎壯旅館。珍奇商肆。與夫大理石所築造之樓房薈萃處。士女往來如穿梭。服飾標新領異。吾輩均無所注念。非因習泗。且不一至堤畔。吾輩所最喜游之區。實維鄉閭。繞道惠靈吞等處。至利林敦之名園品茗。以吾輩避囂好寂。故恒至此等人跡罕到處。留連玩賞。一日吾方感傷身世。悵惘甚於平時。以爲行須至叔父許執賤役。其卑陋乃不可名狀。吾之好友。以言慰吾曰。吾友來前。此等事殊無憂慮之價值。吾國諺云。惡運之來。當付一笑。笑乃制惡運之利兵也。吾思此諺至有見地。吾輩聚首之期。爲時甚

暫。彼此立身之道。乃復殊途。君將至京城營商。吾不久亦卽離此。竊恐須……語至此頓止。吾叩之曰。恐須何作。曰須回故鄉耳。或吾仍須在此少候。亦未可知。吾曰。所候者何。曰須候准吾返鄉之命至。噫。吾友乎。君固末由知我離奇怪誕之身世也。言時狀至懇摯。續曰。向守多言之戒。故未肯以家世相告。吾輩友誼甚冀其永久聯續。雖吾之敵。以吾膚色不類彼輩。因而輕吾。顧愛國爲吾國人之特性。吾輩締交已兩年餘。爲誼已極篤厚。似無所用其顧忌。而不以我之秘密白之君前。吾曰。歐貿乎。吾初不以君之仇敵爲意。君既有足証明爲正當之血統者在。至於膚色。種族。宗教。初無關係。歐買曰。或宗教有關係耳。言時疾首蹙額。不勝愁苦。續曰。吾之爲人。心口向屬一致。雖吾於君所奉之教。未嘗皈依。對之亦頗嚮慕。吾所禮之神。恒在空中林間天上。吾奉之至虔。吾禮神時。雖在靜處默禱。且去宗國至遠。吾知彼尊神茹蘇烈。必能一一聞之。但吾禱神既不能如君輩之悉按定時。遂授吾敵以隙。加謗吾身。此節固無異於吾敵之假口。吾縱服着一仿歐製。但吾固自承猶爲一野蠻種人也。吾曰。雖有人焉。所奉之宗教不同。而其友誼未嘗不可聯續。歐買曰。良然。吾輩之友誼。自無因此中斷理。惟有一事。滋令吾鬱鬱。則以君之叔父。不久且使君與吾異處。顧吾甚冀雖在數年之後。彼此仍不相忘。君之心目中。當令永存一歐買即幾尼猪之印象。在言時微笑。吾亦笑。但吾深知彼

表面之愉快。確爲矯飾。觀其黑色眸子中。實蘊無限難言之愁緒。至此吾輩之談鋒又轉移至明日擊球會之一切布置。歐買之愁懷始漸泯。是日午後晴光滿院。忽有奇事發生。此奇事之來。頓使吾二人一變其日常有秩序之故狀。小之僅關個人一身。大則足促成歷史上之改革。時爲八月之某日。驕陽熱度至高。吾與歐買攜手共赴海濱。經貝勒脫燈塔之側。降及石步之次。於時晴天一碧。淨無纖雲。水波不興。海平如鏡。吾輩所行之處。略無障蔽。陽光觸體作奇灼。吾屢停步佇立。以帕拭汗。乃歐買初若無苦。一意前趣。似其體故清涼。因無顧憚。且行且顧吾而笑曰。此初非甚熱。君已不耐。倘至吾國中。當吾輩既抵石步之次。覓地於小石峯前。並坐其威百倍於此。更不知若何難堪矣。不敢公然爲之。第對此觸體生涼之海水。不禁躍然心動。少選吾輩遂入浴其中。以暢神志。歐買浴罷先出。當其著衣時。忽見一高大之人。狀極魁梧。異彼人之來。究與歐買有何關係。彼等既相值。則時亦嘗以此禮與吾爲戲。但彼不速之客。究爲伊誰。誠一疑問。而証以歐買延接彼人之殷。從知必爲歐買所甚歡迎者。因距彼人猶遠。故難詳審其容貌。吾處水中久。至是亦出嚮彼等立處。但見歐

買與彼人談時。狀至親暱。彼人身材長大。膚色較吾所見恒來存問歐買之米卡那爲尤黑。吾初出水。白足着沙土上。行時絕無音響。故彼等不知吾已行近。歐買操其國語與彼人對談。談時語至迅疾。彼人聆其語。狀至恭謹。吾初見吾友手中乃執一雕鏤精緻之棍。厥狀甚奇。可斷爲彼人奉之歐買用作符信者。並見歐買手中復有紙條一。上載極斜曲之字畫。殆類阿拉伯文。當歐買言時。彼人俯首至臆。語喃喃初不可辨。然據跡象以求。可知彼人定爲吾友之忠僕也。歐買曾於暇時。以彼國語言授吾。吾亦乘便而略習之。每有不欲令同學預聞之事。輒用彼國方言互傳意旨。歐買與彼人所談。吾雖略解一二。但初弗盡悉其意義。彼高大之黑人。貌頗誠篤。衣製絕新。領巾尤絢麗。但多俗氣。而在亞非利加人視之。固極適意。在彼棕色手上。麗以巨環。類金製而色頗淡。殆近銅屬。履新製革履。至長大。兩足頻頻搓動。殆以文明國之革製品。滋不適彼之習慣。吾匆匆着衣訖。步嚮歐買。既近其處。見歐買轉身謂吾曰。吾乃忘子。並介紹彼黑人於吾曰。此吾母忠實之顧問。名曰考嘎。旋復回顧彼露齒黑人。以其方言向之嗟咄數語。並以我名告彼。於是彼黑人乃按其國俗。以指與吾相抵爲禮。觀其狀似甚樂與吾接晤者。其齒燦然如編貝。歐買曰。初不料當茲下半日中。已有人窺伺吾輩之後。言時微笑。旋又坐其軀於沙渚上。吾與彼黑人亦隨之坐。歐買續曰。考嘎必於今晨抵

意士奔者。吾知其必因須與吾作秘談。恐被人買徐曰。有之。因又出其紙條。但見紙上橫列文字。體極怪僻。續曰。函中所載消息。乃令吾必即離此遄返非洲。吾駭然曰。返非洲乎。君果行乎。歐曰然。吾必須一行。因有命在不能不立作歸計。吾曰。以吾唯一之友。乃將與吾別。其速乃出預料之外。吾甚悵惘。無聊之慰藉。曾謂不久亦即離此。及今思之。竟成讖語矣。於時國語徐徐謂吾曰。吾奉國主之命。無此傳諭少主。國主之命。彼黑人以手推其帽向後。回憶吾前番感傷身世時。君作判襼。回憶吾前番感傷身世時。君作判襼。回憶吾前番感傷身世時。君作判襼

吾等驅之死地。附近諸部落。無不知吾國者。名之曰雲中仙境。位在大尼哥河之平原上。去海可數十日程。國之西鄙。與哥倫西及開巴細兩部落接壤。西北與陽他干大平原相連。歐買述地名至夥。吾曰。君所述地名。吾乃一不之省。但此固不足爲奇。不過君乃爲太子。是則吾所深用驚異者。歐買聞至是。以手抵於腦後。斜欹地上曰。吾初不欲以吾宮廷中之威嚴壯麗。及吾自身之尊榮炫耀人前。倘非萬不得已。即至今日。仍不欲宣之於口。近十年中。吾國奸民。久有陰謀毒計。勾結外援。欲圖傾覆吾之宗社。三年前。叛跡始暴露。知彼等實欲謀危吾母並及吾身。據有宮廷。盡殲吾族。天幸發覺。尚速。得以撲滅。吾母以繼承大統。唯吾一人。恐萬一爲奸人謀殺。則世守之業。且將自吾而替。因令出離國境。以避其鋒。彼米卡那。乃吾母之親信。彼不時來英購運槍械。並恒與其他文明國有所貿易。吾卽爲彼携來。至今猶隱此間也。歐買與吾談時。彼長大之黑人。聆之至審。至是插言曰。惜乎彼米卡那已受敵人重賄。旋又轉身謂歐買曰。彼米卡那。得間且將不利於子。幸加防範。無致陷其陰謀。吾知彼曾供給黨人洋槍四十箱。彼意以爲其計苟遂。則子且無生返非洲之望。是以甚冀子能恪遵吾大奈亞女主之諭。立卽秘返故國。共籌大計也。歐買曰。然則吾輩於動身前。竟無須一面米卡那乎。彼黑人應之曰。是也。必不令彼知之。非然者。女主之計畫且立敗。奸黨於近三月中。早有

準備專俟乘機猝發吾等一履國門則彼輩且如燔火自熄考嘎致其無上崇拜之忱於女主之子特以宮廷符信之棍徒之少主請卽速作歸計吾瞥見歐買時猶持函披閱因叩之曰函中究作何語歐買曰函中文字至簡單今述其文如下文曰

歐買吾兒知之現遣可靠之考嘎以棍送達汝許汝其飛速歸來以吾皇位已瀕萬險之域汝歸庶可免宗社之凌夷萬勿再於白人國中稍事逗遛在吾未死之前其以汝之歸出吾於幽閨之境奈亞字

吾視函上蓋有璽印愀然謂歐買曰君果行乎曰然苟君能偕吾共往尤妙吾曰偕君共往是奚能者吾初無旅費足達非洲且…句歐買曰且之云者更有何事躊躇考嘎所携之貲足敷吾輩二人旅費君其誌之吾牟國太子也彼考嘎者實爲吾之臣僕苟吾有命與君偕行彼自敬從無違君其行乎吾對此幽閟之國土固甚欲先覩爲快復思與其在倫敦市上黑暗公事房中度其無聊之生活曷若至彼國中爲皇家上客或膺貴官之爲愈歐買邀吾同去之志甚堅而挽之之意又極懇摯末復謂吾曰君且爲足踐吾土之第一人惠臨敝國洵屬千載一時之會君且爲足踐吾土之第一人吾曰或君母以吾爲忤且將處置吾如處置前此窺境之白人也歐買曰前云白人彼乃未得許可而擅入者自不能與

君同論。吾曰。然則吾輩其即隨考嘎離意士奔巡赴利物浦。附輪南嚮非洲。或餘人。以情白之於人。必致多所延擱。且輪船月只開行一次。苟致遲滯。必白之耶。歐買曰。固無須也。苟以行事白之。吾偕伊共往之意。告之考嘎。吾默且妨及吾母之計畫。歐買又以欲之王子同其起居。究較治會計事於黯澹煤汽燈之下爲勝。証以歐買所述之現象。吾遂決計隨之一行。謂歐買曰。君意大佳。吾輩至契。君焉往吾亦焉往也。歐買聞之。喜慰過望。是三人咸以指互抵爲禮。共慶趨向之一致。又遵歐買之教。各自地上取沙土合沙土於一處曰。此堆沙土。不復分矣。吾輩友誼。永弗渝矣。

第三章

吾輩匆匆去此。於二鐘後。遂搭汽車離意士奔。考嘎恐惹人注意。隻身繞道勃魯戈車站。搭坐同行。至彼牟國使臣。(指考嘎)如何在倫敦購置吾輩旅行用品。吾輩如何乘晚車抵利物浦。如何搭輪船干比亞號放洋。種種瑣事。儘可略而不敘。總之吾既見彼黑人之後。於二十四小時內。此身已在一最華麗之大郵船中。船中設備精良。極爲適意。考嘎爲吾輩專備頭等房艙。供吾輩招待殷。窺其意似知歐買確爲非常人者。吾輩閒立甲板上。彼過其前。鞠躬向吾輩致其敬

禮。並云。願視君等途中安綏。復專向歐買曰。湧。吾船乃不能近岸。竊意彼間定有小舟艤以待君。倘其無也。則君祗可在舟定於彼間相候。不然。司其事者。且謂之曰。小手於頷下。爲狀至形忙碌。吾與歐買。凭於檻次閒觀。見船點百應之曰。誠然。彼等自當艤舟相候也。旋卽爲禮自去。指揮船憶及老博士一旦不見吾輩。不知將如何駭異。曾遇數人。之數人者。必譁傳吾輩泅水不愼。而溺死海中。惟有一事。海灘是否溺死。尚屬疑問。此等過去事實。初無研究之價值。儘可不加思忖。吾此能免黯澹煤氣燈下服務之苦。未來之希望。尤足愜懷。發軔新生活於彼亞非利加奇異之國度中。愉快又將笑似。但聞舵樓發啓碇之號。諸水手有解纜者。有曳錨者。機房中去。耳際風聲大作。汽筒亦烏烏然鳴。旋見領港人在甲板上徐徐理其領巾。船抵海口。與船主作禮。跨過鉄欄。躍入船旁小艇自去。在小艇中。猶以白巾向大船招展。船主亦頷首向之答禮。時則船已出口。吾輩可云完全脫離英土。機房中鐘凡四鳴。此實開足汽力之號。船乃

如矢脫弦。直嚮洋面。天已薄暮。吾與歐買及考曖。猶在甲板上留連眺望。極目西方。但見威爾斯一線之陸。隱約現於地平線上。遠處燈塔。電燈明滅。船中搭客至夥。半赴非洲行賈。偕其眷屬同行。中有政府委員一二人。亦有工程師游歷家等。是晚吾輩見船中情形至忙亂。侍者往來如穿梭。客有索煙酒或食物者。伺應不周。頓滋怨望。並有向侍者申申怒詈者。喧呶之聲。鬧成一片。吾輩對之頗覺不苦岑寂。次日。船行大西洋中。諸客以居處安適。怨望頓弭。此後兩日中。波濤險惡。浪高如山。陰風怒號。船舷水聲激越。勢且崩裂。船身破浪直前。顛簸愈甚。人處其中。竟不能直立。有時船頭埋入浪中。浪花軒起。白沫四濺。有時船身爲巨浪從聳舉。忽爾高出海面。風聲狂吼。耳幾失聰。顧雖如是。而於時有船員二人。巡行甲板上。聞其互語曰。彼等雖偃臥不起。殊亦無妨。以有海水爲之代步。且船適海灣。風浪自息。語訖相與大笑。彼等殆以乘客之苦惱。資爲戲謔。當風濤最惡之兩日中。惟吾及歐買猶留連於甲板上。考曖亦至畏風浪。伏處艙中。罔敢外出。吾輩往視之。見其目睛頓呈異色。此在吾身初歷風濤之險惡。固亦自承滋弗舒適。雖吾未遽致病。但終覺體有未暢。轉念旋復自賀。以吾既得脫離英土。不久且徜徉於新世界中。適聞船員之言。正復不誣。以經過波濤險惡之三日後。

船乃行於波平浪靜之海上。日光照射海面。氣候温暖宜人。乘客蜷伏多時。至是精神復振。爭出至甲板上。吸取新鮮空氣。歡笑之聲。洋洋盈耳。有共所歡携手遊行者。有作葉子戲者。有在吸煙室中飲酒聚談者。各樂其樂。直迨吾輩登陸時。興猶未艾。船至幡曲爾小駐。吾輩均登岸游賞。幡曲爾爲一小村落。四圍樹木葱鬱。風景佳絕。吾輩於其處留連可二小時。忽見船桅上懸起將次啓碇之號。祇得匆匆回船。船旁圍小舟無算。悉以食物求售。有售香蕉者。有售野味者。一聞船上炮鳴。知將開行。遂各紛紛散去。未幾。船遂南駛。經過檀那瑞夫山之名於地理課本。此際乃親見之。經過此山。船乃駛入貿易風海線內。於時船中曾見檀那瑞夫山山頂積雪皚然。如着白冠。吾輩在老博士校中。張帆以助汽力。行駛極迅。繞過楷普華海港。抵白索斯埠下碇其處。勾留一日。既復開行。經過基尼海口。覩島嶼甚夥。抵福麗塘鎮。鎮爲英屬地至卑濕。頗有碍於衛生。船在其處卸貨訖。仍復開行。駛入一平靜之海面上。氣候亦温暖得宜。船過聖安姆淺灘時。格外注意。乃得安然度過。時則沙卜隆島及開堡山均已依稀在望。開堡山者。歐買曩曾告吾。是山乃屬於利比利亞共和國者。過此船行大洋中。一望無際。如此者計歷數日。一日下午。吾輩方共坐品茗。船主來謂吾輩曰。兩小時中且抵拉賀河。君輩宜即整備行裝。爲登岸計。吾當爲君等佇望候迎君等之小舟。君等途中亦頗坦適歟。

吾輩同聲應之曰。頗適。船主曰。若然。良所欣慰。又謂歐買曰。他日鄙人倘有之延接否。歐買笑應之曰。禮固應爾。君倘惠臨定當以王家待遇貴賓之禮。轄境中儘可無事畏憚。船主曰噫。大佳。迨吾輩均退職閒居時。或來充亞非利加之官憲耳。如何。吾輩均大笑。彼遂復登舵樓瞭望。斯時考嗄乃大忙。整備行裝。並以貲犒侍者。料理諸事。專俟登岸。吾輩均不稍瞬。約歷兩小時。船中乘客。因知吾輩將上陸。多來慰問。環繞吾輩四週。吾輩所注視之地平線。隱暮色蒼茫。船主頻以望遠鏡四眺。迄不見有小舟來迎。船主在舵樓上大聲詔吾輩曰。竊恐彼等未能以時來迓。或君等終須在船中過夜。吾輩仍植立甲板上。九鐘餘。炮聲軋軋。或來舟已有答響。吾輩頗露驚訝意。有人謂船中機艙中睡臥婦孺。出不意多爲驚醒。吾輩又側耳諦聽。仍無返響。考嗄暴怒不耐。力詛司惡運之神。何始止。移時。吾輩頗露驚訝意。有人謂船中機艙中睡臥婦孺。出不意多爲驚醒。吾輩又側耳諦聽。仍矣。又間假而十一鐘矣。第三次之炮聲又作。煙出如噴火舌。但聞有聲隆隆然。鼓盪水面。良久罩於海面。吾輩仍植立甲板上。九鐘餘。炮聲軋軋。或來舟已有答響。吾輩頗露驚訝意。有人謂船中機艙中睡臥婦孺。出不意多爲驚醒。吾輩又側耳諦聽。仍無返響。考嗄暴怒不耐。力詛司惡運之神。何

船主何不稍瞬。約歷兩小時。船中乘客。因迎。船主在舵樓上大聲詔吾輩曰。竊恐彼等未能以時來迓。或君等終須在船中過夜。吾輩仍植立甲板上。九鐘餘。炮聲軋軋。或來舟已有答響。吾輩頗露驚訝意。有人謂船中機艙中睡臥婦孺。出不意多爲驚醒。吾輩又側耳諦聽。仍矣。又間假而十一鐘矣。第三次之炮聲又作。煙出如噴火舌。但聞有聲隆隆然。鼓盪水面。良久罩於海面。吾輩仍植立甲板上。九鐘餘。炮聲軋軋。或來舟已有答響。吾輩頗露驚訝意。有人謂船中機艙中睡臥婦孺。出不意多爲驚醒。吾輩又側耳諦聽。仍無返響。考嗄暴怒不耐。力詛司惡運之神。何

之地平線。隱暮色蒼茫。船主頻以望遠鏡四眺。迄不見有小舟來迎。船主在舵樓上大聲詔吾輩曰。竊恐彼等未能以時來迓。或君等終須在船中過夜。吾輩仍植立甲板上。九鐘餘。炮聲軋軋。或來舟已有答響。吾輩頗露驚訝意。有人謂船中機艙中睡臥婦孺。出不意多爲驚醒。吾輩又側耳諦聽。仍矣。又間假而十一鐘矣。第三次之炮聲又作。煙出如噴火舌。但聞有聲隆隆然。鼓盪水面。良久罩於海面。吾輩仍植立甲板上。九鐘餘。炮聲軋軋。或來舟已有答響。吾輩頗露驚訝意。有人謂船中機艙中睡臥婦孺。出不意多爲驚醒。吾輩又側耳諦聽。仍無返響。考嗄暴怒不耐。力詛司惡運之神。何

目注前途。不稍瞬。約歷兩小時。船中乘客。因知吾輩將上陸。多來慰問。環繞吾輩四週。吾輩所注視之地平線。隱暮色蒼茫。船主頻以望遠鏡四眺。迄不見有小舟來迎。船主在舵樓上大聲詔吾輩曰。竊恐彼等未能以時來迓。或君等終須在船中過夜。吾輩仍植立甲板上。九鐘餘。炮聲軋軋。或來舟已有答響。吾輩頗露驚訝意。有人謂船中機艙中睡臥婦孺。出不意多爲驚醒。吾輩又側耳諦聽。仍矣。又間假而十一鐘矣。第三次之炮聲又作。煙出如噴火舌。但聞有聲隆隆然。鼓盪水面。良久罩於海面。吾輩仍植立甲板上。九鐘餘。炮聲軋軋。或來舟已有答響。吾輩頗露驚訝意。有人謂船中機艙中睡臥婦孺。出不意多爲驚醒。吾輩又側耳諦聽。仍無返響。考嗄暴怒不耐。力詛司惡運之神。何

大笑。彼遂復登舵樓瞭望。斯時考嗄乃大忙。整備行裝。並以貲犒侍者。料理諸事。專俟登岸。吾輩均不稍瞬。約歷兩小時。船中乘客。因知吾輩將上陸。多來慰問。環繞吾輩四週。吾輩所注視之地平線。隱暮色蒼茫。船主頻以望遠鏡四眺。迄不見有小舟來迎。船主在舵樓上大聲詔吾輩曰。竊恐彼等未能以時來迓。或君等終須在船中過夜。吾輩仍植立甲板上。九鐘餘。炮聲軋軋。或來舟已有答響。吾輩頗露驚訝意。有人謂船中機艙中睡臥婦孺。出不意多爲驚醒。吾輩又側耳諦聽。仍矣。又間假而十一鐘矣。第三次之炮聲又作。煙出如噴火舌。但聞有聲隆隆然。鼓盪水面。良久罩於海面。吾輩仍植立甲板上。九鐘餘。炮聲軋軋。或來舟已有答響。吾輩頗露驚訝意。有人謂船中機艙中睡臥婦孺。出不意多爲驚醒。吾輩又側耳諦聽。仍無返響。考嗄暴怒不耐。力詛司惡運之神。何

轄境中。儘可無事畏憚。船主曰噫。大佳。迨吾輩均退職閒居時。或來充亞非利加之官憲耳。如何。吾輩均大笑。彼遂復登舵樓瞭望。斯時考嗄乃大忙。整備行裝。並以貲犒侍者。料理諸事。專俟登岸。吾輩均不稍瞬。約歷兩小時。船中乘客。因知吾輩將上陸。多來慰問。環繞吾輩四週。吾輩所注視之地平線。隱暮色蒼茫。船主頻以望遠鏡四眺。迄不見有小舟來迎。船主在舵樓上大聲詔吾輩曰。竊恐彼等未能以時來迓。或君等終須在船中過夜。吾輩仍植立甲板上。九鐘餘。炮聲軋軋。或來舟已有答響。吾輩頗露驚訝意。有人謂船中機艙中睡臥婦孺。出不意多爲驚醒。吾輩又側耳諦聽。仍矣。又間假而十一鐘矣。第三次之炮聲又作。煙出如噴火舌。但聞有聲隆隆然。鼓盪水面。良久罩於海面。吾輩仍植立甲板上。九鐘餘。炮聲軋軋。或來舟已有答響。吾輩頗露驚訝意。有人謂船中機艙中睡臥婦孺。出不意多爲驚醒。吾輩又側耳諦聽。仍無返響。考嗄暴怒不耐。力詛司惡運之神。何

之延接否。歐買笑應之曰。禮固應爾。君倘惠臨定當以王家待遇貴賓之禮。轄境中。儘可無事畏憚。船主曰噫。大佳。迨吾輩均退職閒居時。或來充亞非利加之官憲耳。如何。吾輩均大笑。彼遂復登舵樓瞭望。斯時考嗄乃大忙。整備行裝。並以貲犒侍者。料理諸事。專俟登岸。吾輩均不稍瞬。約歷兩小時。船中乘客。因知吾輩將上陸。多來慰問。環繞吾輩四週。吾輩所注視之地平線。隱暮色蒼茫。船主頻以望遠鏡四眺。迄不見有小舟來迎。船主在舵樓上大聲詔吾輩曰。竊恐彼等未能以時來迓。或君等終須在船中過夜。吾輩仍植立甲板上。九鐘餘。炮聲軋軋。或來舟已有答響。吾輩頗露驚訝意。有人謂船中機艙中睡臥婦孺。出不意多爲驚醒。吾輩又側耳諦聽。仍矣。又間假而十一鐘矣。第三次之炮聲又作。煙出如噴火舌。但聞有聲隆隆然。鼓盪水面。良久罩於海面。吾輩仍植立甲板上。九鐘餘。炮聲軋軋。或來舟已有答響。吾輩頗露驚訝意。有人謂船中機艙中睡臥婦孺。出不意多爲驚醒。吾輩又側耳諦聽。仍無返響。考嗄暴怒不耐。力詛司惡運之神。何

慰。又謂歐買曰。他日鄙人倘有之延接否。歐買笑應之曰。禮固應爾。君倘惠臨定當以王家待遇貴賓之禮。轄境中。儘可無事畏憚。船主曰噫。大佳。迨吾輩均退職閒居時。或來充亞非利加之官憲耳。如何。吾輩均大笑。彼遂復登舵樓瞭望。斯時考嗄乃大忙。整備行裝。並以貲犒侍者。料理諸事。專俟登岸。吾輩均不稍瞬。約歷兩小時。船中乘客。因知吾輩將上陸。多來慰問。環繞吾輩四週。吾輩所注視之地平線。隱暮色蒼茫。船主頻以望遠鏡四眺。迄不見有小舟來迎。船主在舵樓上大聲詔吾輩曰。竊恐彼等未能以時來迓。或君等終須在船中過夜。吾輩仍植立甲板上。九鐘餘。炮聲軋軋。或來舟已有答響。吾輩頗露驚訝意。有人謂船中機艙中睡臥婦孺。出不意多爲驚醒。吾輩又側耳諦聽。仍矣。又間假而十一鐘矣。第三次之炮聲又作。煙出如噴火舌。但聞有聲隆隆然。鼓盪水面。良久罩於海面。吾輩仍植立甲板上。九鐘餘。炮聲軋軋。或來舟已有答響。吾輩頗露驚訝意。有人謂船中機艙中睡臥婦孺。出不意多爲驚醒。吾輩又側耳諦聽。仍無返響。考嗄暴怒不耐。力詛司惡運之神。何

輩且須作十數日之延擱。若然。恐吾母之計畫。且將失敗。吾輩倚於船尾檻次。癡望沉黑之海面。空無一物。已完全消失。忽見距船半里許。突有電光一瞥。俄便逝去。續聞槍聲砰然。又有人遠遠呼喊。歐買聞之。不禁手舞足蹈。失聲曰。彼等不在是間耶。終乃迓及吾輩預抱在拉賀河登岸之希望。至此矣。歐買言甫脫口。機房中停船之鐘聲遽作。旋覺蒸汽停閉。船行漸緩。考暖立就吾輩之次。繞吾輩紛紛道別。凡箱篋等物。經水手荷出艙面。約逾一刻鐘。但見一葉扁舟。在夜色沉暗中。向吾輩所乘之船駛來。舟中黑人一簇。語聲龐雜。狀如奇鬼。舟有雙桅。體至龐大。形極蠢陋。且汚穢不治。考暖呼其就中之一赤體黑人。握手言別。匆匆跨過鐵欄。躍入彼奇輿之舟中。吾焰燿。仔細觀察。未幾。考暖之箱篋亦均下齊。歐買入舟後。舟中黑人悉向致其敬禮。又以火炬向在夜中視之。彷彿入畫。聞有聲發自船上曰。行再相見。吾亦應之曰。行再相見。船中鐘聲又鳴。速力陡增。吾知歐洲之文明。其與吾輩之關係。至此已告中斷矣。

廣意

小說

微波

第一章　貌姑射之山耶西王母之國耶

此陵指嚴誤

從來世人常說聖賢仙佛不死信如斯語中國自古傳之聖賢如堯舜文周如孔孟劣及莊老廣成子安期生羨門之屬恰在何處即如釋迦如來亦有涅槃圓寂喬松彭祖亦必羽化登仙噫諸君勿疑此不死之意義原是指精神的非軀殼的非實質久存的清明如神隨大氣流行的非穢濁盤結與物質競爭的出世入世不生不滅圓滿的光明的非幻想永不能脫的諸君亦知孔聖寢疾七日而歿而易經言七日來復見天地之心如今孔聖之精神尚在天地間乎老子騎青牛出函谷關不知所終而授關尹尊道德五千言如今老子精神亦尚在天地間乎他如我佛轉生魂同一理也在世間肉眼俗士褊心不識個中玄妙不過縱情逐物好色貪財虛生一世而已而所謂豪傑者爭權奪利予智自雄一時讓他强梁便算是第一流人物究之不脫財色二字有時兩雄相遭棋逢敵手各不相下殺機日進世界受其荼毒究竟可憐可憐可痛不過剎那時間同歸於盡而聖賢仙佛之眞精神實則不死如故譬如明鏡忽然如蒙氣薰蒸精光大掩一切物象暫見糢糊既而氣散虛空鏡光明照如故又如空中皓月或爲浮雲所蔽清風忽來雲氣四散一輪皎潔亦復如常可知聖賢仙佛不死暫時出世即爲阨運所乘旋復入世又復治平可睹噫嘻何者謂權利何者謂名位何者謂政治

法律何者謂富貴貧賤生死勝負膠膠擾擾一包膿血之幻影而已要知眞精神者眞性情所結撰而成也天命之謂性人人莫不同具或者稱之爲性有血性方有愛情人類之相處社會國家之結合都是愛情之作用凡人心有良知當其未發者屬於性卽聖門所謂寂然未發之中也旣發而止於至善者屬於情卽聖門所謂發而皆中節之和也世俗無知以人欲當愛情嗤誤矣天地有生機新芽怒發萬卉爭葩情也萬物各得其所爲飛魚躍活潑潑地情也人類同之孝友睦婣任卹義中和情也此性此情聖賢仙佛得之又復修養圓滿故能長存於世間而不壞諸君不信在下請舉一實事爲證

想的諸君倘信仰此說是聖賢仙佛之眞精神所憑依萌芽枝葉花果頃刻可成莊嚴燦爛之世界諸君以鄙人爲信口開河則請舉去聞文先述有根據之事實

滿清光緒年間新疆叛回漸平朝議改建行省於是漢民之經商其地者又復漸集彼此相慶更生中有河南人姬某山東人孔某俱於亂前設肆經營阿克蘇城爲人皆誠篤和藹無論同鄉異域來者知與不知都蒙招待保護指點竭情盡意因此商界中公舉姬某爲正商董孔某副之雖是經紀中人寄居異地卻能同敦睦誼互相勉勵道德精純名譽亦極高凡漢民之來新疆者罔不知有姬孔即在四民莫不信仰頂禮謂大漢之國民畢竟不同大可增高漢人之價值無何亂事忽起諸回

民聲言我等不服漢滿官吏之行爲而於漢民並無仇怨且如姬公孔公我等方奉若神明豈可妄加殘害自犯天條於是相戒勿犯姬孔所在之市肆人民之遘難其間者及托庇宇下始獲保全所以亂事中漢民財產反不至十分損失其後劉公錦棠率師西征既克復東四城西四城大受震動因有投誠之意遂納款於劉軍麾下不意回王心不能甘又引安集延回王之兵志在報復便在和闓等處宣布命令言滿兵蹂躪我土地淫殺我人民此讐不報何以爲人凡我回民俱當臥薪嘗膽共濟艱難幸勿首鼠兩端自取滅種之禍此種檄文傳布西四城之降意全歸消滅依舊厲兵秣馬誓死興軍抵抗劉軍攻數十日不下積忿已深後來用反間計買通回人內應始能次弟收復各城劉軍懇請不能維持秩序其後軍官某者知姬孔富有財產乃誣指爲與回人通謀將不利於滿兵且歷數其前此在回軍叛時通同一氣諸罪名將執而戮於軍前幸賴參謀某君念姬孔無罪先通消息令其逃避於是姬孔盡棄財產子身遁逃又因東路有兵防守不得已向西行晝夜走荒山絕壑之中踰沙漠越葱嶺幾被追兵捕獲後遇回民之游牧者曾受姬孔飲食教誨之恩願爲前驅指示途逕因言崑崙發脈處有一極樂國水木清華人民優秀相傳本爲華胥古國之後其種族皆黃

帝子孫黃帝在鼎湖登仙實非騎龍上升卽避世來居此國故其風俗最美姬孔聞之欣然願往及至果如回民言世外桃源問情偶寄因將其中經歷一事輯成書名曰(徵波)鄙人前歲於西游友人囊中輾轉得其原稿乃已譯成西文流傳歐美者茲復譯其意以告國人嗚呼、張騫鑿空宋玉荒唐有心人大有寄托正未可忽視也有人題詩卷尾云

打破曆城萬古愁　個中憂樂說從頭　一池春水風吹皺　底事干卿卿解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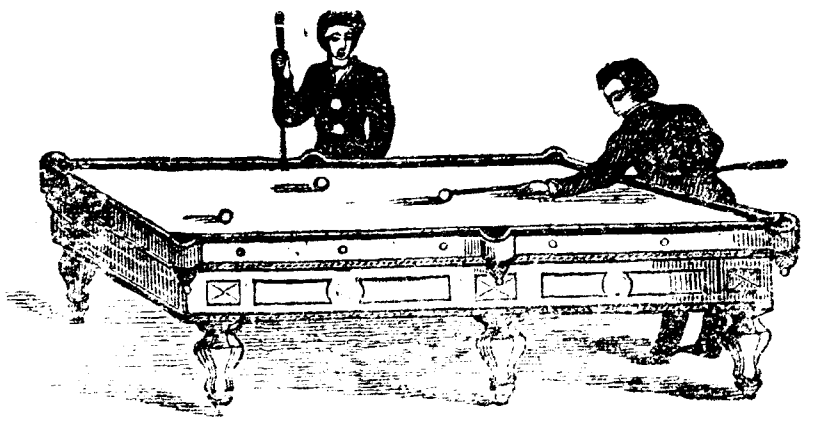
第二章　盈盈一水間

却說亞洲地勢傾向東南山脈水源披離四布而以崑崙山爲中幹如人之脊如屋之梁此中幹之中點則有一片平臺地約千里而強山海經所謂羣玉山頭縣圃閬風神仙窟宅極樂之所也顧自光岳既分風氣互異此疆彼界久絕往來於是與中土各地隔不相聞四圍天山雪嶺窮崖深谷鳥飛不通何況人迹故青海西藏諸邊亘古無人探險卽有樵蘇失路者偶入其中往往一去不還終莫能道其究竟咸謂高山峻嶺自古非人所居而已豈知此中正有一片乾淨土郤自我中華所盛稱創作制度首垂衣裳之黃帝軒轅氏以來卽有此國其國名曰華夏相傳本名華胥黃帝避地來此與素女成神仙眷屬生有二子卽以軒轅爲氏軒氏居東轅氏居西東地名華西地名夏合之爲

華夏論華夏國之國體郤也奇怪已極既不是專制君主又不是共和立憲更不是寡人貴族然則奈何原來那政府是虛空建設並無一定主持之人不過軒氏轅氏二派子孫每人輪值一日辦事周而復始亦從無競爭權位之事其人民都信黃帝不死政府之一切機要即黃帝之精神所主持故數千年來亦未聞叛逆征討分裂變更若論國境本佔有平臺全土東西分陝中央設一會集治事俱以飛車爲行具頃刻即至國境四周都環以小海此海即中國江河以及中亞細亞波斯阿富汗蒙水之總源其色黝黑尋常木製之舟楫不能通行以此水無力載物殆即古所謂弱水也惟新製之一種飛船可以暢行無阻飛船之質乃用一種礦產之金屬爲之其輕如鴻毛個中人強名之曰鈍惟羣玉山中有之他處無是也海中有小島十餘百年前本爲華夏國屬地其後東方一島有暘谷神人之後裔曰寅賓者自言慕此極樂願借一彷地爲息肩之所軒轅二氏許之其後遂推爲島中主任西方之島則有空峒神人之後裔曰西成居住一切之權亦漸屬焉其餘諸島則有丹穴、孤竹、諸神人子孫佔據皆因其爲黃帝舊部不與計較自此崑崙頂上一片地便成了一個割據世界不過軒轅氏坐鎮中央四境小邦宛若諸侯屏藩之象養生送死風俗文化郤從無爭奪相殺侵伐征討之事此即極樂眞相所在非他處所能及也

當姬某孔某避難來此之日正軒轅氏與東西諸島因婚姻問題引起交涉黨相逐小起風波幾幾破壞極樂世界後來得了黃帝精神的教訓竟將諸般忠消滅依舊熙熙皞皞太平無事諸君欲知其詳須先述姬孔二人都在少年時代富於愛情急欲求得佳偶以爲內助據軒轅氏未至以前之軒轅氏其時兄弟因四境斗絕交際不通情勢使然固無足怪故事娶妻皆選自民間從無有及至東西兩島有暘谷(地名)崆峒等後裔來居便以敵體禮與外國締結婚姻者亦人此時軒氏子曰邦本轅氏子曰元良年皆未及弱冠日擊東西兩島之繁華美麗回顧己國女子相見酬酢盡懽寅賓有女二曰扶桑曰蓬壺扶桑豐容盈鬢皎皎如初日芙蓉黯然無色遂立意要娶外國女子爲妻先是邦本遊東島寅賓至誠款接倍極殷勤因以眷屬相新春楊柳兩美璧合眩人目精邦本驟入花叢神魂阻喪吟曾經滄海之句爲所惑自是暇輒東游罔恤國事飛車之駐不在中央治事所而在初日金銀臺間矣元良見其兄之情有所屬遂亦起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之念乃效穆天子故事乘八駿而西游彼西成豪富子女衆多更復錦簇花團目迷五色有所謂綺、痕、者長身立玉嬝嫋婷婷有所芳、菲者風流靡曼柔

膩。多姿有所謂、多、儀者光豔煥發有大家風有所謂、美、麗、者粉裝玉琢胡帝胡天有所謂、旖、旎、者驚鴻游龍仙乎欲去有所、謂、娥、娥、者靚好姣服端麗寡儔元良身入衆香國中至沓來於是爲長夜之飲者兼旬累月不復歸國政之不注意可知是時國人雖知彼兄弟之溺惑應接不暇清歌妙舞紛行爲羣相駭愕然以數千來風俗浮樸安分守己不敢輕問國事且向求煖衣飽食姊子嬉嬉絕不知彼有艱苦事以爲我國本不賴君主治事彼雖溺於財色我等仍鑿井而飲耕田而食而已帝力何有非帝力亦何有所以邦本元良雖已荒淫務外國民却尚是安然無事的那年邦本挈一俊士韓三者東渡暘谷相傳此韓三之遠祖亦係黃帝功臣風伯之後後來子孫失德不能繼守三雖從邦本爲僕而在韓三初從邦本至暘谷所封本地間居然一國之主邦本喜其玲瓏俊俏出必偕行久已情如手足學業乃加貶謫世爲奴僕但彼所受的世祿采地依舊賜給並不削除故韓三非獨好色且復貪財暘谷人以黃白物私獻者韓三輒與館中餽贈豐腆豔姬妖人之本。能而必以此誘惡邦本主僕者則其意不安於東島而欲擴張勢力於華夏之一片平臺可要知以色迷人爲暘谷之秘密事相告邦本絕不知也諸君



知也可憐此天眞未鑿之邦本安能知寅賓之詭計又彼僉任狡童飲鴆自甘之韓三朝夕慫恿不顧利害邦本遂益醉心於扶桑蓬壺之姊妹花喪其數千年以來相傳專精純一之道德以從事酒色徵逐然此扶桑與蓬壺者性情又復各異扶桑婉篤而多情蓬壺好淫而險妬邦本不察乃更疏厭扶桑而色誘蓬壺哀哉

社會小說

海市

第一回　楔子

著者指嚴

文化呀繁庶呀罪惡呀交通利便呀形形色色怪怪奇奇什麼都有說不盡的新聞故事想不到的隱情現象這裏却不稀罕每日間總得有一兩樁這是什麼所在呢這就叫做上海在下開住上海約模有二十年光景那一種奇形怪狀黑幕裏的情節看得多了後來有些厭倦什麼都不稀罕了不知道那一天住得不耐煩頭上括了一陣大風心上起了一个怒潮霎時間把我撻到北京阿呀這北京地方也是一箇絕大的黑幕憑你什麼都有但不過北京是偏於官一面的上海是偏於商一面的說也奇怪把我的眼光測度起來如今的北京簡直就合上海同化了我便套了心經上一句老調送他一箇評語叫做官即是商商即是官北京人聽見說起上海來沒一箇不心花怒放津津的垂下涎吐來這也難怪他只因爲如今是財利世界肉慾世界上海的財利肉慾天然比北京勝過了幾分列位不信如今北京的新式消耗品裝飾品行樂的所在那一處那一樣不是學步上海的不說那東洋車馬車摩托車是上海流傳的便是那大氅皮靴雪茄煙埃及煙金絲邊托力克眼鏡以及姑娘的髮辮兒前劉海兒都合上海時髦倌人通起譜來他們的心裏眼裏都有了上海

便不知不覺和上海有了愛情咳這樣看來那上海簡直是我們國裏的一位尤物憑你什麼人都逃不過他的掌心兒北京人學步上海也是天演的公理有什麼稀罕小子有一方風俗的代表北京是北方風俗的代表不論他官呀商呀但叫他兩箇融洽開出一種新文化的世界來此等樂處各有各的短處留他長處去他短處便能放在腦筋裏的要想發揮出來只靠着一枝筆幾張紙和列位打箇照面罷了究也說不得了但是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想來想去想得人麻煩咦有了在下宣告北方人並把北方的事兒宣告南方人豈不是一京人喜聽講上海故事況且把南方的事兒宣告北方人並把北方的事兒宣告南方人豈不是一種融洽的方法嗎只其間却有些爲難處講的什麼還是長處呢還是短處呢唬唬且別管他在下信口開河到那裏算那裏究竟是長是短請列位看官們自己辨別罷在下無意

第二回

信口開河　嬉笑怒罵都成文章　苦口婆心不厭多　列位要知端的請看下回

讀洋文初入青年會　圖革命親投鐵血團

話說上海五方雜處什麼地方的人都有也和北京一般但是北京的客民大半求官上海的客民多數求利求官不成他子孫流於貧賤就是胥役奴隸當差值班什麼都肯幹去求利不成却和此

相反他子孫不是被人騙了出洋去做猪仔便是拆白黨小流氓范高頭揚大斥上海後來文明進化便有些改變了幹那商工實業事不成有志的便去幹革命大事業想嘗嘗偉人的滋味沒志氣的就販賣鴉片土或者搭箇空架兒要開設什麼股份公司礦務咧橡皮咧騙得幾萬銀子便到手桃之夭夭不知去向了這種營生簡直是上海的專門名家那販賣煙土的竟有了幾十萬銀子的財誰都不去折兵了古人有句話竊鈎者誅竊國者侯天下事原是人須罰贖那就叫賠了夫人又巴結他却也有小販兒被巡警暗捕查得押到警廳裏去一年中就發了一筆大財的話休絮煩却說上海虹口地方有一家姓鄺的原係廣東人氏去土既充公工徒後來那个機器廠閉歇了便閒蕩了幾年什麼事都做過幌來幌去弄得家中窮到瓦爿都沒有了一妻一子靠着洗衣針線度日他也不能顧得只在這箇洋場裏面軋朋友敲竹槓的同事本來很要好的其人陳姓名叫阿榮幾年不見他進了什麼電車公司有了吃用穀了而且還開了幾爿店只是難得他生性忠厚絕不像那洋行滑頭的情肯津貼幾文或者有爲難的事情和他商量他却肯至景倘然遇着窮親窮眷老朋友舊同事倒還

誠待人勸勸說說借些銀錢也還做得所以人都贈他一个別號叫做陳好人這天老唐和他突然相遇也是機會到了老唐道好人兒許久不見了現在住在那裏我眞是忙得頭昏眼花連你那裏都沒走過阿榮道好說彼此相隔沒事兒便少厮兒今兒有空麼我們到蕙芳喝口茶談談好不好定博士泡上茶來連那手巾送上各自擦過了臉陳好人先開口道老唐兒你自從出了機器廠的生理也想運動些朋友自撐一个局面所以說後來自己開个鋪了也不甚得意究竟現在怎樣老唐嘆一口氣道不要說起對着別人還可吹牛說謊你老兄面前還能瞞着麼我從丟了機器廠的生理也想運動些朋友自撐一个局面所以終日在外面酬應豈知幌了大半年總沒有个眉目倒是連那從前的餘糧都花完了後來遇着一位朋友湊出幾百塊錢來開了一爿收買廢鐵的鋪子自己以爲有了靠稍禁不起大吃大喝可憐那小小本錢不上一月便弄光了那朋友倒說是我擔任的經理一本帳要和我算反吃了巡捕房的官司但我家裏分文沒有石子裏擠不出油來只得罷了從此我的名譽掃地再沒人和我合夥做什麼買賣我也沒有了本錢將這念頭一筆勾銷但是胞肚子的方法是每天捱不過的家裏還有妻子說寒說煖攪得人麻煩沒奈何念頭一橫便溜之大吉從此不再回家了好容易有个朋友

招我去做洋行總會裏的茶房我仗着會說幾句洋涇濱話就也直任不辭約摸不過去想到戲館裏做个案目着實運動了一番沒有到手後來倒去幫人家的忙販了幾回鴉片土才得混到如今但是這種買賣很險幾乎又捉將官裏去鬧出小小亂子來如人哥人窮失志也料不到如何結局可有什麼見教麼阿榮道承老哥不棄都把歷年情景老老實實的告訴我足見老哥不以泛泛視我了我想人生在世窮富自有天命只這本分職業是萬不可丟掉的可恨上海的世界看得人眼睛花花碌碌動不動都想去發橫財過快活日子到後來弄得一塌沒結果你想富貴發迹誰人不想這樣風光但不從脚踏實地做去也不過是空花幻想罷了這裏頭難道沒有僥倖到手的但據我看到底可遇而不可求總不如老老實實從本分做去那是顛撲不破的老哥你信我這句說話嗎老唐道老兄金玉之言總是閱歷過來人的見識豈有不信怕不洗心革面的做去還敢幹那些不長進的營生嗎阿榮想了一想道如今兄的話不曉得老哥意下如何老唐連連拱手道願聽願聽你老快說罷阿榮道我有一爿儉柴鑪的鋪子開設在廣東街半壁廂生涯倒也不惡現在那做手回家了正找不着一个主兒老哥能夠幫

忙嗎這是你的大才小用的去處不算什麼事兒倘承不棄漫漫的再尋生色的事兒你道好不好

老唐笑逐顏開道好好好我就去我就去但是幾年來這些工作久不上手只怕生疏了還得老哥

包荒些阿榮道好說好說今兒我們便同去接洽好嗎老唐滿口答應阿榮給了茶資便讓老唐先

走步下茶樓轉到廣東街趕入儉柴鑪鋪子裏檢查情形老唐原是內家指點了幾處辦法阿榮極

爲贊成便在鋪子裏暢談了半天和那些同事也接洽過了各自別去當晚沒話到了明兒便是老

唐上任的日子一切交代手續已過從此老唐果然振作起來一天到晚都在鋪子裏工作料理晚

間便回到家裏住宿他妻子見他回頭歸正也自然和他要好他有一个兒子十三歲了只因老唐

不務正業鬧得家裏沒有飯吃兒子還能上學嗎小孩子們沒有管束成日的在外面閒逛自然不

幹好事兒跟車子咧拾香煙頭咧不然還要幹那些小扒手兒偷偷摸摸什麼事都有老唐要管他

還給他回敬了一頓書上頭也有的叫做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這也是逃不過的天然

公例老唐氣得要死便來和陳好人商量好人道老唐從前的事也沒得說了如今你是歸正的人

那兒子的教育費是第一樁緊要事兒你快快設法叫他讀書自然不鬧這个亂子了老唐道向那

裏去讀書呢陳好人道我們這樣人家總以營生爲主難道要兒子中狀元麼況且如今科舉廢了

也沒有什麼進士狀元給你只消讀幾年書識幾個字學些吃飯能耐罷了據我看來我們在上海吃飯要讀中國書還不如讀外國書中國書難而且我們用處不多外國書易我們要合洋人交涉處處用得着的所以不如一直從外國書讀起一面帶讀中國書識幾个字會寫个信兒也得了老唐極口稱美便問那裏學堂去得阿榮道青年會罷我們一个親戚在那裏辦事其中教法很好而且很熱心待人的我如今也信了教我勸你也不如入了教會一來安身立命有了歸宿二來教會有那種種利益哩老唐聽說滿心歡喜當天別了好人便帶領兒子到青年會裏去報了名自己便說要進教會那委辦的對他說須到禮拜日來聽講道聽了幾次信心定了方才允許入會老唐只得罷了却說老唐的妻子梁氏也是廣東籍貫他父親本是開茶館的後來死了茶館便盤給別人單賸一位兄弟名叫梁福也曾在青年會裏讀了兩年英文只是不肯用心往往在外游蕩不受會中規束後來便不去讀書了又送他兒子到學堂裏去讀書自然不把他舅子的行爲在眼裏裏探望姊正值老唐在家便勸他道如今你外甥進了青年會你是那裏的老資格你何不再去老唐歸正書了只和一班子無賴少年賭博厮混在老唐荒唐的當兒見他也是同調有時混在一塊兒如今福也曾在青年會裏讀了兩年英文只是不肯用心往往在外游蕩不受會中規束後來便不去讀子梁氏也是廣東籍貫他父親本是開茶館的後來死了茶館便盤給別人單賸一位兄弟名叫梁

温習也得照應你外甥兒梁福道我如今想幹我的大事業那有工夫來麻煩讀撈什子的書你要我照應外甥兒等到那時給他一个上海道罷老唐舌頭一吐道你是說那裏話這上海道是朝廷派做的你是何人就有權力說這个大話嗎梁福鼻子兒嗤了一聲道你看罷到了那時你們自然都仰望我信我的說話不差哩老唐道你到底是那一椿事兒有這樣的誇誕梁福把大指頭一豎面龐兒幌了兩幌做了那英雄威猛的架子口裏正想說出什麼話來忽聽得他姊姊叫道不好了……兩人都跳着起來忙到裏面去瞧正是　聞雷失箸驚人語　天付英雄自不凡　欲

第三回　破屋無人藏炸彈　窮簷指日賦多金

話說那廝老唐正與他舅子梁福談得入港忽然他姊姊在後面大嚷起來不好……不好了……兩人忙入內一瞧只見竈下火起已經燒得通紅的火頭約有幾尺高了梁福仗着他的勇氣便去把那壁間的自來水龍頭一開趁着底下有个桶兒霎時間放滿一桶水也不及將龍頭關上提起來便沒頭沒腦的潑去這當兒他姊姊嚇得呆了還沒有走過去那水力來得過猛濺得他渾身通濕這一淋直把那驚魂提醒過來那火頭兒也望下一壓勢力衰得多了梁福提着餘勇索性把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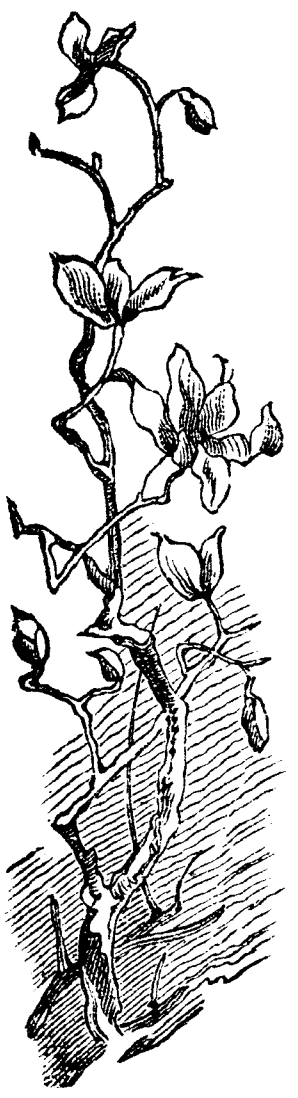
水桶連連的潑上七八桶方才把那祝融氏打得偃旗息鼓的返駕而去老唐和他妻子才把心上的一塊石頭落下了可知那竈下的飯已是燒不成功只得在外面胡亂買些食物和梁福吃過了即便別去老唐驚魂甫定才和妻子談起方才梁福的事情來究竟不曉得是什麼一回事值得這樣的誇張他妻子道我方在燒飯用鐵鉗夾着柴丬兒移到對面的行竈兒去想要燒菜忽聽得兄弟說什麼上海道正想聽他一箇端的誰知把手一鬆那根柴丬落下地來燒着了地下的雞毛蒲包兒霎時間轟轟的接連就是木片攪得我嚇昏了方才開出這个把戲兒要不是我兄弟幫忙早已燒穿屋頂了老唐道福弟竟有這樣膽量這樣身手眞是虧他但可惜不肯歸正專說搭架子的大話兒要不是鬧了些大亂子攪起那什麼革命黨來嗎梁氏道阿呀革命黨就是造反咧怕不要殺頭滅族哩老唐道可不是成則爲王敗則爲賊現在各處派了偵探專捉革命黨偷若得了些風聲連我們親戚都有些處分呢梁氏道他這幾年不讀書又沒箇事兒所以把性格變壞了也和你前兩年一箇樣兒回來你等他來也合勸勸他不要幹這些可怕的勾當你慢慢的也替他招一件事兒說幾句窩心話叫他不要亂撞老唐道你又來了他也容不得我開口我難道不疼他聽他亂撞不成明兒把行竈修好了我買幾樣菜兒請他吃頓便飯和他談談心看他怎樣話言未已忽聽

得打門聲老唐忙去開門原來是他兒子小唐從青年會放假回家了老唐問道今天不要上課麼什麼這樣早便回家了小唐道今天是禮拜六課已早完明天禮拜放假下午三點鐘照章回堂哩老唐大喜道你回家甚好快和你母親談談學堂裏的光景也好叫他曉得你讀書的樂趣說罷便向裏喊道小唐回家我有事出門了他妻子答應了一聲老唐揚長自去却說這小唐進了青年會讀書倒很長進且因爲聽了教員的講說心地也明白了許多不上一月就能專心用功不想到馬路上去閒逛了合該鄺氏家運發達老唐既改悔振作小唐又復安心求學一家兒很有些希望上海的風俗搗亂慣了下等人家簡直爛七八糟不成箇樣兒還是進了教會時常聽聽演講倒略略曉得些爲人的道理正經兒幹些職業所以教會的力量瀰漫流衍沒有讀過本國書的人只感激這教會的幸福就是後來讀得本國書也說教會平易進人切於實用孔子之道太高太古是不合時宜的這等議論便中等以上人物都是衆口一致的閒文休題單說鄺小唐和他母親講起教會學堂裏的好處眞是十分信仰五體投地的了看官們這實在是小唐的好處他母親道你讀書畢業後打算做些什麼事兒呢小唐道兒最信的是實業不是機器廠便是織布局或是火柴肥皂或是印刷儀器兒自信將來竭力經營定可致富總得使母親合父親享些快樂幸福這便是兒的大

希望那梁氏笑得口都合不攏來覺得他的兒子一會兒好到世上寡二人間少雙的正談得入港時忽然敲門聲響小唐問是誰外間答應道我却是很熟的口音小唐便三脚兩步的去開了門原來就是他娘舅梁福小唐笑道阿呀呀娘舅多時不見了梁福道你在家嗎聞你讀得好書認眞的了不得今天如何有空來家小唐道不敢不敢敢外甥托福胡亂讀幾句書可沒長進今天是禮拜六下半天沒有課程故爾回家看看父親母親舅娘現在怎樣好方才從那兒來的梁福道嘵、我可荒唐過了後來到了馬立司去看个朋友他托我一件重要事情如今須將這箇緊要物件寄頓一个去處方可出去幹事特來和你母親商量說時把那手裏的一包厚洋紙包裹繩細篾紮的東西到小唐面前一揚道就是這件寶貝銀子到也值幾萬哩小唐道這是什麼東西意欲接過來一看梁福一縮手道阿呀這箇看不得的這是一種化學藥品很值幾文錢但有些兒毒藥故而萬萬不可隨便打開我見你們那後廂扶梯下很空又沒人轉動所以特來暫寄幾天你母親在那裏話言未畢梁氏已從樓上登登的下來接着說道兄弟有什麼東西要寄存呢梁福道一包藥品是不僭地方的諒來姊姊可答應我梁氏道說那裏話自家親戚再大些也不妨你只管寄着罷我家又沒小孩

子東西不怕翻弄的梁福道可不是就因爲姊姊處沒孩子所以才敢放放心心的寄存不然那朋友家也好安放不來麻煩了梁氏道這算不得什麼事你擱着罷難得今天你外甥在家你有工夫和他談談吃了夜飯再去罷只怕你沒工夫梁福想了一想道也不妨我就和外甥談一會兒罷現在只有五點鐘光景我赴朋友的約須得八點鐘哩梁氏道那碼正好你們坐一會談天我去弄些飯菜罷小唐正愁沒有人談講聽見母親留着娘舅做他的談友自然歡喜無量便兩口兒相讓的坐定梁福先開口道青年會裏從前我也去讀過書規模還要得只是思想太舊些小唐是初出茅廬的孩子不知道什麼新舊便問道什麼叫做舊呢梁福道說他那教法還是守着從前的老規矩什麼忠呀孝呀安守本分呀不知道今世界是要推翻政府改良社會箇箇人有國家的責任箇箇人要做軍國民那按步就班的舊法是要不得的再不然便被外國人欺侮瓜分滅種的大禍就在目前了小唐聽了不禁一嚇道原來還有這些道理外甥是簡直沒聽見過舅舅你從那裏得來這種學問推翻政府改良社會便是怎樣的做去呢梁福道人民的苦痛都是惡政府造成的如今第一要推翻政府況且滿政府又不是我們同種所以下手便要推翻他推翻的法兒先用暗殺給他貴人大官怕了然後再動干戈這才是英雄造時勢的大事業哩小唐道這不是造反嗎外甥又沒

有。做。過。軍。人。就是。舅舅。也別。幹這。事這。些事。是很。危險。的還是。謀那。改良。社會。的事。兒都。得在。推翻。政府。之後。只要。把資。本來。興辦。實業。多開。學堂。整頓。教育。這是。頭道。改良。社會。的事。兒都。得在。推翻。政府。之後。只要。把資。本來。興辦。實業。多開。學堂。整頓。教育。這是。慢。慢。兒才。有。效。驗。的。小唐。道。外甥。對。於這。件事。兒却很。願意。去研。究意。思中。將來要。好好。幹兩。椿實。業。和外。國人。比一。比。比。富強。的程。度哩。梁福。道。你這。志氣。也不。算小。果然。實力。做去。那是。一定。發財。的。這時。梁氏。在廚。下走。來忽。聽得。他兄。弟恭。維他。兒子。發財。喜得。忘了。跨過。門檻。的猛。的跌。了一。交手。裏。起。來。口裏。叫。道。不好。了……不。好。了……不。是。火起。便是。那……炸。……正是。賊人。膽虛。疑。鬼。疑。狐。未知。梁福。所嚇。的究。竟是。什麼。事兒。待在。下調。查清。楚了。再講。



話拾

史繩之中丞喜作詩鐘頗多佳作其（馬）（摺匣）云八駿日行三萬里一封朝奏九重天又文道義（大）（人）云東海一鳴驚大鳥南陽三顧起人龍葉譽虎處囊詎有錐能脫多帶應知袴是窮又（同）（四）云燃萁淚滴同根豆抱蔓心傷四摘瓜

閩中賈太史乞假歸里後遇大雪擁裘至門前適隣有倪姓面麻者着屐而過賈呼止之曰聞善屬對今有「釘鞋踏雪倪麻子」請對倪應聲曰「皮襖披身賈畜生」

太倉東門王某者以皮匠起家搆一樓求吳梅邨題額梅邨書闌玻二字與之或問出何典曰無他不過道其實東門王皮匠耳聞者捧腹又蔣心餘額一醫者之堂曰明遠樓人問其典蔣曰子不聞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乎

隨葉

民國政要

出書預告

共和為政 茲行一切設施有因重建百度維新供政客公民查勘成案起見特各類關係重要者月出一編自有革命起其五年七月止編輯中編正在編輯中六年十二月止當增補一月刊

隨筆

晉游雜記

（指嚴）

丙辰新秋北游都下適舊雨戴君署山西壽陽邑篆來書招余往云正太路綫所經也甚便遂過訪留信宿因即西游太原見聞既多時有觸文人結習不能自已爰拉雜登記如干條

山西傳稱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詩唐風序言勤儉質樸。憂深思遠。有先王遺風。據此優點。以觀察現狀。不禁感慨係之。憶余十年以來。漫游江浙間所至通都大邑。水會陸集。每歎物質文明雖屬較進。而沃土淫民之誚。不能爲諱。獨於晉省斤斤注意庶幾一反斯習。而有好善之憑藉歟。乃徵之睹聞所及。殊令人爽然。

八月十三日午十一時出都門。自京漢車南行。五時抵正定之石家莊。是爲正、太、鐵道之東、點。一小村落。因西當井陘要衝。夙爲交通孔道。正太路既成。行旅益夥。交易繁興。市廛漸密。近日居然有南榮館酒肆妓寮矣。惟街衢不修。塵垢盈足。客邸橫土炕。尙守北方舊習。服食不潔。土人嬉嬉蠢

蠢若猶是原人時代也予日晡入館舍役捧匣請盥漱水濁雜泥沙却之旋理車君館尙新創繇天津分支談次見肆之對宇即中華支店經營二載餘子弟無求學處我國開化之難如是哉幸有兩家書可購顧小說行銷較多力售書頗暢惟莊地尙無規模完備之小學特爲連銷隣縣之機關耳客民數百戶多携眷來者而土著之文野無涉也南產物及舶來貨以此爲聚處否則須購之省垣

翌晨六時登汽車十二時抵壽陽壽爲中縣山田縣亙於晉省非惡土且亦饒文物清相國祁文端雋藻之故居在焉顧其俗有特異者則孤城斗大荒落如鬼墟城門東西相望市廛皆在東關城中居民男多胥役女則私倡而已又罌粟妖物與纏足陋習俱未剷除出門見裳束袴伶俜却行合之村顏麤服怪醜萬狀孽哉地獄現象去人不遠也而居人莫之覺習之爲禍誠令人不可思議入城門數武即官署戴君遣役迎予者騶車一乘聞城中以鴉片淫泆之風如盤根之不可拔也戴君見予至喜甚把臂道古飯罷縱談及吏治君因言禁烟興學及勸不纏足諸端爲此間要政誓必盡力爲之予乃賀得循吏晉俗質樸敬畏官吏誠得賢有司治之不難潛移默化惜作吏輒如市賈來者咸思搜括以去否則多事不如省事存五日京兆之

心民國以來苟且旦夕之風益甚可慨也是夕劇譚至夜深

壽邑地望最高居四山之中天氣高寒朝晚已如深秋衙參事簡風景易暮出隍神宮及警署監獄等已佔城之半民居寥落絕無市街索米者亦須往東關而望土山層疊若摺帶形蓋山西地勢太行山脈首尾絡貫其中支峯縱橫四口娘子關萬嶺盤空羊腸迂繞李左車所謂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者今親覩而益信正太軌安設萬山中蝸旋蟻走曲環互通往往遠視絕險鐵橋如虹下臨深溯若天台之石梁可望不可即者剎那間忽車行轆轤乃過其上倚窗追視勝臥游十倍也時時見土室耕山田抵壽陽乃若平壤僅見土山實則四山中得地如番人之峒居城邑俱占高嶺俗諺有冷壽陽之稱西行過榆次俗較繁富而地平氣候俱殊矣鄉居七十二圖產高粱稊麥畜牧多羊有礦脈未發也河水絕少所謂壽水者亦涓涓淺瀨而已井泉至深多挾泥沙南人居此者非恐患腹疾也予廔衙齋輒以書畫自遣爲戴君及刑幕羅君作扇書畫各一有陸君因導予出游惘惘至一家婦人飯後戴君方坐衙署案無聊甚因導予出游惘惘至一家婦人出煙具供客衣垢齒黑予驚而走出詢聞陸君言晉俗婦女多嬾慢縫濯烹飪之事罕嫻日趺坐坑上富家多與阿芙蓉

爲伴貧無所償其隱則曖昧不可知以攫財者比比也故習爲偷薄以敗其勤儉質樸之古風厲階實生於女教不修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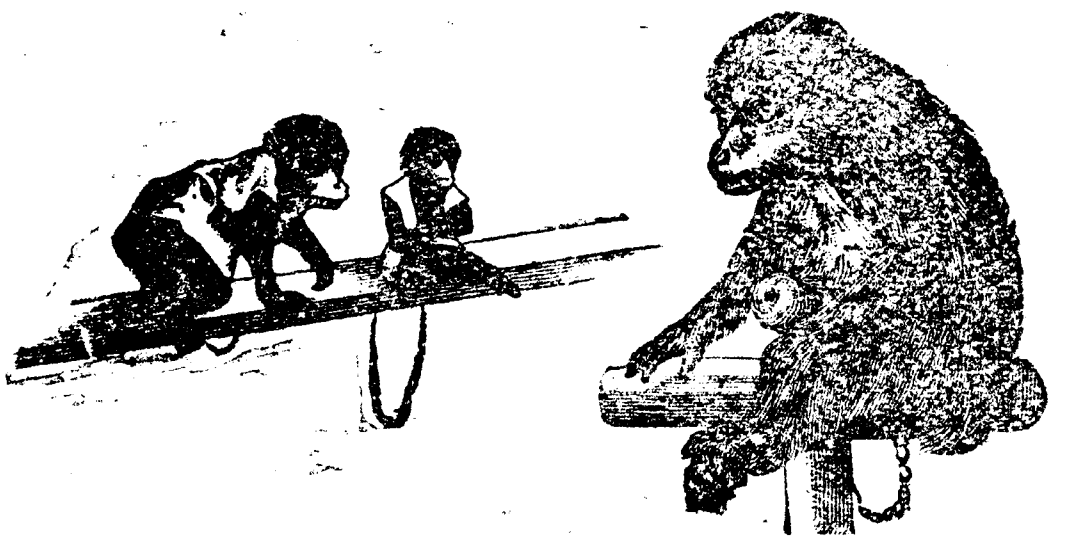
晋有特性聞於全國者曰經商耐苦麈肆徧國中有特產聞於全世界者曰煤田供世界千年之用而不竭顧詳考今日現狀所謂特性亦漸爲海外潮流所侵蝕而抵抗力日以脆薄蓋數十年來財政恐慌金融變幻外人操其樞紐左右國民之生命銀行新事業代之而晋省匯兌商如燼火之明矣進口貨增加而土產銷流日滯晋商更蒙其影響此內國受外界之衝動而波及於晋省者也至煤田則外人覬覦已久晋人歷受教訓恍然如夢斯覺於是排去福公司之成約而有保晋公司出現不可不謂晋人之毅力顧開辦十年遲遲未睹成效其失敗原因固種種而要不能不爲晋人之眼光短近手腕鈍滯惜也（詳見下客談條）煤田爲全國富源晋人得此亦云幸福而迄今未睹大效予車過陽泉見巍峨之機房與層疊之廠屋不禁爲之起舞顧以全世界第一之煤田而所獲僅此又不禁爲之於邑寡色且附近更有外人組合公司名漢而特者有輕便鐵道運煤接正太軌此何爲也哉晋中明達胡不速起合力兼而併之統一以歸於保晋以竟前日贖回自辦之功似較併合建章公司一節（見後）尤爲緊要也予縱筆及此忘其越俎識者亮之

戴君與予談吏治以爲晉中舊習未劇如鴉片纏足等事皆教育未絕之患故下手第一著不如竭力興學顧壽邑彈丸經費支絀城市力薄鄉鎭則風氣多閉僿勸導之力一時未易暢施吾（戴君之言）姑就此間一縣立兩等小學爲提倡（校舍即在署左側、坐堂皇可見校樓之窗戶也、）以盡吾之天職可也時君已遣其長公子入高等小學次公子入初等予每晨起步堂墀間輒見兄弟挾書包過未嘗不心折以爲必如此庶得稱實行提倡嘗見搢紳之家主人身任教育行政之職而子弟延師課讀不送入校問其故曰恐沾染學堂習氣也嗚呼、孰主宰是而坐視其習氣之移人乎己之子弟避逃而凡人之子弟不妨聽其有習氣乎其背公德溺職欺人抑何自道不諱也戴君能矯此習成效何如予雖未及睹而其興學之實事求是不肯敷衍則可信矣

中秋放衙後戴君邀予夜宴時有同鄉吳君渭濱者由石家莊路局乘車來游赴戴君約也一見如故傍晚設宴於齋前之廣庭置燎燭如臂燭奴植地人立想見古人夜宴景象蓋此間山城器用尙存古風也肴饌俱先一日購自省垣因壽邑食品單簡少水族今席中居然陳蝦蟹焉珍品也孔子見之必變色而作矣昔閻百詩先生語狀晉省食品所缺者謂「魚龍鴨鳳菜靈芝」今省垣稍稍奢侈有魚蝦自保定天津至若壽邑則猶未免此謠也然非鐵道交通曷以致此衆咸歎科學轉移

世界之力至巨飛觴劇飲比丙夜始興闌予賦詩數章出署步月街衢已寂然或置油燈簷下以拜月噫嘻、山城寥廓辜負此銀蟾玉兎若在秦淮桃葉間豪興自爾不佺（予一六月前尚厲金陵、故云、）

（未完）



讀紅樓劄記

境遍佛聲

弁言

延陵歸來桐封株守牙籤滿架芸帙充堂杜門伏案絕似故紙之蠹魚開券焚香恍同禪門之老衲左太冲戶牖壁牆悉著筆硯蘇子瞻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凡風花雪月之辰皆筆酣墨舞之會無如簷雨淋鈴殘燈照影一事無成百憂咸集茶餘酒罷火冷香消不有消遣何伸雅懷因讀紅樓信筆劄記藉祛長夜之惡魔用銷千秋之熱血偶借窮愁日月小作冷淡生涯一編在手萬念俱寂雖今日偶一展閱信筆云云頗起遐思恐異日深陷情坑飽受情彈爲情所誤是編之作蓋欲持以爲情場戰勝之券且欲留以作情關報曉之鐘嚴寒凜冽悲風怒號挑燈獨坐濡筆書此輯刋三編以供同好丙辰梅月偃日華嚴閣主境遍佛聲自識於晉陽寄廬

上編

總論

紅樓之書得國風小雅離騷遺意叅以莊列寓言奇想天開憂憂獨造其事誠古今來妙事其文亦天地間妙文統觀全書由近及遠即小賅大直將眞事隱去託爲假語村言以曲盡乎妙喻蓋默操春秋之筆寓諷刺於皮裏者也

紅樓之作乃雪芹巢幕侯門目覩富貴浮雲邯鄲一夢始則繁華極盛景艷三春花鳥皆能解語繼則冷落園亭魂歸月夜鬼魅亦且弄人不特雲散風流盛衰興感而且世態炎凉車馬門稀故作書

以夢命名而開卷即以夢幻標旨也韓蘄王南鄉子詞曰人有幾多般富貴榮華總是閒自古英雄都是夢爲官寶玉妻兒宿業纏作者自名寶玉其亦取義於此乎

紅樓一書爲雲爲雨牛宋玉之微詞非務非之場鶯鶯作對翠鬧紅牀之地蛺蝶成行一書兩間第一妙文

紅樓之書雖有兩意讀者當具一心譬之繪事石有三面佳處不過一峯一樹必持是意以讀是書乃能得作者之微旨如捉水月祇挹清輝如雨天花但聞香氣庶得此書紘外音乎

讀紅樓之書須具兩副眼光一眼看其所隱眞事如何穿插一眼看其所敘閒文有何關係兩不相妨方能有得若拘拘於年齒行輩時代名目則失之遠矣

讀紅樓不可祇讀本文須併其批評讀之明齋主人之評眞而已露雖不無穿鑿之痕然用力勤矣大某山民之評最有識見雖著語無多已見一斑護花主人之評尤劣用力雖勤何其庸也乃至屢

贊襲人此聖歎所謂啖人矢橛者也至太平閑人之評心勞日拙可笑亦復可憐其餘評本雖夥可觀者鮮矣

太平閑人以大學中庸而講紅樓吾實未敢深信然作者其美刺乃學乎詩其書法乃學乎春秋其參互錯綜乃學乎周易其淋漓痛快乃學乎孟子而兼用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三書之法遂淹有衆長橫絕古今

余前在友人處嘗見過抄本紅樓夢原本祇八十回敘至金玉聯姻黛玉謝世而止蓋聯姻之議非出自賈母王夫人之意乃奉元妃之命無可如何而就之黛玉因此抑鬱而亡亦未有以釵冒黛之說今世所傳一百二十回之文不知誰何偷父何故强爲此如鬼如蜮之事此眞別有肺腸令人讀之欲嘔

相傳舊本紅樓末卷作襲人嫁琪官後家道隆隆日起襲人既享溫飽不復更憶故主一日大雪扶小婢出庭中賞雪忽聞門外有誦經化齋之聲聲音甚熟習而一時不能記憶爲誰遂偕小婢啓戶審視化齋者恰至門前則門內爲襲人門外爲寶玉彼此相視皆不能出一語默對許時二人因仆地而歿以上所云說甚奇特與今本大異

紅樓一書自廊廟宮闈下至田園野寺小則閨房兒女之私語大則言之則爲國亭姊妹詩歌風雅之場推而盡之即爲阿房後宮開鏡棄脂之象實而指示孝家庭聚首之歡顯以示之即爲貴戚私家甲第連雲之盛泛而論之則爲燕妬鶯猜婦子嘻嗃之即爲班去趙升小人消長之機分而觀之則爲弄權希寵事佞政同私門之漸曲爲喻之則爲厭厭夜飲士女戲謔之風直爲朝廷家國之事約而流連荒亡之樂細爲數之則爲朝夕饔飧務竭口腹之充統爲計之即爲金玉糞土用如泥沙之侈兼兩府之微合而推之爲書之即爲啄啄羣雌其思深其慮遠其詞費而隱其意類而推眞開天闢地絕無僅有之奇文也

福善禍淫神人之用勸善懲惡聖人之教紅樓雖爲小說而善惡報施勸懲垂誡通其說者且與神聖同功若徒觀其木石同居喁喁私語園林改造煌煌大觀君恩來鳳藻之新添乎蓮葉極鳥語花香之艷鸝鵡吟詩披仙庖家慶之圖鴛鴦行酒怡紅院之燕壽不啻瑤池欃翠庵之品茶居然陸羽玫瑰刺手狂奴遭一掌之批湘竹騶柳補誄文私祭乎芙蓉玉愛金遺食譜兩番之夢此不過軟紅塵裏景麗三春海市蜃樓黃粱一夢可以得紅樓夢三字命名之義而已又豈一百二十卷中深文曲筆寓言選意之所在乎至若以此書爲右頭出處而記專

爲木石前緣而作心痛絳珠之死力鋤寶釵之奸恕神瑛之爲僧善能補過詆襲人之改嫁大快失身誦柳絮之詞潸然淚下讀桃花之句默爾神傷以金針鴛繡爲蘅蕪苗合之時以香芋鼠偷爲怡紅撩眼之戲微特受痴人說夢之誚貽紫陽如豆之譏且左袒私偏平情失實亦陳籌三國志之覆轍也乃千古之罪人耶此更盲人瞎馬迷路出花難者也又烏可以與之語紅樓哉然余意雖如是究竟不能已於言也若細繹其文皆可通乎經義賈氏之盛衰互爲消長衆人之今而不自知也或明或暗或曲或直無非寓褒貶之意紅樓之妙妙盡於此矣其所以膾炙人口不脛而飛不翼而走者實因其能鐫刻人心移易性情耳至有以太虛幻境事屬子虛仙姑雲雨之情即神女巫山之夢萬艷同杯酒開色界千紅一窟洞入桃源聲呼救我原眠秦氏之牀跡尾偷尼重算小郎之帳珮既解乎九龍聘或留夫雙劍芙蓉江上啜茗傳神風月鑑中空花招手知胭脂之屢喫口哺櫻桃忘靡費之微籠臂交雪藕以此書爲秘戲之全圖其敘事乃春光之暗洩不幾誤煞少年而紅樓一書豈誠紅樓哉然余意雖如是究

未識當時成此書者何心也安得起悼紅軒中之雪芹而問之

紅樓夢推演性理闡發學庸以周易演消長以國風正貞淫以莊騷寓本旨以春秋示予奪結構細密變幻錯綜包羅萬象囊括無遺盡脫小說窠臼而別闢蹊徑以李將軍金碧山水樓臺樹石人物閒談不說紅樓夢縱之筆描寫閨中小兒女喁喁私語繪影繪聲如見其人如聞其語竹枝詞所云讀詩書也枉然可見一時風氣所尚非眞有所不足於此書也其中微意所在豈別部小說所能望其項背

讀詩書敷華掞藻立意遣詞竟無一落前人窠臼此固有目共賞姑不具論第觀其蘊於心而抒於手注乎彼而寫乎此目送手揮旁通曲喻似譎而正似則而淫如春秋之有微詞史家之多曲筆

紅樓全書敷華掞藻立意遣詞竟無一落前人窠臼此固有目共賞姑不具論第觀其蘊於心而抒於手注乎彼而寫乎此目送手揮旁通曲喻似譎而正似則而淫如春秋之有微詞史家之多曲筆

試一一讀而繹之寫閨房則極其雍肅也而艷冶已滿紙矣狀閥閱則極其豐整也而式微已盈睫矣寫寶玉之淫而癡也而多情善悟不減歷下瑯瑯寫黛玉之妬而尖也而篤愛深憐不啻桑娥石女他如摹繪玉釵金屋刻畫薌澤羅襦靡靡焉幾令讀者心蕩神怡矣而欲求其一字一句之纖鄙猥褻不可得也嗚呼異矣其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遷乎

書中開口便言當日所有之女子其行止識見見出我之上又言閨閣中歷歷有人又言亦可使閨

閣昭傳又言不過幾個異樣的女子又言半世親見親聞這幾個女子可見作者之用心全爲當日異樣諸女子作列傳耳

紅樓筆法完密有起有伏有提有補無一簡筆無一漏筆前後皆有呼應全篇均具線索讀之於作文之道獲益匪淺然其描摹家庭社會事情窮形盡致絲絲入扣讀之於世故人情當知不少故紅樓一書言情小說而實兼家庭社會之小說也

羣多稱紅樓爲誨淫之書余平生最反對此種謬說其主張此議者蓋不知情與淫之別也舊小說之下乘姑不具論即高如西廂記等亦不免於苟合此則近於誨淫者也紅樓中凡值寶黛相逢每有一片纏綿悱惻之情與不忍辜負之苦心而終不及於亂詩之所謂好色不淫發乎情而止乎禮也

寶黛二人有焉故情淫二字判若霄壤也

紅樓所載雖皆閨房瑣屑兒女私情然其才之屈伸可通於國家用人之理若黛玉之孤僻蓋汲黯何況昏庸者長沙弔屈吾讀紅樓爲古今人才痛哭而不能已

紅裏以言情爲宗自以寶黛作主餘皆陪襯物耳而論紀事則鳳姐又若龍之珠獅之球何也蓋古

今奸邪柄政如盧杞嚴嵩皆受參劾於生前人猶不悔豈非秦之趙高乎能道其奸者惟一趙姨娘作者著鳳姐卒受冥誅也此等處作者頗具史識又豈可以泛泛言情小說目之

褒譏身受其禍故幻之以太虛之境元之以大荒之山隱之以無稽之崖能使後人直斥爲荒誕不經無所稽考則作者之意在是矣然觀其開宗明義第一章即以賈雨村甄士隱二人并列而於大觀園內即厠入一塵世獨立之妙玉至於榮寧兩府即賈雨村誠爲假語村言於妙玉則爲妙喻於史太君則爲史筆而後推之於葫蘆廟開首作者殆欲以葫蘆題不求甚解耶

書中快文甚多焦大醉罵而外如李嬤嬤之罵襲人獃霸王之罵寶釵較陳孔璋討曹操檄駱賓王之罵徐敬業而外今之縉紳閥閱之家豈僅奢侈之一端而已敗國亡家而太夫世祿之家鮮克由禮紅樓所記惟一侈靡之罪然已受抄撿之辱軍臺之苦其警戒後人爲何如耶若紅樓之增爲殷鑒不僅此一端而其幸逃法網曷

討。武氏檄尤爲雋快讀畢當浮一大白

紅樓一書寫寶黛如山之蘊玉水之含珠其輝媚爲已主矣而後之續者必欲

寶玉封侯拜相林黛玉福壽雙全亦寶玉所謂魚眼睛也又何所取耶

有人讀紅樓至錦衣軍查抄甯國府而傷心著急者至復世職政老沐天恩而

情矣而不得謂之有識如榮甯兩府之所爲抄沒黜革固其分也何必代爲之

一種人讀至抄家而大喜至復職而大怒者此亦不盡人情之人可與考古而

明齋主人評紅樓至夏金桂撒潑拍案稱快其識見迥非尋常又不得以太忍

讀花人以寶玉似武陵源百姓讀敘似漢高祖探春似太原公子紫鵑似李令

姐似曹暘皆不甚確合余謂寶玉當易爲李後主寶敘當易爲公孫弘探春當

易爲子家鬻鳳姐當易爲諸葛恪至妙玉似阮始平始平乃阮咸阮咸不似妙

今再廣讀花人之意則賈母似梁武帝黛玉似屈原迎春似劉璋惜春似陳仲

琴邪岫煙二人爲得佳耦蓋專制時代之結婚雖無得佳耦之理未必無得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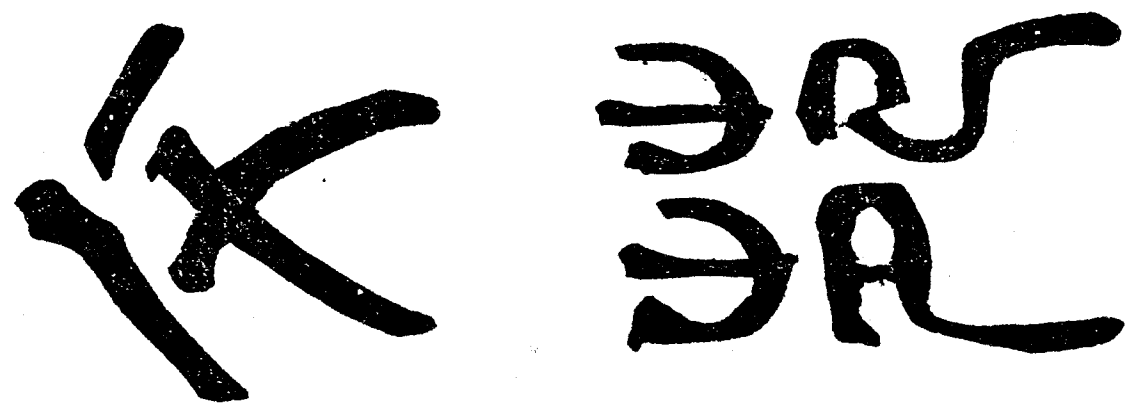
紅樓一書敘人婚姻之事不祥者居其多數蓋藉明專制結婚必無良好結果

也全書所列祇薛寶

體。中。未必無。一二善政可道也。

書中最重命名之義姓名皆具精心其全書總名豈能漫然著筆者世俗徒以名情僧錄以有通靈與金鎖而稱金玉緣以石上歷歷遍述之字跡亦曰石頭記以敘江南十二美色女子因呼金陵十二釵以太虛演曲中有紅樓夢三字遂稱紅樓夢以書中多談月月開情而喪家亡身乃名風月寶鑑此世俗所解命名之義者然究非作者關合事實得紘外音之本義也

（上編未完）



心經講義

著實顧進武

湛典詳志者友已售洋二
深解明佛之也出價一分
內釋有學良現版現角

攷地今征西傳子天穆

著實顧進武

詳地出現不編出據最新而古攷今革最沿以思想證攷可一已售四角
攷理出之確有者人也版洋分
古沿以思之意不手現售
今革最想證攷可一已價角

實利主義

共民吾當國識貧此組各俱理之行價
和建設要在
生主義發達
國地大物博
爲實業先進
惜國人短知
少研究坐致
困甚可慨也
書規畫資本
合富源稅法
節精詳透闢
根經濟學原
就國情推勘
確可見諸實
現已出版售
洋四角

贈汪笑儂先生序

顧實

詩書禮樂皆周代孔門之普通教科古祇有大學小學兩級則當今之大學中學間之程度也而以易春秋爲最高教科則當今之大學及通儒院之程度矣此古六藝之大畧也戰國紛亂士疲奔命習樂之設備及時間幾於盡亡而樂漸以失傳漢儒出六藝於秦火之餘餘五藝耳此古樂之所以失傳也自古樂失傳而中國文學頓失一部分之美的樂藝後世漢唐之經策詞賦宋明之性理制藝豈孔子之所謂博我以文約之以禮者哉近世海通以來歐化輸入而始悟追慕三代之非虛即以樂藝一端而論亦後世遠不如古足徵三代之文明堪與今歐西相埒今歐西之樂藝固甚發達者也於是我國一般之新學家侈言移栽西樂以補中國之所缺者衆矣雖然昔子輿氏有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信斯言也則古樂今樂必有其共通之原理在也苟其共通之原理存在則雖中國古樂之屍骸盡亡而精神必尚存留於人間有遺傳於今樂之中者無疑也是以吾人研究古樂之原理原則爲至大重要之責而不可緩也申言之則居今之日雖古樂器盡亡古樂家盡死而苟能

搜索得其原理原則。則必與今樂一貫。而可恍然了解於今之樂猶古之樂爲非虛語也用以保存我今樂。或取彼西樂。無不可以我無上之精神而支配之。不然則拘守我今樂者。無異刻舟求劍。移植彼西樂者。何殊張冠李戴。甯有一毫之理趣存於其間哉。蓋嘗考今之戲劇。即古樂舞及新聲之混和物也。苟汰去其新聲之一部分。則即與古雅樂之原來無大殊也。夫古雅樂者。何。雅者正也。猶今之官音曰正音故以周京之音唱之而樂曰雅樂也。詩之大雅小雅即以對於列國土白之國風而名之也。其爲雅樂。有文勝者。則揖讓雍容。陳干羽於兩階之韶樂是也。有武勝者。則預備征誅。正在放伐。總干山立。發揚蹈厲之象。創大武是也。故古雅樂所演者。傳留古昔先聖文治武功之歷史。以詔後人。於不忘。且以感化其性情。奮發其志氣者也。夫如是。則後世戲劇之演故事。非猶是古之遺意而員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耶。子輿氏之所詔吾人者良非欺人之談矣。故吾人今日亦務在於不拘古今之形貌而行其共通之神理而已矣。若夫新聲者。則古有鄭衛新聲矣。鄭衛國小土狹人稠。男女依靡相切而生淫蕩之風。爰有淫蕩之聲。亦社會上一種自然之現象也。顧其所異於雅樂者。雅樂爲古開國盛世之朝樂軍樂也。而此新聲則叔世流行之艷歌淫曲已耳。今戲劇中一部分之小戲並有其他演及男女性交。乃至若花鼓灘簧之類。皆此古新聲之遺餘也。夫吾國小說及劇

本。往往描摹及於男女性交。及他種猥媟之形狀。往。有。良。小。說。良。劇。本。而緣此。白璧微瑕。因以全部被擯者多矣。倘能刪去此類穢惡文字。則又未始不爲今日之樂。猶古之樂也。且夫人之嗜好與時遷移。寧豈有定哉。昔魏文侯告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雖道文治武功之盛。烈而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嗚呼。是亦豈能謂曰。魏文之志荒矣耶。古樂雖質樸之英雄。而不足以動風俗之英雄。至於凡庸更無論矣。故古衣冠古言語古形態舉動。足以動有也。然新舊反復。交娛耳目。又事理之常也。故吾國固有之今樂。亦決不至於毀滅。而要其歸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一語。足以貫徹古今中外聲樂之原理原則。是以演劇不聞新舊。但求符夫社會教育之旨可也。雖孔子復生。補五經而六之。度亦不能不有酌取改良中國舊劇自任。去其邇於鄭衛之新聲。而存其邇於古雅樂者爲務也。時詠簡兮。傷奇矣。則志。以賢。者之隱。於伶。然今人。或以先生之隱。於伶。而少之。則甚矣。民智之塞陋也。先是。先生應某園主之召。來大連。余後至。能干日。一夕。遇諸席次。得余友傅君立魚之紹介。盛聆先生改良社會教育之偉論。且述所有發明。編著劇本講義諸端。余曰。今西洋劇本之聲價。至高不待言矣。曩居日本某君告。

余謂日本劇本爲文學博士所撰云云是亦日本文化程度之所以高也今先生其勉發揚中國文學所缺之光矣繼而爲述中國古今樂藝共通之原理以質之不識以爲何如蓋余以二十年來治經學哲學文學教育學社會學之故管見所及亦聊以借題發揮也

山居紀事

聊寄萍蹤此屋廬晚來晴翠撲襟裾浮生未了頻看劍今日得閑且讀書海內故人箋啓少庭前老樹雪霜餘早年便有觀山興不爲桑田賦索居

懷菱湖諸子

幽居舊事忽相尋迢遞書堂十載心湖上花多應長水石前松直定成陰朝廷養士憑何報江海懷人且自深行罷青山還獨坐墓門高樹有歸禽

乞病紀恩

多病光陰負罪身天恩今許作閑人堂堂千載蹉跎去了了餘生涕淚新草木力微安得療江湖心

上已清明郊游

詩廬

淡淡春光畫不如草如新麥麥如蔬我從郊外尋詩返人有墦間乞祭餘野水初生疑可涉鬢絲新
截不須梳東風隔面吹塵土浪說臨流事祓除

戲題墨合

刳肝作帋我何曾濡首爲書病未能夢裏初還筆五色腹中可有墨三升青山他日無窮業黃卷兒時有味燈漫共短檠牆角棄旁行能事世相矜

讀顧亭林詩文集

誦經馬上歷關邊守兎儒生變復遷一角新亭千點淚深深誰若顧圭年一經猶作人師範萬卷能藏崑邑山首列儒林公豈願勝朝處士自寬閒

閉門自理書籍適值大雪因賦

甕牖繩樞歲月周胸儲今古目無牛從容翦燭相知友校勘抱經對若讐有雪誰人斟蝗綠無泉何處買羊裘書生只合安貧賤天地雲浮等一漚

留別許君指嚴

塞北歸來更遠征道逢許子忽留行他年記取班荆地宣武城南霜月明

夢鄀

濤松

到老方知客感哀百年無計脫塵埃離情比似庭前葉一夜西風捲一堆

贈陳小桃

遠嫁呼韓事可哀至今詞客弔叢臺美人橋近明妃冢嬌小紅裙爲底來

出關人已鬢如絲且向平康醉一巵我是楊花飄蕩慣不勞君唱柳枝詞

居庸關車中懷詹天佑

重巒疊嶂線環過曲折迷樓較若何到此使人神氣旺中原畢竟異才多

留別晉中友人

蝸角紛紛戰未休强從爾我判恩仇玄黃忽變爭存局湖海將尋不繫舟璧月鳥任啁啾倦游歸去今何似閒向菱溪拂釣鈎

題乞食圖

墦間富貴儘驕人一樣流光老此身投瀨金多飢可畏沼吳門在目何存牢盆得食思功狗壤擊行歌姚順民衰世更誰圖職貢瘡痍滿地莫療貧

早寒

抱石

指嚴

烟樹茫茫界遠天鄉關何處渺無邊早寒易。
飢來驅我老將至塵海茫茫孰導師托鉢沿。

無端

無端流轉踏京塵哀樂中年又幾人吹徹瓊。
乎抑相皮堪笑吳簫徒嗚咽醉中日月任駒。

題乞食圖

六年元旦晚醉閒坐無聊因憶昨宵　厚齋先生囑題乞食圖率成二律一絕

簫難寄恨縱回黍谷爲誰春。
門聊復爾棄人用犬猛何爲不盲心者多。
吳中誰識故王孫吾目高懸不復存自昔英。
分共瓦盆最是仙家游戲慣鉢中蓮子已生。
畸零身世不須猜也向繁華夢裏來三散千。
雄恩一飯而今投止望于門崎嶇。
金還故我東門黃犬有誰哀。

喜晤趙子敬先生並聽按歌

名場潦倒已華顛忽憶歌筵更惘然法曲新。
根。
閱盡餘黎杖人犬何。
聲零落盡江南還剩李龜年。

留別內子

一雨濛濛濕院階扶闌敷語動離懷賃舂終。
貢平生願心事依稀問玉釵。

花光如泣亞濃雲嫋嫋餘音若可聞舊恨不堪重織錦北枝南向畫留君

內辰歲暮出都乘汽車返里

雞鳴戒旦東裝行萬念如潮不易平名利役人同中酒醒時難解際時情
旅況艱難觸處生公車論價自權衡重輕交會牛毛法利盡錙銖意未平
輪蹄轆轤朔風寒都作勞人一例看舊友相逢贏一笑十餘年不到長安
停車未定客爭先各有心如箭上弦當世誰何容禮讓中原逐鹿已多年
平沙下隰望離披倦鳥歸飛任所之最羨野人忘理亂一家乘耜學冰嬉
原田強半沒平蕪可有英雄大澤呼淺水流冰天漸暖曾勞良吏課耕無
南徐才過又環滁風轉蓬飄一瞥餘我憶此邦賢刺史不修弭鎮紀功書
培塿緜亙野燒痕瘠土貧民豈待論贏得餘威留帥澤至今健卒滿軍門

雲起軒詞鈔

萍鄉文廷式

采桑子　記西湖舊遊

水西山北閒遊處翠蓋招涼紅袖拈香雁外鷗邊易夕陽　石牀自埽松陰冷臥想秋江幾許清狂

潘鬢年來也自霜

點絳唇　避暑

扇力微微晚風乍喜吹衣帶蘭臺賦在一霎炎光改

詩竹當窗畫意憑誰會吟天籟琴聲自解曲

罷龍歸海

河傳

宵靜鐙燼月臨窗瓜架蟲聲送涼怨君憶君清漏長羅裳近來銷舊香　錦字書成情默默親手織

要勝春花色繭多絲柳多枝眾罳曉風千里吹

長相思

鈿箜篌纖指柔一曲呈歌不上喉時時餳倦眸　錦纏頭金帶鉤細喘輕顰博得不誰知離別愁

浣溪紗

縹渺眉痕憶遠山一春愁思不曾閒斷雲祇在有無閒　原是花身應惜惜猶凝竹淚記斑斑小樓今夜恰輕寒

又

曲曲闌干淡淡雲蘭儀慧質杳難分卸釵聲溜隔簾聞　釀雪庭陰愁意緒聽香牀角倦嚬呻不成幽夢枕微温

虞美人　乙未四月作

無情潮水聲嗚咽夜夜鵑唬血幾番芳訊問天涯不道明朝已是隔牆花　夕陽送客咸陽道休訝歸期早銅溝新漲出宮牆海便成田容易莫栽桑

念奴嬌

一村臨水乍迎風含笑野桃春媚穠豔波光相映發惆悵無情有思燕子不來東風容易目斷芳塵委高鬟愁極更煩箏響料理　休說前度劉郎重來不見鎖赤城霞氣路轉峯前征騎影咫尺便迷千里芳草連雲巖花拂袖驛館空庭閉悶來無寐廋詞聊託麻紙

夜遊宮

疏雨困眠孤館薄衾冷漏籤時斷濕羽投林鳥已倦斂秋心白雲巖黃槲峴　瑟瑟湘波遠動吟思

楚歌聲怨濁酒澆深杯且自勸渺關河意難忘君試忖

高陽臺　和半塘乙庵均郤寄

靈鵲填河驚烏繞樹秋來一樣心期簾額風輕金鑪篆裊香微雲樓霧幌參差起黯瑤情未許人知

寫銀牋四角中央難寄離思　凄凉茂草寒衣處倦江河日暮淚下連絲猛拍闌干憑他蝶醒鶯癡

重陽蕭索青蕪國來信云七夕前三日得悟霜寒籬菊能支莫教人剗盡瓊華留映新眉

附原作題云乙冬消寒道希約作豔詞因循未果秋風客易觸緒懷人作此寄之　王鵬運

羅襪侵塵翠紬封淚星河慵問秋期巫峽荒唐玉樓雲雨霏微猩紅漫說秋花豔問年年腸斷誰

知算何如花是將離草是相思　玉纖禁捻瑤情癡瑤階玉輦春如海記夜寒吟袖同支看籠煙一抹遙山愁鎖修眉

和作　沈曾植

借月湔愁箋天謫夢碧城十二星期擁髻歸來夜闌露細風微中庭種樹成紅豆那寒心嬰鴟先

知判酬他扇底秋心弦上秋思　當年對影聞聲地贖花濺淚萼柳裊愁絲羅帶同心有情天亦

憐癡荒唐夢峽歸雲晚甚神娥猶妒腰支

阮郎歸　湘舟即事

玳筵別酒未曾醒飛帆過洞庭哀蝯啼急雨冥冥君山何處青　木葉下蕙蘭芳祝芳風莫胥飛花莫關纖眉

蹤跡楚江萍煩君鼓瑟聽　筆爲賦此詞

訴衷情　湖壖水退衰草冬晴來時渺漠無涯之境不知何往矣篷窗暇日有滄桑湖水只尋常依然舊日鷗鷺便換水雲鄉　偎紙帳對茶鐺細思量月華金鏡風捲銀濤一樣瀟湘

人間日日

點絳脣　重九

風緊天高興來欲射雲間雁平蕪楚甸漠漠無涯青霜染　不省題糕也少悲秋伴登臨健蘭芳菊豔高

想橫汾宴

卜算子　水仙花

香靜玉盤安影薄雲屏繞白石清泉偶遇之不礙花光小　唱徹大江東此意無人曉若見湘皐解

風寺伐自半花岡

鷓鴣天

蝶夢遽然別有天蛹鑽故紙幾何年在山遠志何如草入世忘憂不藉萱
鏡一欣然川如碧玉山如黛不是吳兒也叩舷

憶江南　詠雪

天欲暮旋覺白光寒銀闕半空俄隱現瓊林萬樹各飛翻何處是三山　行且止茸帽據征鞍任是
梅花開遍也不曾春夢落人間詩思已闌珊

邁陂塘　惜春

任唬鵑苦催春去春城依舊如畫年年芳草橫門路換郤王孫驄馬愁思乍絮亂絲繁又過寒食
也殘陽欲下好飛蓋西園玉觴滿引秉燭共遊夜　瓊樓迴孤負緘詞錦帕銅仙鉛淚休瀉落紅可
及庭陰綠付與流鶯清話歌舞罷便熨體春衫今日從棄捨雕鞍暫卸縱行遍天涯夢魂慣處猶戀
舊庭榭

清平樂　有憶

畫羅雙鳳素舸曾相送一夕梨雲無好夢簾外月明如汞桃銀桃葉誰憐江南好暮秋天贏得樓頭

指點木蘭可是郎船

賀新郎　丙戌都中與汪莘伯聯句之作迄丙申秋乃於漢口志仲魯前輩書中得此故紙詞

雖不工姑錄存之以誌鴻爪

天末春將老過清明海棠開罷柳絲吹少　道希

一片黏天芳草　道希　綠到平蕪將盡處又斜陽雲外青山繞空望遠長安道　莘伯

西笑還念我麻衣飲墨緇塵撲帽　道希　十載詞塲供跌宕贏得中年近了　莘伯

豪竹哀絲蒼生志儘昂頭付與蘇門嘯龍氣　故人此際應在鴻飛杳　道希

沁園春　隱括楚詞山鬼篇意以招隱士　莘伯　況歲晚江湖潦倒

若有人兮在彼山阿澹然忘歸想雲端獨立帶蘿披荔松陰含睇乘豹從貍且挽靈修長懷公子薄

暮飄風偃桂旗難行路向石茸捫葛山秀搴芝最憐雨晦風凄更猿狖宵鳴聲正悲悵幽篁久處

天高難問芳蘅空折歲晏誰貽子或慕予君甯思我欲問山人轉自疑歸來好有華堂廣讌慰爾離

思

念奴嬌　安塭地觀劇紀事

衣瓜夏五試於闐新樂柘枝蠻鼓七寶樓臺彈指現乍染繽紛花雨釧動聲輕釵橫光顫簪黶明星

互天河不隔盈盈咫尺無語　爲問拾翠洲邊明璫未解可要陳思賦結綺臨春朝復夜贏得東昏

千古海綠非春雲香何葉迴首蘅皐暮維摩病也憑誰問訊天女

蝶戀花　戲贈陳伯嚴同年

細雨輕釵橫光顫簪黶明星塵春窈窕看盡紅嫣自覺孤芳好繫馬垂楊臨大道更無人處多幽草

油壁香車何計迎蘇小紈扇無情金鈿杳六曲屏山歸夢繞

金縷曲　壽李木齋前輩即送其還京之作

把酒爲君壽論世間高名曷福似君稀有但使雍容平進取黑髮便躋台斗況才力淵涵地負默數

吾鄉誰健者定瓊琚玉佩追歐九曾小試掞天手　周南留滯今非久郤回顧天吳岡象濤飛山走

指點齊州煙點外朱鳥廻吟霜咮震大地洪鐘一吼喚醒市朝紅紫夢看東方耿耿蒼龍宿天莫醉

賜鶉首

鈆頭鳳

嬌波溜纖腰瘦仙裙百幅香羅皺乘鸞舞流鶯語瑤觴飛贈修羅天女舉舉舉舉　花簪鈿瓜盛斗綠

雲深處同携手青冥路神霄侶幾時清聽天風琴譜許許

醉太平

征衫酒澆香令夜夢遙陽關四疊魂銷折長亭柳條　年光易凋山川自遼行人白髮飄蕭過當時板橋

浪淘沙　赤壁懷古

高唱大江東驚起魚龍何人横槊太悤悤未鎖二喬銅雀上那算英雄　杯酒酹長空我尚飄蓬披襟聊快大王風長劍幾時天外倚直上崆峒

鎖窗寒　九江旅舍中秋無月風起浪飛江聲撼枕愁不得眠得詞一首參用周美成瑣窗寒

月下笛二調音節倚聲之家未必謂然龍吟雁哀如似相答明晨且遊廬山以滌塵慮故末語

紀實云爾

暑綿延涼霜蓬點水暮吳朝楚閒汀沙鷺識我慣行羈旅響驚飆簷鐵夜鳴怨蟲敗壁聲更苦怪素娥淒斂深宵不放一痕光吐　酒所看今古對斗柄芒寒滿江清露琵琶自語誰似當年白傅倚危欄愁見浪花海雲正起郎勿渡且淹留獨翫屏風九疊朱鳳舞

八聲甘州

鸞聲颺越甲動邊聲烽火徹甘泉有六韜奇策七擒將略欲畫凌烟一枕夢騰短夢夢醒郤欣然萬里西安道坐嘯清邊　策馬凍雲陰裏譜胡笳一闋淒斷哀絃看居庸關外依舊草連天更回首淡煙喬木問神州今日是何年還堪慰男兒四十六算華顛

高陽臺　塵

燕幕回春蛛罥絮陌頭認取新妝幾日驪歌餘聲猶在雕梁迴絲輕颭菱花影有個人寶瑟淒涼檢紅箋細寫相思淚黯千行　洛神賦後清才減久低徊羅韈想像明璫香界微聞紅樓隔雨相望重尋壞壁留題句感潘郎鬢已如霜祇宵來千里雲開應共清光

浣谿沙　旅情

畏路風波不自難繩牀聊借一宵安雞鳴風雨曉光寒　秋草黃迷千日渡夕陽紅入隔江山人生何事馬蹏間用山巨源語

祝英臺近

翦鮫綃傳燕語黯黯碧雲暮愁望春歸春到更無緒園林紅葉千千放教狼藉休但怨連番風雨

謝橋路十
飛絮
廣謫仙怨　聞之唐明皇登駱谷之時有思賢之意是以終戡大亂旋
機早規入蜀故雖倉皇遷徙而事勢昭然不然靈武之衆焉得嗣君勤
遐覽意在斯乎屢遷而存古有明鑒寶康之意今更廣之
元菟千里烽煙鐵騎縱橫柳邊玉帳牙旗逶遁燕南趙北騷然　相臣狡兎
避漁陽鼙鼓後人休笑開天
木蘭花慢　送黃仲弢前輩解官奉親赴大梁卽題其載書泛洛圖
春明門外路看迤邐接天涯任當道豺狼處堂燕雀起陸龍虵莫邪且藏匣
滿載英光書畫間吟嵩少煙霞　京華聚散等摶沙世事一長嗟是楚澤椒
靈槎不浮天上鑄玲瓏無術敎皇媧他日劉郎重到玄都認取桃花
天仙子
曲曲闌干淺淺池風定簾鉤不上絲玉人春睡損羅衣雲護密月來遲誰見

又

草綠裙腰山染黛閒恨閒愁儂不解莫愁艇子渡江時九鸞釵雙鳳帶杯酒勸郎情似海

望江南

遊俠好結客過邯鄲孔雀羅裙擎玉盌鵝兒錦帕覆雕鞍騎出萬人看

遊俠好遠出不須糧偶憶蒲萄過大宛開尋芝草渡扶桑何處是他鄉

遊俠好不願執金吾寶瑟歌成三婦豔銀鎗舞急萬人呼賭酒更撐蒲

遊俠好雄劍動星文易水行時虹貫日扶餘王後氣成雲此局未輸君

遊俠好縱獵玉驄驕金彈戲拋林外雀珠弓曾射水中蛟千里極蕭條

八歸　答子培沈刑部贈別之作

洪流帶郭平蕪紆轡南陌乍染濃碧斜陽淺映城闉處猶認飛鴉吹暝飛燕愁夕葵麥參差春色老

好料理江湖歸檝恰難忘載酒經過寂寞子雲宅　誰信蒼梧路阻憑將心事喚醒西京銅狄曆蛟

潭底拜鵑林下此意無人知得向東風擣麝吹起香塵遍今昔鈴聲緊別愁如海曠野星稀蒼涼歌

主客

三姝媚　王幼霞侍御見示春柳詞未及奉和又有送行之作賦此闋答之

鶯啼春思苦看湖山紛紛尙餘歌舞折柳千絲殢酒痕猶沁錦襟題句倚遍危闌澹霎鵑聲便成今古　當日花驄聯步共遊冶春城踏青歸路夜半承明東風吹不散濃雲凄霧好記靈和舊恨情商自譜

附沈子培見贈之作

十分春已去孤花隱葉怊悵倚闌心客遊今倦矣珍重韶光還共醉花陰長亭短堠問從來雨暗煙沈人何處匣中寶劍挂壁作龍吟　登臨秦時明月漢國山河儘雲寒雁嚦行不得鷓鴣啼晚

苦竹穿林尋常總道歸帆好者歸颿愁與潮深暮蒼蒼高山流水素琴　渡江雲

銀管頻催瑤華重折別懷奈許澹日暉暉春城夢夢還是鳩呼雨東風酒泛南風草長那更北風

鈴語問歸程桃花萬點尋源知向何處　拏音去了延緣誰見海水天風今古白馬潮迴青牛氣

杳身世元無住壠前麥秀龐公來往擁鼻試吟梁甫西江水馬駒蹴踏付堂頭舉

賀新郎　永遇樂

贈黃公度觀察

遼東歸來鶴翔千仞徘徊欲下故鄉城郭曠覽山川方圓勢不道人民非昨便海水盡成枯涸留取

◎清史拾遺甲編

洋裝一冊　定價五角五分

武進許指嚴先生熟於清代掌故好搜羅軼事茲爲其隨手掇拾當代名人著錄之作東鱗西爪足供參考且資談助欲知故事者不可不人手一編也茲已陸續付印先出甲編書印無多購者從速

◎不才說觚甲集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許指嚴先生舊作彙爲一編皆材料豐富趣味濃深尤多外類間罕聞之軼事出以之筆愛讀先生說部者當必先睹茲甲集已出睹爲快茲版書印無多尚祈迅購

梨園新語

新劇派與舊劇派分合之研究

過雲

舊劇之與新劇。支派各別。勢成水火。固不可强合而爲一矣。然新舊兩派。各有優點。各有劣點。不可主此奴彼。黨同伐異。蓋舊劇之長。在於歌曲。新劇之長。在於道白。舊劇每能於長歌當哭之時。表出其激昂慷慨之情。使人聞之而有所感觸。悠然神往。悽然下淚。此舊劇之優點也。惟於道白則多俗而不文。且千篇一律。聽之令人生厭。是其劣點。新劇則注重演說。所道者皆係有關世道之言。足以喚起人愛國心。愛羣心。化除私利之意見。激起公益之思想。此新劇之優點也。惟道白過多。聽之既久。亦易生厭。且座位較遠者。則一字不聞。但見其忽而嬉笑。忽而悲哭。手舞足蹈而已。今欲提倡新劇。非節取舊劇之歌曲不可。蓋歌曲之優點。在能補助表情道白之不及。有時劇中情節。非言語所能達到。非做工所能表出者。則用歌曲以形容其憤恨不平之態。且可以蒼涼悲壯之音觸人耳鼓。振起人之精神。此改良戲曲社之不可不設也。改良之道維何。一則編輯歷史及時事新劇。插入京調。一則擇舊劇中之情節較好者。竄改其鄙俚之詞。成淺近之文言。如是而行。庶新舊可以慣通。新

劇不至有滑頭戲之名。舊劇亦不至爲通人所鄙薄矣。奚患不能合社會之心理哉。

改訂舊有之劇本

舊劇非無可取之情節也。非無可取之聲調也。特文辭鄙俚。爲通人所詬病。致減損其價值耳。今欲改良戲劇。爲改良社會之入手辦法。固宜以新劇爲導線矣。然新劇雖宜提倡。而舊劇亦不必盡棄。舊劇之中。情節較好者。不妨存情。情節改其文詞。如三娘教子。有關於家庭教育者也。硃砂紅痣。有關於社會主義者也。搜孤救孤。有關於俠義者也。奪生死牌。足爲閫牆者痛下鍼砭。桑園寄子。足矯愛子惡姪之惡俗。彩樓配探寒窰等劇。開山王府。有智謀而玩弄權奸於股掌。足以大快九更天雖與此劇相類。但殺女報恩義。而近於愚。未免慘酷。故不足取。）刺湯之雪娘貞姬義僕。並萃一時。尤不可多得。其他武劇之中。如岳武穆之驅逐異族之思想。令人義憤填膺。即崑曲中之鐵冠圖等曲本。亦可變其曲文。改爲京調。再行排演。舊劇之中。如此類之劇。不勝枚舉。此特擇其最著者表而出之耳。其中可以節取者。尤屬指不勝屈。祇在有志改良者重行訂正。編成淺近之文言。廣爲傳播。庶劇界能放一異彩乎。

編劇時宜以布景湊情節不宜以情節湊布景

布景。演劇時之煤托物也。非觀劇者之目的物也。布景之象眞。所以引起人觀劇之興趣。非布景之佳。即足以感動人心。收移風易俗之効也。舊劇無布景。演劇者雖竭力形容。終不能使觀者如睹眞景。此舊劇之劣點。亦伶人不易見長之處也。新劇而有布景。此觀劇者之眼福。亦伶人之大幸也。蓋演劇之時。最宜引起觀劇者之興趣。有布景以烘托。則觀劇者如身歷眞境。情節雖稍平易。亦不覺其可厭。故近日著名之劇場。皆注意布景。爭奇鬬勝。以迎合觀劇者之心理。此布景之所以日新月異。大有進步也。然而布景有進步。乃演劇時一部分之進步。非全劇之有進步也。足以引起人之興趣。非能感化人之心理也。改良戲劇而祇乎是。負改良責者之羞也。近日編輯新劇之新劇家。因觀劇者之注意於是。遂於編劇之時。以情節湊布景。每編一劇必思此劇可以挿入何種布景。不能挿入者。則强爲牽合之。不問其情節之合拍與否。如丹桂第一臺之鄧憶南。無意思之可言。而情節之可言。時而銅像。時而觀音大士。雜湊支離。不足當識者一噱。必若明末遺恨中之煤山。拿破崙中之荒島。方爲有關係之物。方爲必不可少之物。其他戰爭之際。用疊成之假山及泉水等以點綴之。氣勢突兀。足以振起尙武之精神。亦爲有益。若編輯之時。不問其神情若何。言語若何。徒將幾塲布

景先行配好而後加以做工與說白則烘托物之布景反成爲主體最難描摩之說白與做工反成爲附屬品矣如是則新劇之布景與影戲何異登場之人物與傀儡何異眼前雖閃鑠迷離於實際則無一可取新劇而如是於社會有何益哉任編劇之責者曷勿思之

新舊劇宜一律布景

布景之設則以引起觀劇者之興趣不可以引人之興趣演舊劇之時絕不布景豈不欲引起觀者之興趣乎新舊兩派同欲爲社會所歡迎而一輕一重顯分界限豈舊劇無可布景之價值歟抑司其事者畏難苟安存得過且過之念歟否則伶人厭棄舊劇故示人以缺點使人生厭舊喜新之念也今之伶界雖日言改良日言進化皆具摹仿之性質而無獨闢之見解排演新劇摹仿西法從事布景則已知之矣以爲新劇之有布景固應如是舊劇則素無布景因陋就簡人亦不至訾議存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念因循其舊不稍改革橫青布一幅即可以當城垣立凳桌之上即可以當登山在有識者視之足觀雖有至美之情節彼亦不甚注意不足以動其效以爲如是之形狀直與兒童嬉戲無異有何法之心何感化力之有何開通風氣之有即演劇者對此情形恐亦索然無味空城計一劇漏上各

舞臺演唱時。從未有將城垣之景布置者。用青布一幅。斜倚於前。諸葛亮雖高踞其巔。毫無威勢。蹈促如轅下駒。脫欲我登台演唱是劇。睹此情形。必至手足無所措。興致全消。欲以繞梁之音。博座客之歡迎得乎。故劇場布景。宜不論新舊劇。隨時點綴。以引起觀劇者之興趣。不授人以可笑之柄。庶改良二字。不至徒託空言乎。

編新劇者之專利權

編輯書籍而有專利權。編輯新劇而無專利權。此非地方官長之不准立案也。實伶界自放棄其權利。不知聯合要求故也。今伶界聯合會已成立。而未嘗議及此。吾實爲伶界惜也。編劇苦心思索之事也。從種種方面體貼其情狀。從種種方面摩仿其口吻。稍有不當。卽受有識者指摘。非若小說之憑空結撰。信筆寫來。漫無限制也。若苦思力索。成一可寶貴之劇本。不數月而己爲人竊取。與我對壘排演。未免令人氣短。長此不改。則編劇之劇園。與不求新劇之日有進步。改良新劇之日出不止。焉可得乎。利益。勢必灰心絕望。阻其進取之心。如是而今果欲藉新劇改革社會。則必使教育部確認新劇爲社會教育。使學界有志之士。竭力提倡。新劇編成。當先呈驗於教育部。劇中情節。確有裨益於社會。而無流弊者。卽准其立案。且准其專利。專利

期限。或三年。或五年。視其劇本之價值而定。專以相當之津貼。且必經編輯是劇者許可。否則有志於此者。必竭其腦力。編成可歌可泣之劇。以博社會之歡迎矣。

編新劇者宜抱定宗旨

新劇爲社會教育。足以補學校教育之不及。當與學校教育並行不悖。稍有不當。非特不足以造福於社會。將流毒於社會矣。故編輯新劇。宜分爲四大類。一關有社會者。是而言則新劇之責任。如是其重也。編輯新劇。如破除迷信。改良家庭。一切與學勸工禁烟及提倡公益化除私見之類皆屬之。一關於政治者。如官場之黑暗。胥吏之惡毒。一切招權納賄。運動差缺。私賣礦產。諂媚外人之類皆屬之。一關於國恥紀念者。如甲午之戰。庚子之役。宋崖山之戰。明末滿人入關之慘殺。以及近來外交失敗之種種歷史。再借波蘭安南印度朝鮮亡國之慘史。以爲對照。一關於戰勝紀念者。如此次之革命大事。明初之驅逐蒙古。兼及秦皇漢武之盛業。以振起人之尚武精神爲目的。凡此四類。其間不無緩急之分。而編輯新劇之宗旨。則不外乎是。若於四者之中。擇其最要者而編輯之。則當先從關於社會及關於國恥紀念者爲入手之編輯法。若徒迎合社會之

心理。以新奇之布景勝人。而於劇中情節。不知注意。僅間坊間之言情小說。改頭換面而爲之。以博婦女之歡迎。雜湊支離。無新劇之價值。敷衍而已。欵錢而已。何改良之有。何社會教育之有。

科白與唱工須並重

科白與唱工。缺一不可。唱工之佳。或慷慨激昂。足以動人之憐惜。或宛轉輕圓。足以解人之憂悶。娛於耳者。莫此若矣。然不重做工。則耳雖娛而目不悅。心雖曠而神不怡。聲調雖佳。與聽留聲機無異。且呆若木雞。蠢如犬豕。對於目前。未免令人生厭。故做工不可不重也。京津一帶。專重唱工。有側身而坐。目光不注於舞臺之上者。無乃愛之成癖。矯往過正歟。夫京調之發揚蹈厲。足以振起人之精神。固無疑義矣。然迷信京調。不問劇中之情節若何。言語若何。表情若何而曰說白無須注重。做工無須注重。則試問徒恃聲調。果足以感動人心乎。果足以改良社會乎。今欲認戲劇爲社會教育。非僅唱工之佳。足以了之也。亦非僅將演說之辭。硬行嵌入。足以了之也。必將各人之身分。各人之口吻。細加研究。描摩盡致。扮上流社會人。則宜有上流社會人之舉止。溫文之言辭。扮下流社會人。則宜有傖荒之態。粗鄙之語。演武劇則宜有尙武精神。演情劇則宜有纏綿情致。（

近日之旦脚。不論扮上等婦女。下等婦女。而輕佻之態。時時流露。自以爲極旦脚之能事。而觀劇之程度低者。喝彩不止。若犬之狂吠。令人生厭。）遇有說白不能達。做工不能描者。則用唱工以代之。三者並行而不悖。庶觀劇者極視聽之娛。無厭倦之容。足以收移風易俗之效果也。

未完

劇曲

劇曲揭要序

歌曲揭詩言志。歌永言。三百篇實爲濫觴。一變而爲樂府。再變而爲詩。三變而爲詞。詞之流別。去古已遠。然而聲音之道。本乎天籟。以今之器。求今之律。雖無當于黃鐘之宮。而四聲二十八調。清濁高下。宛轉旋生。亦要猶有風雅之遺響焉。原夫詞之作也。六朝江南採蓮諸曲。實爲之權輿。唐玄宗好時光。李青蓮菩薩蠻清平樂憶秦娥等篇出。而詞之名始著。顧如生查子玉樓春。猶去近體詩未遠。厥後西蜀南唐。時駸駸日廣。至有宋而其變始極。作者彌盛。述者彌工。當是時學士大夫之精研音律者。往往擘箋分韻。各競新聲。或付歌喉。或諧絲竹。雅音迭奏。名播旗亭。倚聲盛業。於焉歎觀止矣。迨及金元。又變詞爲曲。歌曲者遂不復歌詞。於是四聲二十八調。乃專屬之曲。而於詞罕傳焉。間有風雅之士。寄意詞章。亦不過抒揚文藻。陶寫性靈。而音律則罔而弗講。韶濩云遙。舊譜散佚。中原文化之衰。此其一斑矣。如明代劉誠意楊孟載高青邱李昌祺王達善瞿宗吉諸先生。差能咀含宮商。亦未能精究

斯業。宜乎王元美楊用修諸公。號稱作手。而傳頓絕乎。猶之院曲。金之樂府雖亦名曰古詩。而非三百篇之音。詩餘雖亦號稱樂府。而殺等曲。猶是詩餘之變相。而音則又異矣。至元則盛行歌曲。士大夫當行出色。故後此無論塡詞度曲者。莫不以元曲爲規範。但歲月既久。漸失眞傳。近二十年來。皮黃秦腔。競奏雜響。而崑曲乃似鸞鳳之鳴。恍惚不可得聞。雖係時勢之變遷。要亦講習漸疎。知音愈少。雅音闃絕。於世道人心之有無關係。遠識之士。蓋能言之矣。爰於君子敬檢選元明淸人傳奇諸曲。見有可以感激人心宣揚文化者。無論舊曲公餘之暇。與社友趙連帶科白。全錄工尺。登諸報端。俾當世風雅君子有同好者。撫笛尋聲。按譜可歌。庶幾斯道流傳。廣陵散或未至歇絕人間爾。

民國六年一月舊歷丙辰小寒後三日隨盦劉富樑自述

歌曲揭要例言

一本編以提倡崑曲講授唱法爲宗旨故每齣必刋登整套從前文人學士之只唱有板正曲而引子說白概付闕如致聽者但聞聲腔之靡麗不知情事云何即歌者亦索其道益微未始非清曲有以誤之也今欲矯其弊而祇賞詞藻之風華不審角色誰屬解人難傳用事改良是編之所由作也

一本編選刋諸曲自引子正曲尾煞以及說白科諢乾念應有盡有不遺一字上場角色隨處註明俾學者自試喉音之大小尖微而審配之必能占居其一

一劇中人物生旦外末淨付丑雜各色俱全生色有正官小之別淨色有紅黑白之分而旦色則有大小之區別各於曲內詳細註明之上下場以及曲文科白內應有鑼鼓隨處註明又如滿打吹打細樂抽頭浪板眵板等類

趣伸歌者自知代表之身分而聽者亦喻劇中之情事庶幾雅俗共賞婦孺咸知不失與衆樂樂之

凡屬老正諸曲均用標識或小字註於偏旁

一本編曲譜工尺與宮譜微有不同蓋宮譜字眼處故不分正襯所謂死腔活板也

一本編曲譜板拍各爲標記如、者爲正板又爲頭板乃方出音即下板者是也如一者爲底板又爲截板乃字音已半拍於音之中者是也如X爲頭贈板者以X爲頭贈板以IX爲腰贈板又如。□二者皆爲虛板乃可加多減少不拘板數抑或可有可無如抽頭沓浪等處所用者是也此板本非曲文中應有者乃搬演家爲寬氣蓄勢幫襯身段而設然亦要審度聲勢不可濫用也

一有名爲叫板者或起於曲前或曲中說白已畢將唱以前者是也譜中註一勺字或註乱乱二字勺者爲板一記乱乱者爲鼓二記

一歌唱正曲板有快慢慢板三眼快板一眼如行家唱曲只拍準中眼蓋因熟生巧則頭末兩眼自然合法然在初學者未必能此故本編特將頭末兩眼按準點出以。者爲中眼。者爲中腰眼其頭末眼均用小點如、者頭末腰眼如」者如此詳加標別俾學者知所遵循而如法點拍亦易於入門也又有無眼而單獨有板者謂之流水板亦有正板腰板底板三樣標識如前

一譜中正曲間有抽板者取其靈活簡捷如首曲次曲同一牌名俱有贈板則次曲可以抽板矣有贈板中唱散板一句者或贈板中唱無贈板者又或末兩句唱無贈板者此皆搬演家取便討巧之處本編亦姑從之

一散板諸曲例有句讀俗唱每多舛錯譜中悉爲訂正各於本字工尺下旁分別標識如句者用一讀者用、此歌者藉以舒氣按板者便於下拍也

一傳奇本中頗有曲文太長一人之力不能卒歌者本譜間或節去幾曲不致滯場以困歌者而聽者亦不致倦而思臥是爲兩得其宜

一譜中有一套用兩調或三調者某曲應唱某調各以小字註明於牌名下方若始終一調則單註於首曲上方

一譜中曲牌名有疊前調者昔謂之幺亦曰幺篇又即前腔換頭也然曲有南北疊調亦應有區別南曲譜之前腔北曲謂之幺篇南曲起處有增減字句者則曰換頭凡詞曲家莫不恪遵此例本編從之

一曲譜有南北之殊而字音即因之有別所謂北音無入聲之類是也北曲遵中原音韻南曲從洪

武正韻若南北合套之曲無論二人對唱或數人分唱者其說白各隨所唱之本曲而字別南北

又如北曲中之配角單說話白而無唱句者則應從南音

一白淨付丑三色往往唱曲與說白不一其音蓋曲文字音須遵中原洪武二韻無論何等角色不得改易惟說白則否所謂花而無正白也以及各處方音者各視其劇中固於成例而作各京白揚白之人所生產之地而規定焉然譜說中州音之處不得改口外其餘處方音不妨因人處地隨在轉移如在京津卽作京津之語在吳越卽作吳越之言總期聽者入耳會心歡然頤解亦未始非引人入勝之一助也

一譜中有所謂介者是介乎其間之謂如介上介白以及哭笑拜跪之類往往有此蓋介乎對口之人或曲中或白內而有以上種種之舉動是也

一譜中間有一名詞字音方言以及他種爲外家所不甚明解者各於本曲篇末詳加註釋

歌曲揭要卷一

桐鄉劉富樑隨庵填譜
武進趙申鑠子敬參訂
昆明趙廷璜子珩勘校
蘇州張古愚雲卿正拍

姹嫣封傳奇

花　陣第一齣

丑　老旦扮二內侍引官生龍冠蟒袍上
大上場連歸位四記官生唱下二三鑼

大引石子　尺　尺　四　上
東風第一枝調小工桂工殿尺雲上尺深工」記
二巳蘭上宮尺春上尺上四曉合工合四」
三巳東尺風
尺上影上測上尺上宮四牆合四」
二巳美六工人工金六帳五六工」
三巳笑尺將上軍上好尺武工尺何
上尺吹工回尺工」
三巳花尺磚
西閣珠簾捲落暉八荒無警詔書稀等閒識得軍中樂白羽猶能效一揮二記
仙四妨四」看工重上工重尺工」黛上繞四上尺珠工圍尺工」
三巳温尺柔尺外上六工、勻別尺有
孤家乃恒邸親王
四鄉四」歸位念白

是也恩邀鳳簫質秉龍章譜承朱氏嫡支藩列青齊重地成吟五步愧無曹八斗之才有美一人恰比黃四娘之貌淑妃林氏侍櫛多年羔羊黨太尉未能免俗刀光燭影孫夫人可與談兵當茲海宇乂安正好宮中行樂因命林四娘帶着宮女演習陣圖少女可比少男好色且兼好勇業經操練數月聞已步武分明今日天氣晴和孤欲前往大閱並加林妃一個封號以專責成已着人前去傳宣想必就到也作旦扮宮女引閨旦宮妝上

仗四上四　小冒頭閨旦唱引子

玉樓春　亭上亭尺玉上立上天尺人上尺樣五六工」劍六佩工尺珠上冠上趨尺

上尺」上四　仗四上四蛾工眉六淡五掃工爲五六誰上工容尺工」彩上尺四合

妾妃林氏見駕願殿下千歲官生平身閨旦千千歲官生坐閨旦謝坐官生卿專司閫政總領羣

姬連日操演陣圖不知已經熟習否閨旦殿下聽啓唱虱虱

雜俎

時事類編

古人之進步非鑒觀往事無由着手故欲研究改良比較事物產生活狀況因取每月時事大要分類編集即於下月刊行正編一二月不日付印

有言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故欲研究改良比較事物產生活狀況因取每月時事大要分類編集即於下月刊行正編一二月不日付印

調查類輯

國民知識以交換而益進交換之法莫如互相調查調查有屬於地方者有屬於人情風俗者有屬於學術者有屬於物產生活狀態者要皆於知識上有莫大之補助本社現正徵集各類調查錄稿者要者有屬於學術者有屬於物產生活狀態者要皆於知識上有莫大之補助本社現正徵集各類調查錄稿不日彙刊

倉龍冊屬詩話

序一

生抵李樸園先生爲余中書階前官余畏友也並爲人品格高峻由內閣告
解組歸官寧紹台道廉儉然吟嘯自若余於咸豐甲寅被召入都先生是時喬庵觀察
之會爲五老會余躡與焉每於花前酒後領其
道山鴻憲然者久之益館閣書生主政以是集問序於余展誦數過覺其隨筆記述皆風雅於紀
事則默寓勸箴於論世則無傷忠厚洵三百篇遺意也乎時讀先生之行今日誦先生之言如先生
者夫亦可以不朽矣

咸豐十年歲次庚申嘉平望華亭張祥河

序二

樸園先生曾從學於松山舅氏予亦相與伴讀見其講貫服習娓娓不倦其著作之多遂爾積成卷
軸名成後出爲郡守愛民如子廉潔自持郡中人道揚德意至今不衰予亦有俚言一聯奉贈云學
盡青燈詞源直欲傾三峽恩留黃郡歸篋何曾選一錢係屬實錄並無溢美奈余兩目昏眊不能作

書以致躬延未曾寄至京廬抱歉殊深適遇吳述之賢契館於君家携近日所著閑話草本示余回環諷誦其腹笥之宏博詞意之風雅固不待言間有詼諧快談亦饒有別趣而所最欽佩者卷中規戒醒世之意雖未嘗明以示人其一片慈祥愷切之苦心溢於言表直可與感應篇朱子格言諸書並傳若徒玩其腹笥宏博詞意風雅則又淺之乎測此卷矣且以天道之不爽也李門家學淵源閉戶讀書不干外事簪纓科第代代多人此乃報施之常理無足爲異惟樸公躬值期頤之年老而彌健黃髮兒齒兩毓芝蘭非居心仁厚涵育之深焉能臻此福境由是更取其著述而參觀之益以見有德者必有言仁人吐囑爲利普也異時此卷付之梓人公諸同好後之覽者其孰不竦然敬奮然興也哉步雲王琮謹識時年九十四歲

賃齋閑話爰兩兄於嘉慶癸亥甲子相繼入都先太夫人就養乙丑端陽余寄句云良辰處處說端陽余角黍又新嘗歡娛似覺他鄉勝寂寞翻嫌此日長槐蔭蓄齋頻企望慈萱何地奉蒲觴時學爲詩勉荄兄以爲無沾滯之音可教也此詩詩鈔中未錄

乙丑冬初入內閣薛怙亭凝度前輩好詼諧持友人扇屬題畫二人然燈對吸洋藥濃烟達外羣鬼

奔走嗅之亦醒世之意也余題曰誰把游魂處處勾聞香齊占下風頭可憐一息如蘭息纍得同心死不休奇形怪狀往還頻小大難分故與新漫把垂涎當餓鬼儼然都是過來人怙亭譁曰好好惟初到衙門便有貌視前輩之意應罰酒一席權當啖口一壇可也相與大噱

已巳小春二十七日夜夢與同畧數人携考具集一室待試內有相識有不相識坐良久談笑若忘其待試者迄亦終未試也遂各走散獨閒步見朱門甚壯麗似是梵宇乃徑入第二層三楹中安佛龕東西屋挂暖簾內似有人居者從龕後轉出爲第三層門旁塑武夫戴回回鈎尖帽深目卷髯狀殊可怖余少却仰見一額粉地墨書白雲垂久四大字頗類番書不可辨殿中當門樹屏屏後深邃如暗室望之惟有微明相距不知幾許且幽氣逼人不禁毛髮森豎乃少退心又未定見一少年衣藍布道袍戴白毡卷檐帽向余道賀甚恭余不知所賀姑漫應之因微露欲往後遊之意少年欣然前導從西偏入大院落地皆白石垣盡朱塗金碧輝煌人聲寂靜迤邐東北行歷階而升漸覺高於是緣曲徑遶回廊入重門穿複室少年掉臂游行毫無阻滯余亦泠然如御風不記來時路矣食頃少年行稍停見一室若西廂其隔扇窗櫺皆珍貴之木嵌玻璃門半掩微透沈檀香氣方欲問少年此可入否迴視已不見乃推門徑入几席鋪陳極奢麗東首倚窗坐一人年三十許科頭白面微髭

衣杏黃繡花襖著皂靴旁侍二童甚姣見余遽起叱問何來余心知唐突面勢若騎虎乃強答以是爾家人引我到此彼此爭辯余拂袖欲去適袖中一紙落地童子拾起微笑曰詩二章也其人閱之意稍釋余乘間趨出瞿然而醒窗猶未曙其琅琅誦詩之聲猶依稀在耳焉爲詩紀之曰平生喜結夢中因夢未醒時總是眞三十七年如夢夢一番夢較一番新結習難除雖可嗤又當躍躍欲鳴時名心畢竟生魔障漫把揶揄怨小兒舒卷隨時奏白雲偶然出岫本無心求珠欲試探驪手不計龍潭幾許深紙上談兵是也非兩童急就解重圍可憐未待黃粱熟袖裏仍携遁壁歸

先賢治家格言曰長幼之義不得言矣若內外男女之周少不嚴肅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防閑之法惟轉桶爲善余在京師四五十年每移居時先安轉桶令移城內亦然故媒人領傭婦婦曰轉桶李家斷不去以不得肆行出入也余聞之一笑以爲此等處近日甚新因撰句云轉桶遵遺製閑占納約爻往來情易達內外面難交壁障休嫌隔門環不待敲回輪疑扁斷巧樣防底脫無據省脂膠僮戲兒乘傳厨頭廁書堂兒爲隨轉轂

鳩鵲共爭巢柯匪憑媒伐工須聽我教李家蹊徑少留此任人嘲

先東亭兄於經學制義工夫深邃無暇爲詩性亦不喜吟詠乾隆辛亥五月黃內飛聲外舅來看女阻

雨數日口占曰林亭豈爲看花遊兒女堪紓老獨愁舊事重題聲到眼黑衣一片忽當頭情如影盡

何時盡人若難留倩雨留自是東君能愛客來朝可許放晴不兒和韻云幸得追陪杖履遊匆匆何

事益離愁倘非驟雨侵花徑早擬行雲過樹頭詩被催成偏遲落酒將送別當延留甘霖滿覩須三

日再問先生去也不自入都以後二十年曾未兒有唱和之作道光癸未秋余在黃州兒赴贛州之

任作泊九江寄書來內有二十八字云金波穆穆映蓬窗掩卷挑燈獨坐牆忽聽隣船小兒語不禁

悵觸念家鄉生平存詩祇此二首先勉葺兒天資豪邁於詩得雄直氣時露性真乾隆癸丑攝保陽

別離西南引領望寄我誠齋詩送至長新店次日五鼓臨行曰昨日出門時得截句歸去寫出以備

遺忘衡寒五馬下西江萬里雄心氣未降無那登車迴首處明珠兒女一雙雙此二首春熙堂稿中

未載

在內閣和友人相攸詩曰天下文章仰中翰人間衡鑒屬嫦娥或問初句所本余曰漢票簽堂舊有

曹地山先生書天下文章莫大處龍門聲價最高時一聯後爲人竊去余到閣時已是董柘林相國

補書矣客有疑其大而無當者盛甫山惇大閣讀曰猶有大者君未知也某前輩海內封章歸硯北天邊綸綍托毫端則眞大矣張鹿樵大鏞閣讀當署務百忙之際歎且笑曰我亦得一聯矣曰日邊清要無雙地天下窮忙第一官雖是套語郤亦尤當而以窮忙名官尤甚解頤

各部院送本到閣吏先包本而以備堂畫進呈時撤去票簽者先開本而須明白簡括一行爲上兩行次之不許三行聞阿文成公最重本而看其通者方看草簽否則擲下另改有新到委署者本面三行尙不甚明析公曰似此累墜壺廬我實在畫不來傳以爲笑然依樣壺廬已成內閣話柄故到委署者必購絲綸式樣而其中增刪不啻日新月異化裁變通存乎其人少不經意便有毫釐千里之差謬周希甫有聲年丈曾有句云依樣壺廬畫不難壺廬變化却多端畫來依舊壺廬樣須把壺盧細看圓轉周到的是過來人語鹿樵先生當閣讀時示詩曰偶就署中近事連綴成韵雖不工亦可作薇垣故事也詩曰手植新槐綠鎖烟今春於大堂前峻龍門並人似紆迴鳥路穿近日外轉甚難一柱獨擎垂露手在軍機行走僅聞三山不少引風船謂考試奉臺侍讀一人差諸公晚衙獨坐成孤寂細數殘陽度幾磚每日黃委署留一人守晚摩肩團坐一房蜂往復籤携五尺童滿友遺稚子送繕正簽襆被夜吟銅箭月摳衣曉聽玉珂風松生入夢應徐卜本年五月召見諸大臣有孫士毅等皆由中書出身之諭梅信先春莫

暗通鄉會試考官本新同立鰲峯凌絕頂扶輿清氣讓中嵩（謂龍吳二殿撰）十字簪花舊擅書彩亳飽墨不

愁枯本年派留驅車上塞呼將伯秋園隨扈之員合署措資策馬長城識故

試差邊青十人驅車上塞呼將伯治裝覓有屢次願行者

之舍人雲飛終惜化雙鳧有欲改知縣者僱笙相國曰棄滿華而入風塵其人未可量也新陰縱未栽桃

外簷者四人余和韵未存稿僅記末首云中書那遽不中書夏燥冬寒墨易枯門

小莫糊塗曹儷笙相國看本最細偶有錯誤臨行必面諭曰我一人有七

虎賁雖定獻兔有錯者議罰堂吏催簽僮視晷呼庚呼癸聽茶厨冬月日晡始得早飯

簡小詩談

李長吉歌天若有情天亦老人以爲奇語無偶曼卿對月如無恨月長圓東萊公深愛義山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之句以爲有不盡意楊道孚則謂義山蟾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之句作詩當如此學平也

韓退之詩云銀燭未銷窗透曙金釵半醉座添香殊不類其爲人乃知能賦梅花不獨宋廣平也

杜牧之題桃花夫人廟詩云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幾度春畢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此二十八字可作史論觀

楊炎歌云雪面淡蛾天上女風簫怨斷欲飛去玉釵翹碧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爲元載侍姬瑤英作也

梁武帝作白紵舞詞令沈約改之爲四時白紵歌帝詞云朱絃玉柱羅象筵飛管促節舞少年短歌留目未肯前含笑一轉私自憐抑何靡麗也

女劇團

不才戲墨

宗之瀟灑美少年。皎如玉樹臨風前。嗚呼。此誰家千里駒也。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或指而告予曰。渠非某先生之愛子耶。今若此。予視其人。果似曾相識。髮雙梳如菌蓍始開形。衣雲綃霧縠作天水碧色。目鏡革履指上金環。如竹節偕一女郎。雙瓣輕俏眉宇間悉含蕩意。嬉笑捉搦招搖過市。市人幾莫知鳥之雌雄。既過。或乃歎曰。孽哉。萬惡之上海而使高尙純潔莊嚴璨爛之女界。至於此極也。予愕然曰。彼輕薄少年。自甘身爲秦宮一生花底活耳。於女界乎何有。且卽以蕩婦妖姬論。牆花路柳何足以辱稱。女界或悄然曰。子特未知個中秘密耳。吾因目擊而發此感慨。非有激之談也。予固詢之。或曰。予好談新劇。暇輒與當世諸藝員遊。上下其議論。頗自謂有所得。第意在社會改良。不欲演導靡誨淫之劇。且欲取舊劇之合理當情者。稍稍修正以迎社會之心理。承諸藝員不棄。頗加青眼時。有人提倡女子演劇者。予以爲於我國道德習慣上窒礙滋多。何必務驚世駭俗。徒恣快意而或議男女合演。予尤反對之。因有舊派之目。一日此君過訪。極道契慕。予知爲某先生。

嗣。亦假以詞色。頃之彼乃以某公館某夫人欲談藝請予謝不往。又頃之彼女教師今主張活潑教育故兼命女子習劇備後日社會教育之進行意甚盛也。予思彼等熱潮嘖湧。因而覘之。或冀有所補救。未始不足稍盡予之心力也。乃推衣偕往。豈知此湧動言開通風氣既足顚倒一時影響之所被甚大。拒而絕之則有橫決藩籬以爲世詬病耳。不如再三請且言某夫人本盛也。予思彼等熱潮嘖湧。因而覘之。或冀有所補救。未始不足稍盡予之心力也。乃推衣偕往。豈知此一行中諸魔畢集。百怪駢羅。而萬惡之上海女界盡揭其假面具是日爲學校春假期內。而亦星期六也。此君與予同乘馬車。遞迤至某馬路某里止。層樓高聳。甬道康莊。入門則花木扶疎。電燈照耀。宛然世家階除門闥俱西式。閎麗往來人物甚夥。男女參半。此君偕予拾級登階。予仰睹門楣之旁有揭藥者。曰女劇團事務所。因思入門時亦見有揭藥物。殆必與此同也。方凝注間。忽笑聲出於肩右。顧視之則一垂髫女郎。翩然遁去。此君謂予曰。滕夫人遲我久矣。胡靳此區區此君笑授之。女郎亦笑曰。滕先生遲爾不至。行遣阿福持催魂符往紅廟燒返生香矣。此君怒之以目。彷彿詈以「小油嘴」三字。視予而止。女郎翩然遁去。此君謂予曰。滕夫人遲先生已久。盍速入。予唯唯既入。少坐視室中陳設新頴。地衣燈綵華美絕倫。且薌澤撲人。噴溢鼻觀。而闚於門映於窗者。粉白黛綠。曲眉豐頰。雜沓不可勝數。予既見其揭藥亦視爲當然。獨其中多西裝少年及長衫曳地顧

影翩翩者此何說耶始灑然異之以爲教劇之師亦斷無人多於鯽者若云滕夫人家族更安得如太妙之則百斯男方致疑惑而滕夫人出矣年事約四十許肉屏搖曳較環更肥予起各致殷勤斯時門窗內外環而觀者益多此君則杳然不知所往予方接滕夫人之聲音笑貌心養養若有根觸再辨其舉止行動忽悟曰此十年前在某坊內設校招生之大塊頭女總教是也事爲英警署所干涉人皆知之予豈昏眩耶顧渠已與夫離婚且非滕姓今茲是否其人予亦不能遽斷然海上多秘密機關離奇變幻事何所不有安知非即個人予既至此不如一覘其異乃各道仰慕予因詢其團務內容渠言自組織伊始至今幾達三月團員幸發達已達五十人顧教師不易聘藝佳者須重金肯遷就者又復不佳雖以義務熟心名詞相激勸然終不乾强人以所難也近日嘖嘖聞先生名且夙重氣誼故敢以義務請爲敝團名譽總裁每日能賜教一二小時實爲萬幸今屈先生至此正爲此也且敝團因總裁久缺規則懈弛鄙人素主放任慣與諸生相爾汝又無力約束將與先生商榷可耳或即并此無之亦復何妨第取名譽足以鎮攝則諸員自服矣予雖漫應之頗駭其語之籟預誤矣此間豈女學校耶總裁亦與教師有別並不事督課但一臨視或出條教一二則演說數十言整頓之法先生其有意乎予唯唯謝不敏且言向未爲女學教師此職非所敢任滕夫人笑曰君言

遂堅持謝絕語滕夫人復笑不可仰因耳語曰迂哉君也此間大有人才大家閨秀及貴族命婦以至青樓麗質無所不有皆願奉君爲主翁破除一切煩惱任君調笑遊戲此亦足取樂矣胡爲僕僕於迎春淸和間哉蓋彼疑予常作北里遊也語益近狎予面頳意惡幾不復能致答强笑曰予何意爲此因轉詢曰夫人不言欲鄙人整頓規則乎何忽矛盾若此滕夫人斜睨作態若嗔若嘲者曰始吾以君爲海上之極漂亮人今乃知其非是吾所謂規則者乃因彼等恣意爭風奪吾所寵愛之面能以總裁名義限制彼等之逐逐其欲予乃從而支配之則利益儘多於團務亦大有進步君更可獲所欲一舉三善備故不得不屈君至此君可以悟矣予時不覺驚悸然既挾好奇之念不欲橫生阻力尙冀深窺其內容因亦作密語詢之曰予稍稍諳此前者不敢冒昧也夫人所言殆必有所指非漫然爲泛泛之約束也規則將何所針對手段當於何下措請示機宜夫人笑曰君果可人問及此不媿總裁矣吾此團本專收女團員而以男者爲研究員贊助員等名號除有多數女團員外則皆吾之故交也數不在十人下惟分三等待遇下者聽其恣意漁獵供各以俱來者外則皆吾之故交也數不在十人下惟分三等待遇下者聽其恣意漁獵供各團員所挾而題之曰禁臠者是也不意近來風氣日壞後生小女挾其雛鶯乳燕之嬌姿輒敢勾引侍吾左右團員之怨曠者點染中者吾特以與貴族大家之特別團員或出捐資最多者上者則止二三人常

內。家。磁鍼。珀芥。一吸。卽投吾既開此廣大之門。不復能加以金吾之禁遂致嫣紅姹紫無殿不春浪蝶。狂。蜂。有花皆釀往往觸封姨之怒無端來司尉之文吾道既衰人言可畏尙復成何體統哉卽如君。之同。車偕來者本吾控鶴監中第一人今亦爲妖魔所誘意馬心猿不可羈勒先生能爲吾設策否。耶。予僞頷之昨曰先使予一擴眼界何如夫人曰諾吾幾忘却今日新總裁上任胡爲刺刺不休乃。自。起。挽予行出室折東行十餘武聞人聲嘈雜如酒家樓郤先自其窗外過掩映見男女數十人雜。坐。滕夫人引手啓一門入招予踵之行忽人聲發於門隅似鐘似鈴叮噹十餘下予眼簾所瞥則奇。怪。不。可。思議之狀態悉現目前第見男女互抱作吻鴛鴦隊。隊。五色暈眩尤奇者二三美少年遽前。吻。滕。夫人中一人卽予同車介紹人也吻畢附予耳且牽予衣曰君宜速吻夫人此大禮也否則不。堪。予不得已亦吻之於是又與他人互相吻約略半小時始畢夫人始請予宣述來意予窘甚踟躕再。四。始就演劇大意敷衍成說衆頗悅服鼓掌聲時作既畢因就南向坐夫人亦略有所語時某少。年。已。如穿花蝴蝶出沒於嫩蕊濃香之間夫人藉端發揮大肆評論語時頻怒之以目然某少置若。罔。聞。既畢夫人又報告某家屬有責言謂久出不歸衣飾罄盡或携手同車竟返私室此等犯規不。名。譽。之事實屬本團所絕對否認蓋本團既許有團內自由擇偶之權利則於團外自當愼守界

限勿授人以口實乃年幼無知者輒敢縱情泛濫破壞本會名譽今請新總裁明定約束施以相當之懲罰自今而後願我團員其勉之語畢衆嘖嘖議短長似不謂然者但登壇請開教演此夕所教爲情天恨一齣分五部演習至情節淋漓處亦不能盡除其現身之雜感男女嬉笑醜態百出須臾而畢場散各入休憩室某少年又欲挾幼女偕行滕夫人厲聲呼之曰倩影爾獨不留餘地耶倩影始就夫人夫人顧視急欲行矣夫人不許既入室夫人邀予小飲令倩影及更一男子侍壺觴至不堪忽嚶嚶啜泣出窗下戲急思抽身之法夫人倚醉相嫋作拇戰狀既而漸縱夫人佯不聞倩影攢眉久之疾趨而出彷彿聞慰藉聲夫人予發下馬威者予狂呼腹痛欲如厠夫人令僕導予出予乃以餅金賄僕悲曰爾敢許作態當如何施罰俾知執法之嚴意似欲問予馬車尚在否僕果遷迤出問予從之園人則執綏待矣予悄然入馳歸己鐘鳴二下予笑告予妻予妻亦笑曰子非肉食者流固不喜大塊頭也越數日聞某教育會請長官取締女劇團女總教幾被捕予之假定新總裁得無恙不才備聞其言乃告之曰吾病子猶未能身入地獄也雖然子可謂見怪不怪其怪自敗矣

致上海老牌子老店老班書

某老班老先生閣下。向聞貴老牌子老店。綽號老上海。獨撐老門面。無論老少上門。均以老面孔相向也。久矣不才。初猶老大疑之。以爲嘗聞老商家言。愈老愈和氣。此實商家老秘訣。不意貴老牌子老店。則大不然。不才之傭僕老李。僕婦老三。從來爲購物老主顧。乃往往老早出去等得老久回來。均謂老夥計尤其可惡。一味老頭老腦。把人家老實奚落。或者斥以不應倚老賣老。彼反老火直冒。幾欲老拳奉敬老李。老三。都沒奈何。老大沒趣而回。不才之老弟聞之。不信老不死敢如此胡爲。因偕鄰人老八親往試驗。先向購老山檀。降三斤老牌官燕一斤。後又欲購新會老陳皮十兩。適老夥計不在店中。而小夥計也。公然老三老四倒說。當依老價目增加二成。老弟不允。說我也多年老身去接他的老生意。置老弟及老八不理。老弟至此。雖欲向老班理論。總打不倒他的老牌子。忽然上海雖不肯自命老滑頭也。不甘作老窩桶。你莫不是老花了眼。小夥計老羞變怒。竟面皮一老轉有一老人走來勸老弟切勿動怒。他們這種老樣子。老了幾十年來賣生薑。讓他一個老譬如做官的遇着老虎班。走江湖的賣着老鼠藥。你老看破一些也罷。老人語時。老八過來相呼。意思是老相好。旁邊還有一個半老佳人也。對老八賠着笑臉轉請小夥計取出老陳貨來。情願照老價目高抬幾成。老八見之。暗招老弟速去。不必在此空做。老饕給人家傳爲老笑柄。老弟氣得要死。只得偕老

八。過。老。閘。橋。向。百。老。匯。路。而。歸。私。問。老。人。何。人。老。八。言。係。老。大。房。的。老。班。半。老。佳。人。何。人。老。八。言。係。
老。寶。記。的。老。班。娘。娘。他。門。老。店。對。老。店。故。而。互。相。賣。老。我。們。老。他。不。過。只。得。打。定。老。主。意。老。着。面。皮。
走。了。老。弟。歎。一。口。氣。便。把。情。節。告。知。老。兄。不。才。曉。得。上。海。老。店。甚。多。向。有。把。老。牌。子。欺。壓。買。客。的。舉。
動。但。沒。有。嘗。過。這。老。滋。味。一。天。從。老。鳳。祥。訪。問。金。價。回。來。經。過。貴。老。牌。子。老。店。忽。然。想。起。老。弟。的。事。
情。因。想。乘。便。一。瞻。貴。老。店。的。排。場。仰。見。老。牌。子。高。懸。心。中。老。大。吃。驚。渾。如。老。婆。子。見。了。老。菩。薩。我。老。
不。及。他。老。只。因。心。中。橫。着。老。字。便。也。老。老。實。實。進。門。瞥。面。就。見。老。夥。計。向。外。看。着。滿。面。的。老。氣。橫。秋。
不。才。但。說。得。要。購。老。……老。夥。計。已。老。着。喉。嚨。曉。道。本。店。貨。物。都。是。老。到。的。不。是。老。牌。子。不。賣。不。必。
更。說。什。麼。老。牌。新。牌。不。才。被。他。這。老。直。老。得。目。瞪。口。呆。老。實。說。不。出。話。來。老。夥。計。見。予。囁。嚅。不。語。便。
老。眼。一。突。老。手。一。麾。道。快。去。快。去。你。想。老。子。門。前。來。弄。花。斧。麼。要。不。是。叫。巡。捕。帶。你。老。巡。捕。房。去。問。
問。我。這。老。口。口。好。惹。不。好。惹。不。才。聽。這。老。糊。塗。說。的。話。竟。當。人。是。蘇。老。碼。子。眞。是。靠。着。老。字。無。理。可。
喻。了。不。才。也。不。與。老。夥。計。辨。論。獨。自。步。出。老。店。門。適。遇。一。位。三。道。老。巡。捕。便。告。以。老。夥。計。欺。侮。的。老。
話。老。巡。捕。乃。招。老。夥。計。詰。責。一。番。不。料。老。夥。計。見。了。外。國。老。巡。捕。老。氣。都。消。歸。爪。哇。國。裏。去。了。不。才。
恨。此。老。夥。計。借。老。店。欺。人。又。有。老。於。媚。外。之。惡。態。實。爲。老。大。帝。國。之。恥。辱。且。堂。堂。老。牌。子。老。店。向。爲。

上海老商人所共仰安可以此等老橫風氣增長老奸巨猾之惡名竊恐老店商業前途因此有老而速死之一日老班其知之而故縱耶抑老耄而不及察耶幸勿終老自誤藉頌　老安不一　不才再拜

上海之俠客

燈火樊樓人聲如沸一中年男子于于來衣服麗都氣度兀傲睨視之則披棻青色貢緞袷衣冪以玄緞對襟馬褂口邊銜密蠟烟管管中雪茄粗如嬰兒臂黃金燦燦與紺碧之玉葉相交暎且吸且持吞吐烟霧作符篆影幾蒙其面後從一少年似閩人狀短衣窄袖舉止粗莽畏男子左顧而咦曰姑坐檻外何如閩人唯唯

此何地康莊四達間之茶樓最上層也一日十二時此等客入座者不知凡幾何足異忽樓下有交鬨聲聞人集如蟻好事者互相語皆曰上海多肱篋者誠神出鬼沒哉車甫停而衣袱已失其人殆有隱形術耶胡手段之敏捷也或相問訊始知其人固乘人力車至茶樓對宇止才躍下畀車資旋踵而所携之袱已杳方呼警士追捕之故行人聚觀耳中年男子亦聞聲下視視有頃斯時憑樓檻者下視人叢中視線較遠由車停人集警士詰問嘵嘵處引而移之迤西則恍惚見有

短褐人持袱匆匆行中年男子躍然曰吾決即此倫所爲也顧園人色授頤指而使之曰取以來速●●速●●●園人如飛下樓循所指方向追之須臾果及於數百武外其人顧見園人若彀觫狀急置袱於地而去一轉瞬間園人登樓覆命持袱謹獻曰幸已收拾矣付警士乎抑與失主乎男子解而視之則女紗衣兩襲也乃似笑非笑付還之曰質押去即此換面團團來可也園人唯唯行時樓下人已漸散失主快快去警士牽車夫撻其背踢其臀亦不知所之

良久園人持金至男子取而諦視焉則四圓五角也男子笑曰近日囊中羞澀正患無以應付得此亦庶幾解嘲耳舉五角畀園人曰想子亦如我持此可沽一壺酒稍潤枯腸矣園人歡躍而去

男子從容付茶資火柴燃手中雪茄振衣下樓顧茶博士若有所與且曰區區可爲紙烟費博士亦笑謝之既去猶稱曰老大爲人眞公氣

此不才親見之某茶樓者當其遺園人追捕時不覺失聲曰俠哉此客未幾而園人持袱登樓未幾而袱去而四元五角至遂瞠目結舌不敢復語

不才曰此固上海之俠客凡現今我國內之所謂俠客者大都如是

程家老婦

朔風凄厲。電燈明滅之下。一老婦哭路隅。過而諦聽之。其詞半雜哭聲中。彷彿曰。二女不貞。不過門戶之羞耳。然害得爲母好苦也。好事者或問之曰。二女不貞。不貞害老婦曰。客有所不知。予夫以管束二女之權畀予。以化導二女之效責予。今竟致此雙娟者從人私奔。予夫詬予溺職。洶洶逐予於外。予無以自明。夫安得不悲。好事者終不信。曰不責其女而逐其母。有是理乎。老婦曰否否。予程姓。生二女。所歡予微聞之。欲加以阻遏。方將正襟危坐。作嚴厲之訓誡兩女。疾伸掌展指。力擊予嘴巴二。予竟溺愛己甚。稍長各有人事及甦。則二少年立予前曰。予思之。此事似有未便者。因謝曰。此舉否。予畏其人偉量。絕不省。暴有力。不敢昌言反對。支梧其辭。二少年又勢將用武。予急唯唯。二少年曰。某廟燒香。則吾儕且感激爾必不復爲爾崇。予甚願燒香。然不能予爲二女事。己飽受責言。今而後予願守中立。二少年色頓怒。舉手槍指予下體。厲聲詰之曰。爾允乎。若一不字出諸口。則此彈入諸口矣。予惶悚汗流。不得不急允之。二少年逡巡去。予思不遂就戚串於丹陽旋聞二少年挈女去。從白狼爲盜。予戚串則以江西亂事起。致失職業。蓋戚串固就鐵路公司營業者也。予既無所依。不得已仍

歸予家而予夫正以歐戰失業已身衣食尙不暇給安能顧予予乃流爲丐婦矣嗟乎先生予自去年六月至今一敗塗地至此夫安得不悲好事者爲之太息畀以錢老婦又請曰先生毋給予錢但爲予書一寃單沿途求人扶助感且無已好事者乃書律詩一首與之其詞曰程家老婦怕燒香嘴把雙飛跳屋梁半夜手槍轟要塞一朝勉斗跌丹陽白狼淮北情書斷黑虎江西去路長鐵路公司獨不見寃民滿地滾流黃

午注言氏說文解字樣本

（吹）心有所欲隨口出之從口從欠省聲（注）午按古人以口出爲言人言爲信謂口之所言當可信也今則不然人開牛口謂之言以言欺人謂之信惟其牛口大欲存焉故從口從欠力雖不足而姑妄言之以自欺欺人欺者欠也心財貨衣食女色皆是心有所欲而力不足故從欠力雖不足而姑妄言之以自欺欺人欺者欠也心起於欲以口成其欺此吹之今義也吹哉吹哉爲法螺爲牛皮見於官經載之穢史一若凡人有口即不可無吹文言之則曰鼓吹俗言之則曰吹牛

（拍）百其手以媚人也或云白手成事從手從白白亦聲（注）午按此兼百手白手二義百手者謂人手僅得二而獨善媚者不啻有百以其自暮夜黃金拂鬚抱足至於炙手可熱掊克取盈皆手

也。變化甚多。賅之以百云爾。白手者。彼其人不操戈矛。不用貲本。可以立致卿相。取人金玉錦繡如操券。故曰白手可成事也。官經曰。道在拍馬。庇似拍。皆依馬爲訓。不知以馬喻人。其義至明。漢高祖謂乃公以馬上得之。滿小奴則謂小的以馬下得之。拍之精義在此。

（鑽）　金貝從二先。先者尖也。尖其首與金貝終始也。從贊聲。（注）午按古義先同尖。凡尖銳之物。稱之尖其首者謂人欲無孔不入。則其首自尖不尖於形。而尖於無形。不尖於體而尖於無體也。從二先。先省皆尖。俗言兩頭尖也。用金貝者賄賂貨財也。以賄賂尖於入。求進之具也。以貨財尖於出。娛老之資也。入爲始。出爲終。無所不用其尖。謂始之終之。皆爲金貝而已矣。從贊聲。贊者有金則贊成。無金則不贊成。故鑽義爲尖。而從贊聲也。奴才訓曰。利用鑽醜。史狗洞傳曰。其出入也。鑽

（圓）　官員之範圍也。從口從員。員聲。（注）午按口圍之本字。故曰範圍也。凡爲官員者必有一定之秘訣。美其名曰範圍。以此範圍官員之行動。若曰不如是則不成爲官員。即官經所謂能員。圓滑之至也。大員圓轉之至也。又曰不多言不辦事。不露圭角不辨是非。不得罪於巨室。能乞憐於大人。是之謂圓。處世論曰。應世之術如環無端。少子曰圓之又圓。得意之門引申義爲圓光。俗呼琉璃蛋。

（混）　渾沌糊塗也。從水昆聲。（注）午按渾混同音義。沌雙聲。糊塗疊韻。皆一聲之轉。如水之濁。如

油之膩舉世滔滔無不皆是北京方言混帳糊塗即此

(湊)湊趣也凡奏之屬皆從湊奏聲(注)午按官僚奴才之下對於上曰奏無奏之名而有奏之實者曰湊次於奏也奴顏婢膝蘄得所媚者之歡心而後已故曰凡奏之屬皆從湊吳晤子課曰一湊即趣利見大人

(撈)掠取也不勞而獲也從手掠取勞聲(注)午按罔利之道不得不掠掠則取之官員之秘訣不勞而獲勞則不獲故字從榮省謂榮顯而有勢力也官經曰凡官之道始於拍中於鑽終於撈不肖子曰撈幾個錢一生吃着不盡

(刮)刀削取也用於地皮從刀從舌聲(注)古稱刀筆今人多不能動筆則謂之刀刮亦宜兩肩荷三寸舌笑裏藏刀則削地皮以自肥刀頭舐血不顧也官頌曰天高三尺又救世箴曰刮盡面皮須我等捐輸則讀書受孔子戒者不且餓死耶

教育費

一村學究偶入市閱報「見政府籌教育費」云云大駭曰此費亦須科派民間耶怪底吾儒之不振也旁人問所以村學究曰所謂教者必天主教耶蘇教耳如今事事媚洋人乃至教民之養育費也

或啞然笑曰。先生誤矣。此費絕非爲教民而設。正是養爾輩讀受孔子戒者教育。意義。學究掉首曰。豈有此理。吾輩設帳授徒。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則教育之。家各敬其事。何曾勞朝廷籌畫此等公費。從教書先生。從未領得一文半文。爾作此語欺我。罪小寃及儒者。打秋風罪大。眞正否否。所謂教書先生者。非指爾輩私塾先生乃指學堂中教習也。爾不見屋宇巍峨操場廣漠。學生著洋服三五成隊。先生目金鏡口雪茄。錦衣革履。徵逐市場者耶。此皆政府所謂教育人才。苟無費。安得有是。豈若先生之樸實節儉。但受人家束修而已。足絕不勞政府資助。故彼一時此一時。私塾先生之道。於今不行。洋風大甚。此政府之所以貧也。學究大嚷曰。此更豈有此理。所謂洋學堂者。無論其教法之是非。即其浪費浮支已爲人人所痛恨。且其費既向農人徵收。每畝若干。吾家薄田數畝。亦須多出幾文。此費正不在少數。乃尙須政府爲之籌畫耶。噫。此蒙蔽吾將具呈告政府速裁撤。此費仍提倡私塾讀學庸論語尊儒教絕洋風。則或鼓掌曰。先生絕大經濟。現在教育部正求減教育費及讀經等方法。此條陳若上。先生得志之機。

會。
至。
矣。

十六

綠

遺興叢編甲集

◉雅謔錄

搜集古今詼諧雋語巧不傷雅餘

者錄爲一編大足助酒後茶

之樂趣洋裝一册售洋二角

新江南野史 第一刊

許指嚴先生著舉晚清及民國一百

以來之江南故事每事撰爲一

篇情節奇秘然皆徵實出以

豔之筆尤足動人茲定按期

續出版每册售價現洋二角

十年花萼 第一千

廣徵十年來南北奇聞軼事謂

之社會史可謂之稗官野史供

消愁排悶之助也亦無不可茲

定按期陸續出版每册售價現

洋二角

今說郛甲集

妙選近代名人所撰說部加以

評騭別有會心非抄錄割截者

可比茲定按期陸續出書每册

售價現洋二角

逸興齋謎語選粹初編

序

昔揚子有云雕蟲小枝壯夫不爲至於隱說廋詞更鄙之無甚高論雖然是亦所謂賢於無所用心較諸博奕猶覺有過之無不及耳列之爲游戲品其誰曰不宜僕壯年時即耽嗜此道迨橐筆汴晉每值上元令節聯合同人各出意匠鈎心鬬角力遇有佳製輒共欣賞不肯自秘並陳之通衢燈紙玲瓏以恣娛樂廿餘年來所得甚夥欲因所費不貲遲遲未果比年以來人事變遷昔日同人風流雲散回憶當年之間情逸致不各報紙及各雜誌間有登載謎語數則或數十則閱之係之然而文人結習終不能忘近見美哉猶惑之懷昔人聞談虎而色變予則聞談虎而色喜閒居無事因取以瀏覽藉以自怡悅而已是爲序

晉陽寄廬

叙

丙辰元旦逸興齋老人峯孫氏李言自識於

謎語雖爲小道亦可以陶寫性靈涵詠文墨而考其源流由來甚古左氏麥麴之語河魚庚癸之言

新序之孤白羊皮世說之黃絹幼婦則謎語元始發軔也孔北海作離合之詞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鄉公博極品物則謎語推衍演繹也至若干文戲四之刋行金章宗之百斛珠賀從善之千文虎類皆古今謎語之淵藪叢林大海彌增逸興豈非騷人韻士無上游戲之妙品哉

家君峯孫公酷嗜此道歷有年矣每當風月良宵輒作春燈雅集元毓追隨恐後時聆緒論惟恨才質庸鈍弗足仰贊高深耳頃將家君近輯逸興齋謎語選粹一編謂寄京師宣南編譯社許指嚴師附刋報末以供海內同志茶餘酒後消遣之一助而爲謎界放大光明則家君籌燈集腋之苦心亦庶幾不泯也夫丙辰嘉平地臘節毓元謹識於幷門

例言

（一）蒐羅謎語自丙戌始遇有名家之著錄報紙雜誌所刋登及友人投贈自己編製者無不分門別類兼收幷蓄錄藏篋笥迄今計之約有四萬八千餘則此編所選祇其中二分之一亦成洋洋大觀矣

（一）此編以廣搜各家名著爲主己作次之故所選輯及參考之書籍不下二百七十餘種洵可爲謎

語中集其大成者。

(一)此編所選輯膾炙人口者居其多數故不加評註祇擇其雅切者錄之因也兒子毓元更名曰謎語選粹錄副寄京刋布非本願也

(一)此編選錄各家名作其各家之姓氏代遠年湮鈔錄不全多所遺軼故概從闕如實非敢掠美也

(一)此編所輯各謎總以謎面用成語者爲限間有一二非成語者因其底面確合弗忍擯棄其餘俗淺者概從割愛

(一)謎語中總以斷章取美成語射成語及傳神而表裏呼應字字有著典雅醒豁運實於虛者爲上乘若浮淺生湊索然無味者概不著錄

棄不錄

(一)謎語用格原以濟思路之窮此編所輯如解鈴繫鈴捲簾等格尙屬通用其餘牽强無意趣者概

(一)此編共分十編自初編至十編各分門類大致相同遇有新穎門類亦隨時增入俾成完璧

(一)此編匆促選錄雖校訂多次而遺漏謬誤仍不能免海內同志尙祈多所教正以便刋誤

(一)僕僻居晉省見聞鄙陋未能見之名稿甚夥海內鴻儒碩彥騷人韻士如有宏篇巨著與本編體

例相符者。能割愛惠寄俾成巨觀。一律歡迎。成書後。逐各奉贈。以結翰墨因緣。

目次

初編輯選門類及細目詳列於後

第一集　經史門（細目十八）

義經　壁經　蔀經　周禮　儀禮　戴記
穀梁　孝經　爾雅　四子　國語　國策
晉史　山海經　左傳　公羊
史記　漢書

第二集　子集門（細目三十一）

家語　道德經　南華經　楚詞　揚子　易林
詩品　書品　格言　三字經　百家姓
西廂記　桃花扇　牡丹亭　琵琶記　歷書
鐸目　楚詞目　南華經目　桃花扇目　天演論目

第三集　名字門（細目六十二）

古人　四子人　古仙人　古美人　春秋人　戰國人　漢人
三國人　晉人　唐人　南史人　五代人　宋人　元人
明人　清人　時人　東洋人　泰西人　泊人　石人
泊號　書名　卦名　篇名　地名　年號名　國名

官名　府名　州名
曲牌名　樂名　物名
鳥名　諺語　馬名　蟲名
字　菜別名
鳥別名　獸別名　蟲別名
第四集　集錦門（細目不列）

凡一謎而射二種以上者不能各各分類。均歸此門。故無細目可別。

逸興齋謎語選粹初編

逸興齋老人峯孫氏纂輯

第一集　經史門

第一目　羲經類

令狐潮疑其爲木刻人也。諜得其實。乃大驚。

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閎。鮑牽見之。

繼又有人告曰。參果殺人。母投杼而起。

虞允文極諫和議棄地之害。

縣名　木　魚　馬　蟲名
木別名　魚名　諺語　菜別名
魚別名　名　名　名　名
山名　花　星　蟲別名
名　名　名　名
樂器別名

男毓元校

河名　果　神　草別名
名　名　名
兵器別名

調牌名　菜　形體名　果別名
名　名
衣飾別名

震爲雷。

中有慶也。

三則疑也。

其利斷金。

月攘一鷄。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請爲君驅下流。當不脫網也。

齊莊公太子失位去國。

宋孝公十二年改元。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

於荼蘿山若耶溪浣紗。

渴睡漢已中狀元矣。

封之有庫。富貴之也。

相君之背。貴不可言。

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季孫何見笑於婦人。

文公遂不敢請。

賜南粵王趙佗書。

六

酌損之。

包有魚。

得臣无家。

乾道乃革。

明兩作離。

施未行也。

鼎解聖功也。

爲美脊。

聖人立象以盡意。

上下交。

爲寡髮。

地道無成。

文言曰。

太史摯適齊。全章。
讀等身書。悉明其義。
阮籍猖狂。其故何也。
史湘雲醉臥芍藝裀。
手拿着紅繡鞋兒占鬼卦。
不慣與小人乘。
楊花入水便成萍。
九經無雙許叔重。
文無直筆。必售之技。
上窮碧落下黃泉。
雲物不殊鄉國異。
頭欲登高去。一首。
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

各◎指◎其◎所◎之◎
黃◎中◎通◎理◎
爲◎多◎白◎眼◎
困◎於◎石◎
視◎履◎考◎祥◎
君◎子◎得◎輿◎
剛◎浸◎而◎長◎
蓋◎言◎愼◎也◎
其◎言◎曲◎而◎中◎
先◎登◎於◎天◎後◎入◎於◎地◎
天◎一◎地◎二◎
上◎九◎王◎用◎出◎征◎
得◎臣◎无◎家◎

初一初二不宜出行。
天不同。地不同。
妄婦之道也。
誰補神仙蔚。
羽毛未豐滿。
花落知多少。
西子蒙不潔。
牡丹爲花王。
安石似王敦。
渾欲不勝簪。
嚴君平賣卜。
鴛鴦不獨宿。
重陽糕。端陽酒。

三。才。之。道。也。
上。下。順。也。
小。往。大。來。
賓。受。其。福。
翩。翩。不。富。
中。心。疑。者。其。辭。枝。
施。未。光。也。
莫。大。乎。富。貴。
爲。多。白。眼。
爲。寡。髮。
其。事。肆。而。隱。
比。者。比。也。
九。五。節。飲。食。

第一期　叢說

十日不雨則無禾。
歸去來辭。
漢元帝哀帝。
七月流火。
歧路亡羊。
夫子之病。
爲惡不同。
毛將安附。
鷹視雁顧。
繫雁傳書。
日出而作。
南北二京。
收筆太直。

過旬災也。
潛之爲言也。
而成位乎其中矣。
相見乎離。
未失道也。
災在外也。
上逆而下順也。
革去故也。
有飛鳥之象焉。
飛鳥遺之音。
明不息也。
明兩作。
直作結繩。

張顛醉草。
蒲觴角黍。
小入犯刑。
前途倒戈。
竊符救趙。
草木皆兵。
孕婦忌服。
光武興漢。
龍山落帽。
羽衣盡脫。
學柳下惠。
範我馳驅。
菖蒲拜竹。

濡其首。
節飲食。
摯蒙。
商旅不行。
求小得。
伏戎於莽。
勿藥有喜。
鼎取新也。
嘉之會也。
其道大光。
以從禽也。
爲良馬。
不節若。

湯隆盜甲。
陳情表。
西廂記◎
如夫人。
落星石。
虎渡河。
無鬼論。
曲肱軒。
商郊。
赭衣。
戊辰。
斑竹。
竹師。

與◎時◎偕行◎
密雲不雨◎
兼三才而兩之◎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風行水上◎
乃◎徐有說◎
衍在中也◎
殷◎薦之上帝◎
以◎訟◎受服◎
天◎數五◎地◎數五◎
君◎子◎豹◎變◎
君◎子以◎虛受人◎

生◎種◎一◎未◎傷◎火◎梅◎野◎主◎舐◎孤◎天◎鴿◎
熟◎藥◎材◎都◎賣◎完◎了◎　田◎不◎納◎糧◎　錢◎濟◎弟◎坑◎妻◎驅◎考◎犢◎隕◎閹◎信◎

地◎其◎不◎離◎有◎離◎歸◎用◎爲◎爲◎離◎乾◎飛◎　十
道◎於◎字◎上◎虞◎上◎爾◎獲◎君◎子◎羣◎道◎鳥◎
光◎也◎　地◎也◎爲◎黑◎　分◎而◎爲◎二◎　而◎坎◎下◎也◎　之◎象◎也◎　而◎坎◎下◎也◎　逋◎　三◎品◎　爲◎父◎　母◎牛◎　醜◎也◎　乃◎革◎　遺◎之◎音◎　二

通訊

通訊

代擬寄某女史書

茗邨

僕前厲并門。眞無聊賴。除非痛飲。便賦離騷。偶爲濮上之游。瞥見雲英之面。大方舉止。有林下之風。淡冶丰神。異塵中之物。過從幾日。細詰生平。方知女史故歷下之良家。本書香之舊族。情殊碧玉。羞嫁汝南。命照紅鸞。揭來晉北。大阮之親非骨肉。謬託蹇修。倡家之婦慣買良。誤從蕩子。已拚玉碎。豈涸雖墮。則卿能解。脫僕尤愛。賞者也。于是飲藍橋之瓊液。則意瓦全。蓋幽蘭自芳。本挺生於空谷。而楊枝無力。竟摧折以隨風。感此遭逢。能無鬱悒。然而花飄藩籬。以堪悲蓮出淤泥。終淨臼之尙在斯。淅人來兜率之天。繡榻橫陳。花種長生之地。偶爾香薰。罌粟膩友。吹纔從教飯罷。胡麻阮郎歸未。三生石上悟舊日之精魂。一刻春宵識柔腸之繾綣。劇憐薄命。願託終身。萬頃情波。沁人肺腑。千行珠淚。滴自心頭。亦可謂知己之相逢。神光之獨注者矣。雖然因緣者佛之眞諦也。男女者人之大欲也。鴛鴦尙擇匹偶。嫦娥亦愛少年。雖紅拂英雄。甘作衛公。侍者而香山老去。恐悞樊素韶齡。凡在解人。都明斯意。而況憐香惜玉。世間不乏。賞音轉綠回黃。

跋語

客春流寓并門曾從茗邨先生爲詩酒之會偶讀此作愛其韶秀遂錄存之旋茗公復返并門而僕亦游晉適茗公往平遙未及握也今於京邸檢故篋得此稿棖觸前塵悕悵靡已因刋入說叢通信闕用留鴻雪且志感也指嚴注

美人豈傷遲暮也乎可奈乍結同心又當分手歡情甫暢別恨重添三宿浮屠不勝空桑之戀幾升濁酒難澆壘塊之胸紫蟹剝來親自裹成水角青雲送別生憎又起流言體貼如斯叮嚀至再僕豈忘情誰能遣此哉清霜司令僕馬戒塗人月雙圓已過中秋之節火輪迅速瞬驚千里而遙頃者解纜漢皐稅駕白下兼葭秋水悵倚玉以相牟桃李春風幸留花而不發所冀前緣未盡阿軟重逢將貽南部之胭脂好嫁東方之夫壻息壤在彼我自摩挲記事之珠遠訊平安卿須珍重深情之帖

單定

宣南編譯社出版說叢第二期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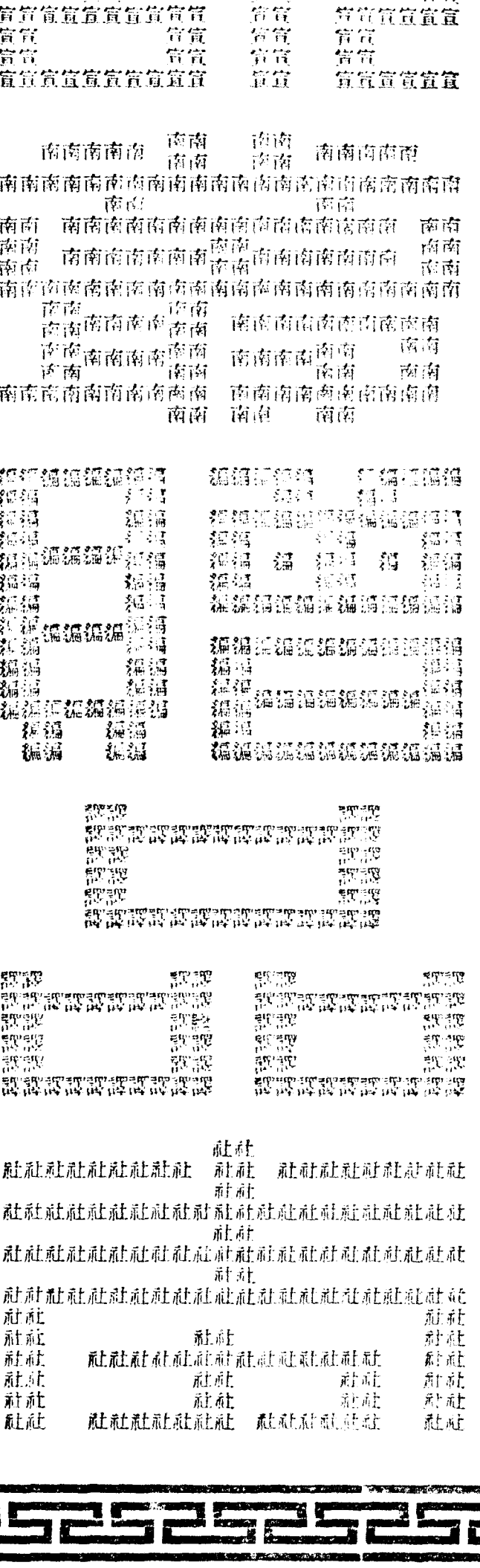
洋圓角分祈即於出書時照寄爲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今定到

冊奉上

定字　住



意　　注

一◎用此定單預購說叢一册以上按定價九五折收現洋十册以上九折百册以上八折

二◎遠處不通匯兌之處可用郵票代價票按九折收用

三◎說叢每册定價現洋五角郵費五分本京定閱者一律由本社派送不另收費

預購期以出收發行日爲截止

宣南編譯社啓

意　　注

此◎項◎贈◎品◎券◎按◎號◎截◎留◎至◎

十◎二◎號◎可◎易◎一◎種◎極◎精◎美◎之◎

印◎刷◎品◎

本社收稿條例

一凡投稿本社者短篇長篇各類小說最爲歡迎酬金以六等計算(甲)每千字四元(乙)每千字三元(丙)每千字二元五角(丁)每千字二元(戊)每千字一元(己)每千字五角

一投稿不酬現金者酌贈本社出版書及本期說叢請於函內聲明

一文苑雜俎等稿概酬出版書及雜誌或本期說叢

一稿紙以每面十三行每行三十二字爲合格

一投稿不合登載者恕不寄還惟長篇在八千字以上者封存以待函索或先函聲明附寄郵資者雖短篇亦可寄還

一函稿寄北京宣武門外教場頭條三十一號宣南編譯社謹啓

本社

民國六年三月初版

說叢第一期 洋裝一冊

定價實銀伍角

編輯者 武進許指嚴

刊印者 宣南編譯社

發行者 宣南編譯社

總售處 鄰生記書局

經售處 各北京省各書坊

版權所有

說叢	每期	預定下期郵票
售例	實洋伍角	
十冊以上九五折	實洋四角	
百冊以上九折	五分	按價加一

廣告等第	地位	期數	普通	上等	特等
全面	一	三期	二十四元	二十四元	六十元
半面		六期	十六元	十四元	三十元
四分之一		十二期	十元	八元	二十元
全面	二	三期	十六元	十四元	三十元
半面		六期	十元	八元	二十元
四分之一		十二期	六元	五元	十元
全面	三	三期	十四元	十二元	二十四元
半面		六期	八元	六元	十二元
四分之一		十二期	四元	三元	六元
全面	特等	三期	二十元	十八元	三十六元
半面		六期	十二元	十元	二十元
四分之一		十二期	七元二角	六元	十元八角

北京琉璃廠 商務印書分館 電話南局三百零二號

說部叢書 第三集

預約第二次

本館去年發行說部叢書第三集○第二次預約○凡十九種二十九册定價七元二角五分預約只收三元五角不及定價之半大爲社會歡迎各書均已出齊茲更發行第二次預約辦法一仍前例第一次發行小說均係歐美名著譯筆雋雅情文兼至中有林琴南先生譯本六種十册占全書三分之一以上第二次仍有林先生手筆多種誠爲小說界之特色茲將應注意之事列下

（一）第一次未及預約者得於第二次預約時帶購第一次之書惟不購第二次者不得單購第一次者

（二）合購第一二次者七元單購第二次者三元五角

（三）每次郵費國內三角日本六角郵會各國一元二角

（四）第一次即時取書存書無多購請從速稍遲須俟再版補付第二次自六年陽歷二月起每月出二册或三册年底出全

（五）郵票代錢九五折計算以一角以下之郵票爲限

第一次目錄

亨利第六遺事	林紓	一册二角五分
冰蘗餘生記	雙石軒	二册五角
情窩	林紓	二册六角
海天情孽	黃士淇	一册一角八分
香鈎情眼	林紓	二册六角
名優遇盜記	郭演公	一册二角
奇女格露枝小傳	林紓	一册二角
大荒歸客記	梁禾青	二册四角
眞愛情	蓮心	一册二角五分
戰場情話	史久成	二册五角
樹穴金	東鳳鳴	一册二角五分
銅圜雪恨錄	雙石軒	二册五角
橄攬仙林	林紓	二册五角五分
冰原深險記	王無爲	一册二角
血痕	生可	一册二角
蠻花情果	王卓民	二册六角
詩人解頤語	林紓	二册五角五分
魔冠浪影	丁宗一	一册二角五分
慧劫	劉澤沛	二册四角五分

第二次目錄

天女離魂記	林紓	近刊
怪手印	陳觀奕	近刊
烟火馬	林紓	近刊
鄉里善人	惲鐵樵	近刊
社會聲影錄	林紓	近刊
蓬門畫眉錄	惲鐵樵	近刊